

□ 13
3186
1



獨見附標

補美莊子因

寬政丙辰年鑄



昭和十六年三月五日
石澤介吉氏贈

刻莊子因序

予年二十四五時嘗與清君錦武欽

繇及弟章相集於續莊子然不能刻

意討論而徒以為諧謔之資而已余

於是別獨自蒐獵尋究莊子諸注家

之說無一當吾意者。乃更盡棄諸說。獨就本文。日夜潛心讀之。以求得其真旨。然以其文辭難竒。錯落眩亂人耳目。沈洋恍惚。竟不能識其緒。而徒欲古文不可企窺而已。及三十已後。

則每讀有所達。積久始得不惑。後得胡氏獨見。喜其說頗有所合。即書其冊上。以吾所得。近又得林雲銘莊子因讀之。其書每句下有注釋。通塞導滯。不遺餘力。乃於其篇旨。雖與余所

見不必全合。而曲盡旁暢。炳如揭日
矣。蓋余嘗謂古文不可得讀。則六經
亦不可得讀也。而莊子則非古文與。
且其說未必深背孔子。則亦不可不
讀之書也。雖然。小子輩之所難讀。必

亦猶如予少年時。則二書豈非南華
之良階梯乎。心欲刻二書。會尾張秦
士鉉書莊子。因上層以獨見。而并刻
之。而請其序。予考其舉大與余宿志
合也。因為不辭作之序云。

寬政九年丁巳夏五月八日

平安皆川愿撰并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郭子玄解莊也'.

補義莊子因序

郭子玄解莊也。晉時清言家之莊而非古莊也。宋明諸家解莊也。宋明諸家之莊而非古莊也。然則莊其不可見乎。匡廬之山。右而望之。為峰。左而望之。為巒。而其為廬山。則固在焉。則莊豈不可見乎。去歲余嬰疾。自春涉冬。前日之業。棄如土。明日之事。死為隣。於是讀莊。欣然有會於

莊子因序

莊子因 余
心會意樂。遂取林氏因訂之次第治之。終補其闕矣。太史公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緇儒學儒。學亦緇。老子。余學儒者也。則諸老先生猶謂其可相緇。而疑於余乎。凡人之相交。情同則親。異則踈。今相會乎一堂之上。聊娛一日之餘閒。誰亦舍賞心之悟。而就他強語乎。雖笑不樂矣。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者爲友。莊叟已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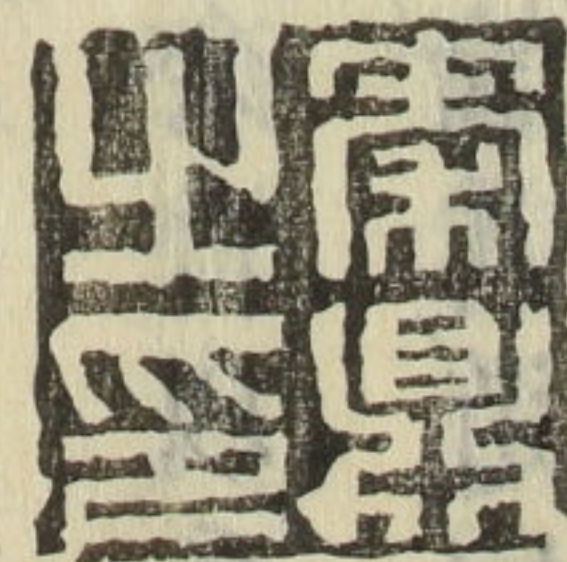
之乎千歲之上。余則今欣然有會於心。引以相語。取以爲友。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故余自以爲莊非異世人也。驩友而已矣。又何暇論其道同與不同。如曰莊之可見也。以其所可見而見之也。林氏豈然乎。則余固亦直寄焉爾。而爲不知已者。詬厲也。則有所不恤焉。雖然。林氏亦可謂知莊矣。其論蘭亭序也。卓乎有所見矣。詩云。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信斯言也。雖諸老先生亦讀莊可矣。

寬政八年丙辰春三月

尾張

秦鼎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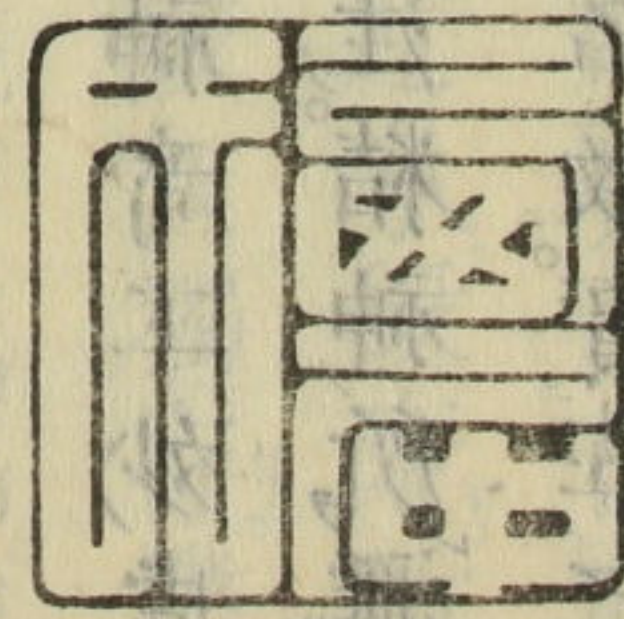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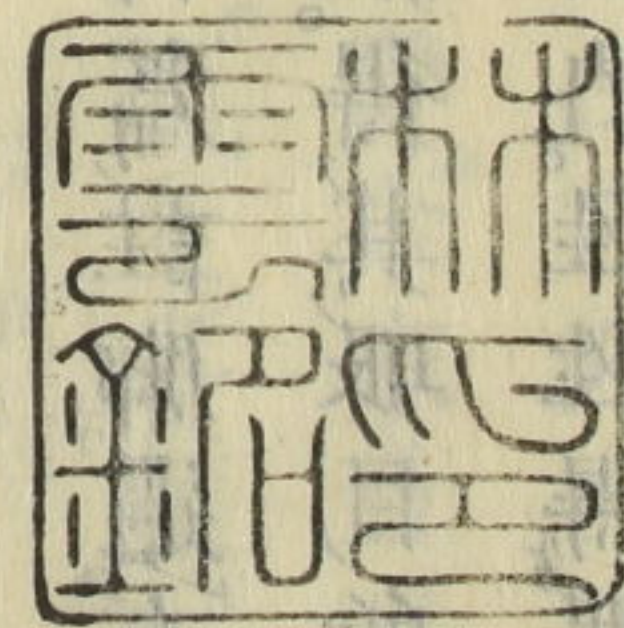
增註莊子因序

古今能文之士。有不讀莊者乎。既讀。有不贊其神奇工妙者乎。余竊謂讀莊者。實未嘗讀得莊。而贊之者。亦未嘗贊得神奇工妙處也。何也。蓋凡讀書家。必先識得字面。而後能分得句讀。分得句讀。而後能尋得段落。尋得段落。而後能會得通篇大意。及篇中眼目。所注精神。所滙此不易之法也。莊之為文。其字面有平易醇雅者。即有生割奇創者。其句讀有徑捷雋爽者。即有艱澁糾纏者。其段落有斬截疏明者。即有曼衍錯綜者。若不逐字訓詁。逐句辨定。逐段

莊子因 序
分析如前此註莊諸家解其可解而置其不可解甚至穿鑿附會顛倒支離與作者大旨風馬無涉凡篇中眼目所注精神所滙悉付之雲霧惝恍雖極口嘉贊無殊醉呶夢寢莊必不受也余註莊二十有七年矣鐫木之後分貺良友卽攜歸里貯建溪別墅與二三方外畸人講究丹訣借爲印證原不靳於問世寅尹閩變余家盡爲逆氛毀奪所註經書藏稿十餘種同作劫灰而是書賴有鋟板獨存懲羹吹齏不得不爲無窮之慮與近註古文析義前後編並行於世今日遍及海內矣茲再加繙閱其中有鄙意所未

盡者恐初學或費探索因竭四閱月玩味揣摩之力重開生面將內七篇逐段分析逐句辨定逐字訓詁誓不復留毫髮剩義而外篇雜篇雖屬內篇註脚遇有神奇工妙處亦必細加改訂分別圈點鈎截得其眼目所注精神所滙而後已至如質手擬莊攬入篇內徃徃得罪名教實莊之秕莠蝨賊必不可姑容者謹一一摘其紕繆從旁抹出鐫爲定本以公同好昔朱晦菴大學章句成於五十九歲至七十一猶改註誠意章學以年進務求至當不易良工苦心千載如見余何敢妄擬古人但以數十年寢食於莊久

已稔其大旨。迄今論定而段落字句之間始無遺憾。因歎著述之難如此。海內讀莊者。開卷欣賞。如見其人。不至茫然射覆臆鉤。僅為世俗虛贊。當亦諒余今日之苦心也。夫康熙戊辰季秋望日三山林雲銘西仲氏題於西湖畫舫



而對... 亦必... 事變... 雲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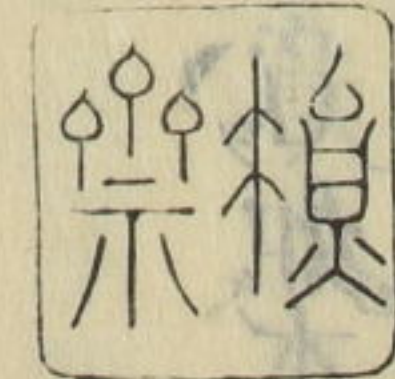
凡例 計五則

凡按明清人俗性。有白批其文者。皆其此有。凡例及每篇總論亦然。今不取則。然不可不辨也。

- 一 字面訓詁。照填於本句之下。然後再解本句之意。如本句既解。應合數句而總解者。必加一小圈別之。
- 一 每段必分疏本段大意。或加評語。凡遇小段。則加已上二字。遇全段。則加通段二字。俱加一小圈別之。
- 一 凡篇中綱領段中眼目。必旁加重圈。其埋伏照應處。旁加黑圈。其措意精深。摘詞工妙。處旁加密圈。
- ○ ○ 其轉折另提。或襯貼找足處。旁加密點。
- ○ ○ 其小住歇處。必加橫截。其大住歇處。必加曲截。原

本缺畧今悉補出庶學者開卷了然不煩探索
 一篇後總論必先揭出本旨逐段卸接脫卸如換一篇
 全章八股文字俱要還他渾渾成成一篇妙文不敢如
 前此註莊諸家輒指東話西自逞機鋒將本旨盡行埋
 沒却也具眼者諒必知之
 一原本音註總彙一紙冠於編首今恐煩學者檢閱特改
 列於本字之傍舉目即得甚為省力

西仲氏再識



莊子篇目

卷之一 內篇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卷之二 內篇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卷之三 外篇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運

卷之四 外篇

莊子

篇目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卷之五

雜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卷之六

雜篇

寓言

讓王

盜跖

說劍

漁父

列禦寇

天下

莊子總論

三十三篇之中。反覆數十萬言。大旨不外明道德。輕仁義。一死生。齊是非。虛靜恬澹。寂寞無爲而已矣。篇之有內有外。有雜。皆出於世俗。非當日著書本意。內七篇是有題目之文。爲莊子所手定者。外篇雜篇各取篇首兩字。名篇是無題目之文。乃後人取莊子雜著而編次之者。逍遙遊言。人心多狃於小成。而貴於太。齊物論言。人心多泥於已見。而貴於虛。養生主言。人心多役於外。應而貴於順。人間世則入世之法。德充符則出世之法。大宗師則內而可聖。應

帝王則外而可王。此內七篇分著之義也。然人心惟大。故能虛。惟虛故能順。入世而後出世。內聖而後外王。此又內七篇相因之理也。若是而大旨已盡矣。外篇雜篇義各分屬。而理亦互寄。如駢拇馬蹄。胫篋。在宥。天地。天道。皆因應帝王而及之。天運。則因德充符而及之。秋水。則因齊物論而及之。至樂。田子方。知北遊。則因大宗師而及之。惟逍遙遊之旨。則散見於諸篇之中。外篇之義如此。庚桑楚。則德充符之旨。而大宗師應帝王之理寄焉。徐無鬼。則逍遙遊之旨。而人間世。應帝王。大宗師之理寄焉。則陽亦德充符

之旨。而齊物論。大宗師之理寄焉。外物。則養生主之旨。而逍遙遊之理寄焉。寓言。列禦寇。總屬一篇。為全書收束。而內七篇之理均寄焉。雜篇之義如此。若刻意繕性。義有所屬。而無味。讓王。盜跖。說劍。漁父。義無所屬。而多疵。昔人謂為昧者。勦入。非虛語也。天下一篇。則後人訂莊者所作。是全書之後序耳。然則或曰外。或曰雜。何也。當日訂莊之意。以文義易曉。一意單行者。列之於前。而名外。以詞意難解。衆意兼發者。置之於後。而名雜。故其錯綜無次如此。蘇子瞻謂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猶信。

... 衆意兼發者置之於外... 以文義具... 全書心對... 人非... 一... 人... 文... 而... 齊... 論... 大... 之... 野... 者... 以... 於... 上... 五... 文... 章... 而...

莊子雜說 計二十六則

一莊子另是一種學問與老子同而異與孔子異而同今人把莊子與老子看做一樣與孔子看做二樣此大過也。
一莊子全部以內七篇為主外篇雜篇旨各分屬而總不離其宗今人誦其文止在字法句法上著意全不問其旨之所在此大過也。
一莊子末篇歷叙道術不與關老並稱而自為一家其曰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此種學

問○誠○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一○者○世○人○乃○以○老○莊○作○一○
樣○看○過○何○也○

一○莊○子○另○是○一○種○學○問○當○在○了○生○死○之○原○處○見○之○其○曰○遊○
于○物○之○所○不○得○進○一○句○即○薪○盡○火○傳○之○說○為○全○部○關○鑰○
老○子○所○謂○長○生○久○視○則○同○而○異○也○孔○子○所○謂○未○知○生○焉○
知○死○則○異○而○同○也○

一○莊○子○言○逍○遙○言○重○闖○心○期○乎○大○老○子○言○儉○言○慈○言○嗇○心○
期○乎○小○是○其○工○夫○不○同○處○老○子○言○無○名○天○地○之○始○莊○子○
却○言○泰○初○有○無○無○有○無○名○則○無○名○之○上○尚○有○所○自○始○矣○

春秋猶舊史周
未語志記也史
經一世然歷世
之久其傳難詳
列子所謂上世
之事若存若亡
故後世聖人唯
護其大不能辨
其細不可辨而
不辨是聖人之
智而說者引孔
子論之末文所
無不可從矣大
抵註者欲孔莊
之同然孔子言
外內不相及是
不同則所以為
莊也說者察諸

是○其○立○論○不○同○處○若○云○子○夏○之○後○流○為○田○子○方○子○方○之○
後○流○為○莊○周○即○謂○莊○子○與○孔○子○同○而○與○老○子○異○亦○無○不○
可○也○

一○莊○子○宗○老○而○黜○孔○人○莫○不○以○為○然○但○其○言○曰○春○秋○經○世○
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何○等○推○尊○孔○子○若○言○其○宗○老○
也○則○老○聃○死○一○段○何○又○有○道○天○倍○情○之○譏○乎○要○知○著○書○
之○意○是○非○固○別○有○在○難○與○尋○章○摘○句○者○道○也○

一○莊○子○只○有○三○樣○說○話○寓○言○者○本○無○此○人○此○事○從○空○摹○換○
出○來○重○言○者○本○非○古○人○之○事○與○言○而○以○其○事○與○言○屬○之○

卮言者。隨口而出。不論是非也。作者本如鏡花水月。種種幻相。若認為典實。加以褒譏。何啻說夢。

一莊子五十三篇載在漢書藝文志。嚴君平作老子指歸。所引用者多書中不載。如闕奕意脩危言遊息子胥等篇。世存其目。則此書為郭子任刪定無疑。但外雜兩集尚有膺手。未經擯斥。世無明眼。以為相沿已久。不敢復道。然亦不可不辯也。

一莊子生於戰國。兵刑法術之家。徒亂人國。其所云絕聖弃知。培斗折衡等語。皆本於憤世嫉邪之太甚。讀者不

以詞害意可也。

一莊子詆訾孔子。世以為離經畔道。不知拘儒剽竊乃離經畔道之尤者也。攷書中所載孔子。不過言其問業于老氏。子貢稱夫子無常師。是不足為詆訾者也。若盜跖漁父。乃其徒為之。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亦已甚矣。

一莊子篇中有一語。而包數義者。有反覆千餘言。而止發一意者。有正意少。而傍意多者。有因一言而連類他及者。此俱可置勿論。惟先求其本旨。次觀其段落。又次尋

其眼日照應之所在亦不難曉

一莊子有易解處有艱澁難解處有可作此解彼解處俱無足疑止玩上下文來路去路再味其立言之意便迎亦自解矣

一莊子學問是和盤打算法其議論亦用和盤打算法讀者須知有和盤打算法

一莊子學問有進一步法其議論亦每用進一步法讀者須知有進一步法

一莊子肯近老氏人皆知之然其中或有類於儒書或有

類於禪教合二氏之長者方許讀此書

一莊子爲解不一或以老解或以儒解或以禪解究竟牽強無當不如還以莊子解之

一莊子大肯說外死生輕仁義黜聰明詞若不殊而其每篇立意却又不當于同處而求其異當於分處而求其合自有得於語言文字之外若草草讀過便是不曾讀

一莊子用字有與他書不同如怒而飛非喜怒之怒冷然善非善惡之善游心乎德之和非和順之和此類甚多

當具別解

一莊子命意之深處須以淺讀之為文之曲處須以直解之若一味說佞說妙只管附會入心性裏回去便成一部野狐禪矣今人蹈此病者什之八九瀕痛絕之

一莊子或取其文不求其理或詮其理不論其文其失一也須知有天地來止有此一種至理有天地來止有此一種至文絕不許前人開發一字後人摹倣一字至其文中之理理中之文知其解者且暮遇之也

一莊子似個絕不近情的人任他賢聖帝王矢口便罵眼

大如許又似個最近情的人世間里巷家室之常工技屠宰之末離合悲歡之態筆筆寫出心細如許

一莊子當隨字隨句讀之不隨字隨句讀之則無以見全書之變化又當將全書一氣讀之不將全書一氣讀之則不知隨字隨句之融洽

一莊子當以看地理之法讀之欲得正龍正穴於草蛇灰線蛛絲馬跡處尋求徒較量其山勢之大小無有是處

一莊子當以觀貝之法讀之正視之似白側視之似紫睨視之似綠究竟俱非本色纔有所見便以為得其真無

有是處。

一莊子當以五經之法讀之使其理為布帛菽粟日用常行之道不起疑異於心則與我相親矣。

一莊子當以傳奇之法讀之使其論一人寫一事有原有委鬚眉畢張無不躍躍欲出千載而下可想見也。

大坡信文... 莊子之來... 合... 莊子之來... 合... 莊子之來... 合...

莊子列傳

史記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剽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

逍遙遊第一
鼎曰逍遙遊一
篇用大字凡二
十二鯤鵬形大
椿美年大皆借
以喻心之大心
大而其逍遙遊
其逍遙遊其所
作用無小為大
然亦有小為之
對面有大名矣
至於天無已無
功無名則其大
極矣如大孰大
樞能用其大則
為逍遙之妙用
矣

莊子內

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
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
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莊子逍遙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其翼若垂天之雲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
南冥者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

莊子因卷之一

內篇逍遙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總點出大字是

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分點出背

其翼若垂天之雲所覆者廣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海運海氣動也海氣動

南冥者天池也已上直敘鵬或作人名齊諧者志怪者也

齊諧古書名○南冥句解一語作收束齊諧句解一語作起引若他書俱可無有那能如許跌宕波折諸之

莊子內

卷之二 逍遙遊

一

獨見曰鯢之天
作一層寫鵬之
大作兩層寫鵬
曰標註舉獨見
最多幅隘不能
每條登各名後
無名者皆是也
王元沢曰莊子
同波我一小大
也同波我者不
得不在一小大
者不得不和所
以製齊諧之名
也南冥齊諧四
句欲合欲意
連詞斷鵬之大
至于此則可以
朝發夕至矣以

六月息可想見其道遙生物之息起初不過吹得野馬塵埃到培得厚則可以負大翼沈一貫曰天地間有生之物必有氣息以相吹凡遠而不可至極者其色皆黯然蒼也意天亦以其遠不可至而人姑以蒼稱之乎

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而震蕩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六月息。仍主半蓋其任意道遙。一去一息。動經半年。則其為大年可知。三千里。言其遠。九萬里。言其高。六月息。言其久。見其一。大則無不大之意。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野馬。日也。諧言止此。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中遊氣也。生物造物也。息。氣之翕闢往來也。三句寫出造物之妙。見氣至而動。使鵬得以施其擊搏之能。發明上文海運的。道。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五句言天之下。有許多容得道遙處。故鵬之自然無碍。諸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矣或曰野馬田間浮氣龍樹大士曰日光著微塵風吹之野中轉名之為陽暎愚夫見之謂之野馬渴人見之謂之流水翻說名義云摩利支此云陽炎在日前行一曰猶言白駒過隙師古曰白駒日景也說見通雅李卓吾曰視下蒼然。是高却以視上蒼。比之風在下是高却又

坳堂。堂之凹處。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根。上○設一喻。取勢。○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纔是而後乃今培風。○垂天之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厚。是而後乃今培風。○養。作活字看。就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無有折而墜之。方搏之時言。○而後乃今將圖南。○將者。猶未徑去。有遲回審顧之意。言不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之故。連。○調與鸞鳩笑之曰。○小鳩也。○笑人。倒。是此。我決起而飛。捨榆枋。○決起。不遺餘用。而後乃今四字。奇。幻。尤絕。○我決起而飛。捨榆枋。○決起。不遺餘小鳩也。○笑人。倒。是此。我決起而飛。捨榆枋。○決起。不遺餘輩。若鵬。必不輕易笑人。○我決起而飛。捨榆枋。○決起。不遺餘而飛也。捨。突也。○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控。投也。而已。他願也。○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笑其培風而後。適莽蒼者。外。三餐而反。腹猶果然。○有。一日之食。○適百里者。宿春糧。

先以水立喻無當蓄數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人之出行猶計程儲糧如此
 端或曰小知宰官小年衆人非對語何准患乎○又設一喻取勢之○二蟲又何知見其小知不及大
 南子小知不及大人小知不及大人小知不及大人小知不及大人小知不及大人小知不及大人
 太知朝菌不知晦朔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註朝菌朝生暮死之虫生水上狀如蠶蛾一名慈母海南謂之虫邪此處若仍用大年接下便味如嚼蠟丁振轉彭祖一句使人于言外領其神

當蓄數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人之出行猶計程儲糧如此
 日之食若不培風能免天闕之患乎○又設一喻取勢之○二蟲又何知見其小知不及大
 知小年不及大年不相及非對語也玩下文便知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犬芝也天陰生則死聽聒不知春秋蟬寒也春生夏死此小年也夏生秋死其為小知者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大年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大年○冥靈大椿各自為春秋則一瞬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與之並也此世人之小知亦因其居短景與二蟲之見無異所以悲○已上言鵬所以能六月息之故皆申明諸言因行

味或曰窮髮列子作終髮按此段亦所謂融成一片者而註於垂天之雲句作截非是又曰淮南扶搖摠抱羊角而上註扶摠搖動摠抱了戾也按扶摠與羊角同是形容語後為風名亦焦弱侯曰禽經雉上有文鵠上有赤此尺通亦作斥鴳是小雀也方容之曰豈即鴉呼李喜喜

文融成一片不可分析故諸湯之間棘也是已棘人名列解愈鑿愈支真千古恨事○立言本似荒唐欲以取信窮髮之北地不毛有冥海者天池也上天池屬南冥此屬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濶未有知其脩者長其名爲鯤上總言其大此分出濶長來且先言處有鳥焉其名爲鵬皆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所化此則魚是魚鳥是鳥又其變處列子湯問語止此○前引齊諧三句單証篇首從於南冥一語未及於魚鳥之大故又引此以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羊角風絕雲氣負青天實之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重述斥鴳笑之曰小鳥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也

左子因

道遙遊

三

曰斥鷃比宰官。大鵬比列子。乃莊文本旨。大鵬培風而徙。列子御風而行。搏扶播者六月而息。冷然者旬五日。而反影切成文。乘天地以下。乃自道或曰淮南。作定于死生之境。通于榮辱之理。陸註宋子志。毀譽而不能忘。矣。定分而不能忘矣。辨境而不能忘辨矣。有所待便是倚。

至也。而彼且奚適也。上文之笑。在自安於拙。此則此小大之辨也。此只就物之分量言。與上文小知大知小年大年。立意不同。亦其變處。一語結上生下。多少筆力。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亦莫不自以為至。此人中之最小者。而宋榮子猶然笑之。榮子。即宋鉅宋之賢人。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猶然。笑貌。不在所效所此所。合所徵上着眼。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重內而輕外。自知有真榮真辱。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音朔。世間之人。如雖然。猶有未樹也。不能自樹。立於世。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順利無碍之意。旬有五日而後反。超出於內外之分。榮辱之境。能自樹立於世外矣。

著於物而不能。逍遙南冥北冥。亦無往也。此是暗相照。心至人三句。分三段。致福則有已。必宵然喪而後無。已。知效則有功。矣。必陶鑄堯舜。而無功矣。辨宋厚則有名矣。必不越樽俎而後無名。

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知為善致福之人。如此者。亦不多得。不但世俗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必待風而御之。非大之至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陰陽二氣之正。而御六氣之辨。息之變。以遊無窮者。生之門。彼且惡乎待哉。此是極大身分。極高境界。極遠程途。極久閱歷。用不得一毫幫襯。原無所待而成。此道遙遊本旨。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無待於名之所歸。三句發無待之名。義見大之至者。非世俗所能與也。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炬火。其於光也。不亦難乎。喻臨下之時。雨降矣。而猶浸灌。潤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喻逮下之德有大小。二喻謂夫子立而天

立字與上出字降字俱有自然

在子目 卷之二 道遙遊

之功效不假一毫作用也

或曰呂覽許由

辭曰啜菽飲水

林不過一枝歸

已君子生嗚嚙

小鳥也巢於也

偃息也歸終也

歸休鑿解

集註說文歸

一曰偃鼠沈注

君其休矣吾何

用天下為哉莫

說已治你就不

會也其我無下

是跌進一層法

當底也韓子王

危而無當致曰

西京賦望荷篠

無名

聖人

無名

無名

無名

無名

無名

無名

無名

下治。德盛而人自化。即易所謂見龍在田。而我猶尸之。吾

自視。缺然。燭火光難。浸。請致天下。已上讓天。許由曰。子治

天下。天下既已治也。不待別求。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

致治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有。致治之實足。鷦鷯巢

於深林。不過一枝。餘枝用。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餘流用不

二喻。應。歸休乎君。休。美名也。找。子無所用天下為。找。上。鷦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以致祭。喻治天

勞。尸祝當為其逸。然格神實藉尸祝。隱隱見天下治。已有

其實。但不肯居其名耳。二句找止。猶代子句。此段引証

無名。聖人。無名。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

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使人驚。大有逕庭。隔遠。不近

人情焉。斷其不信。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

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態。不食五穀。吸風

飲露。食。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行動。先寫出

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不用意天下。而天下賴之。

外者。此一句最重。吾以是狂而不信也。狂以為妄也。言其

連叔曰。然。信。接輿。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

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

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

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

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

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

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

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

以徑庭。一說言
逕路之與中庭
偏正殊絕猶言
霄壤也曰然若
是然其狂而不
信致曰淮南瘠
者不言聾者不
聞豈獨形骸有
瘠聾哉心志亦
有之又曰太玄中
首是命天之氣
旁礴地之形又
賦旁薄群生對
禪書旁魄四塞
又画史解衣盤
礴陸註所謂我
無為民自治我
無欲而民自杜

道遙遊

我好靜而民自
正者或曰淮南
里有炎洪水弥
靡於天下神無
虧缺於胃臆之
中矣若然者天
下之間猶飛羽
浮芥也孰肯分
然以物為事
註分猶意念
之負又曰為一
世斷乎此句諸
解不交此段俱
叙疑字陸註堯
舜事皆在陶鑄
之中或曰淮南
許由方回善卷
披衣得達其道

指瞽瞍四
猶時女也
時是也謂是言乃汝之謂也接輿言
不可信奈不知者以不狂為狂耳
破他狂而
不信句
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
世斷乎亂
孰敝敝焉以天下為事
旁礴混同充塞純以神用也
於治世而世自受治於神人
有莫知其然之妙者
神人無心
○解上文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之說
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自已先有勝物本領疵癘所
是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
不能加水旱所不能害者
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以其精治身而出其粗迹猶可理
豈肯以物為事將大本領小用却也其乘雲御龍
遊乎四海之外者以此
○此段引証神人無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
資貨也章甫殷冠名
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

註四子堯時隱
士四子不用天
下則堯視天下
亦無用矣楊升
庵曰上文皆說
大此而段說用
大矣如笑之以
上之笑陸註瓠
落猶瓠落沈註
平淺兒通雅史
記吳落吳典漢
通瓠種而成五
石喻道之成道
大則不能用道
毀則不可用故
决裂而弃之或
曰韓子屈殺謂
田仲曰殺有樂

禮冠雖貴無奈
之用不着之時
堯治天下之民
平海內之政
有在已之所
貴往見四子
藐姑射之山
四子舊作許由
齧缺王倪被衣
汾水之陽
窅然
喪其天下焉
汾陽堯都也
窅然茫然自失之意
既見四子
不着猶越人
視章甫耳
○此段
引証至人無已
諸解枉捏可笑
也黃屋豈殊於青
山汾陽何異於姑射
惠子謂莊子曰
魏王貽我大瓠之種
我樹之成而實五石
所容以盛水漿
其堅不能自舉也
堅重也非一人之力
剖
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
雖便於自舉但瓠既大剖而小
以盛非不呶然人也
吾為其無用而措之
擊碎也剖與不
剖俱無所用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
宋人有善為不

堅如石厚無竅
猷之仲曰瓠貴
其可以盛也厚
無竅不可剖以
盛物如堅石不
可剖以斟曰然
穀將以亦之今
田仲無益入之
固亦瓠之類也
音均凍圻也今
諺言託為蠢手
方窻之曰龜音
均此附舍斲字
也向曰龜均折
也司馬曰折如
龜支則不必改
音矣李卓吾曰
恐世人疑此寺

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龜圻也泝泝洗也統絮也冬月漂絮有藥故手
不圻裂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
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此拙於用大者客得之
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
冬月水戰手不圻裂地而封之此善於用大者能不龜手一也或以
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又能用不今子有
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慮謀也以此為舟楫如大酒樽
之形浮於江湖且其性不沉可以乘之而憂其瓠落無所
容身既容矣更何所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之心猶

李開高世絕俗
茫蕩無用故復
設瓠樽二喻或
曰中流失船一
虛千金盡瓠
同司馬云腰舟
得大道則可藉
之逍遙于域外

其不能慮而徒憂所以謂之拙於用大也○此段言得其
用則大不得其用則小瓠空心之物暗喻居心故謂之有
蓬之心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惡木名其大本擁腫而
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皆無可用立之塗匠者不
顧雖便於伐亦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同畔而

敖者即鼠也故
下文說爨牛曰
不能執鼠
或曰淮南子之
捕雉也必先昇
體弥耳以待其
來也

惡木等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屬身而伏以候敖者敖
之閑遊者伺而欲捕得之也見害於物雖今夫爨牛鹿牛也其大若垂天之雲如顏雲之
有用何益與篇首鵬翼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其技反不如狸狌
所比不同以各有所長不必

明點道遙字

道遙遊三字是在更造端託始之意一經說破不過更見甜一着議論已落架子裡因借鷓鴣

相為用也。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即以無用之地置之。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即無用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匠者不顧。正無所可用。雖與不能執。安所困苦哉。却免狸狌機辟罔罟之害。吾言人而鼠相同。此段言小而有用。不若大而無用也。樹猶樹立。暗喻應世。故言物無害者。見無用。正足以避害。得遂其逍遙之樂也。

道遙徜徉自適之貌。遊即所謂心有天游是也。此三字是莊叟一生大本領。故以為內篇之冠。然欲此中游衍自在。必先有一段海濶天空之見。始不為心所拘。不為

翻空而入。用公以六月息。句在雲烟有無中。略影一筆。層翻跌筆。盤旋直追。至以遊無窮。句。微道遊字。一枝滿腹。暗折到逍遙乘雲御飛。因逍遙而明帶出遊字。官然表天下。所以得逍遙之故。大樽浮乎江湖。所以消逍遙之具。無用之言。惠施已說明喻意。而此却只就喻意還者。

世所累居心應世無乎不宜矣。是惟大者方能遊也。通篇以大字作眼。借鷓鴣為喻。意以鷓鴣之圖南。其為程遠矣。必資以九萬里之風。而遲以六月之息。蓋以鷓鴣本大。非培風不能舉。况南冥又非一蹴可至者。人之他適計程。羸糧亦猶是已。蜩與鸞鳩輩何足知此。知有大小。緣其年有大小。其不相及也。固宜。獨不聞冥靈大椿。自為春秋。則鷓鴣之自為春秋。可知是其六月息也。在鷓鴣不為久。又可知矣。彼彭祖者。誠何足數。此鷓鴣之所以為大如此也。雖然。此非吾臆說也。又非諸私言也。湯之問棘。亦嘗

趁勢點醒道通
二字前段如烟
兩迷萬龍交虎
躍後段如風清
月朗梧竹滿疎
善說者要須撿
閱枝葉方見本
根千古奇文原
只是家常茶飯
也

及之矣。至如鵬之適而斥鷃之笑也。誠不異於二蟲所
云。此無他。小大故也。彼世之一得自喜者。何以殊此。乃
宋榮子進矣。以未樹而未大。列子又進矣。以有待而未
大。惟夫乘陰陽二氣之正。御六時消息之變。以遊於不
死之門。方可為大。即所謂至人神人聖人是也。於何徵
之。如許由之不為名也。此無名之一証也。藐姑射之不
為事也。此無功之一証也。堯之宵然喪天下也。此無已
之一証也。皆能用之以成其大也。然非致疑於大而無
用也。故不龜手之藥。得其用則大。不得其用則小。居心

者。視此矣。抑非必求其有用而始為大也。故狸狌繫牛
或以有用而致困。或以無用而免害。應世者視此矣。大
瓠也。大樹也。又一鵬也。何不可遂其逍遙遊哉。人惟求
其大而已。篇中忽而叙事。忽而引証。忽而譬喻。忽而議
論。以為斷而非斷。以為續而非續。以為複而非複。只見
雲氣空濛。往返紙上。頃刻之間。頓成異觀。陸方壺云。統
中線引草裏蛇眠。謔得之矣。

齊物論第二
 歸有光曰欲存
 天下之物論必
 觀諸未始有物
 之先李卓吾曰
 篇內云彼是莫
 得其耦今日似
 喪其耦便有忘
 物忘我之意李
 衷一曰喪耦我
 固在也喪我則
 并我無之矣呂
 吉甫曰嗒然之
 間知今隱几之
 不同則其觀之
 亦察矣蓋昔之
 隱几忘物時也
 今之隱几遺物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時也陸註昔前
 此也劉須溪曰
 幾天地間得其
 尤無根者曰風
 知風之所從起
 與其所受則
 不存者存諸伯
 秀曰大塊郭氏
 謂無物成法師
 云造物又云天
 也按大塊載我
 地積塊皆為地
 義此似指天地
 間噫氣壹是
 也李註獨不聞
 獨不見言地籟
 之作止汝所嘗
 聞見以其所嘗

內篇齊物論第二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緩吹而嗒然似喪其耦嗒然相忘

而立於獨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

木體不可使如死灰乎念不起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

几者也前人隱几無噓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

者吾喪我汝知之乎無我相故形槁木而無言心汝聞人

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地籟所從出曰籟

天籟無形而生即下文風所從出由於氣喻人之有子游

曰敢問其方也類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噫氣是惟

聞見而究其所
未嘗聞見則天
籟可知矣或曰
琴二李本作膠
三亦聽廣身
風行九秋
風劉二以蕭
歸有光曰風一
也聲隨竅異言
從心竅亦然道
一而正方密之
曰長能倒用崔
鬼也守風一
下唱字竅一
下和字用字各
許王註今俗呼
風小為調三地
而采茶者以嫩

無作。但緩出如今日隱几之作則萬竅怒呬而獨不聞之。
無作。虛而不動作則無事矣。山林之畏佳。處所以受風者。大木
參寥乎。是自遠而近。山。似口。似耳。似枅。似朽者。竅廣。已上。激者。
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朽者。竅廣。已上。激者。
似圈。危匪之。似白。似洼者。曲。似汚者。言形之不齊。激者。
也。聲隨竅異言。長而音。去而。叱者。出而。吸者。入而。呌者。高而。謔者。下而。
從心竅亦然道。聲止。謔者。聲疾。叱者。聲粗。吸者。聲細。呌者。聲揚。謔者。聲濁。
一而正方密之。音。深。而。咬者。上言聲之不齊。已。前者唱于。輕。而隨者唱。喁。
曰長能倒用崔。聲留。咬者。上言聲之不齊。已。前者唱于。輕。而隨者唱。喁。
鬼也守風一。重和。二句言風陣先後不同。音。冷。風則小。和。輕。風則隨。飄。
下唱字竅一。而各形各聲中。又有不齊如此。音。冷。風則小。和。輕。風則隨。飄。
下和字用字各。風則大和。疾風則隨。厲風濟則眾竅為虛。竅寂然矣。○三
許王註今俗呼。句言風勢粗細不同。而各形各聲中。又有不齊。而獨不見
風小為調三地。如此。上從無生有。此自有歸無。來路去路井然。而獨不見

條為刁擗言刁
二然可擗或曰
言風之吹有方
不同而不齊也
方不同成語天
地篇有方不同
之謂富淮南有
方不同而便于
性不蒼天籟而
即地籟以揭醒
變化玲瓏者字
頓斷詭自有神
味地籟尚無
心天籟豈可有
心哉遙望言非
吹也句間一定
靜安慮也問三
探察瑣屑也炎

之調調之刁刁乎。調調刁刁。是樹上枝葉搖動之形。故曰
刁刁。此段描寫地籟。在眾竅受風上。見
句。句形容不齊之狀。為。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
下。段。知與言不齊映照。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
比竹是已。再提起。則無處安着。趁此一句。便補一句。是文
之細。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
自取。怒者其誰邪。吹指風而言。萬萬竅也。風之吹萬竅也。
此。若皆自取其怒。號者誰為之邪。誰字與自已相。大知。閑
應。暗指天也。三句答天籟為下。有知而言起引。大知。閑
問。小知。問。問。大言。炎炎。小言。詹詹。言又本於有知。故先提
此。四句立局。極得振發挈領之法。有知有言。是非之所從
出。便是無中生有了。大知謂全體。小知謂一端。大言謂通
論。小言謂偏解。一人之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
身皆有。不必分別優劣。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

三光明洞達也
唐二典沽三同
脩飾邊幅也陸
註寐則魂與神
交而為夢覺則
魂與形開而應
率沈註覺則目
開意悟唐荆川
曰入是非字殺
去聲其日消照
源正解溺于其
中不能使之他
往老洩猶舊洩
或曰通雅姚興
潘通懸警高漢
昏愁服即惛服
象出虛暢則有
而忽無蒸成菌

構日以心闢。縵者遲留。害者深藏。密者計較。小恐惴惴。大恐縵縵。驚懼。其發若機括。直遂。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執拘。其守勝之謂也。司是非。故守勝本是一事。但用一人之身。無論寐覺。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心闢之變態如此。其殺如秋冬。若便溺之出。不可復返。其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既以心闢。則神明日勞而消喪。故其初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既以心闢。則在內之閉藏。若受緘膝束縛。竟成一老洩之無水。全不流動。如速死之人。無復有生機矣。此言心闢之害如此。文中字句新奇。若喜怒哀樂慮嘆。慮則預度。未怪石異峯。非樊籬中物也。來嘆則咨嗟。既變熱。變則反覆不定。姚佚。姚佚。縱逸。啟態。啟態。樂出虛。

鬱則無而忽有
樂音洛所爾所
生之故也或曰
德充符日夜相
代乎前而知不
能規乎其始者
楊慎曰此節從
性情上認取真
宰猶象數之從
天籟來沈註已
乎連之而不可
及談之而不可
及之意非彼無
我不怒虛存也
沈註凡無朕兆
者必無可行之
迹與可信之理
今此真宰人人

喻其乍作。蒸成菌。喻其倏生。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承上言心闢之害。如彼非明知之而故蹈也。緣此心司是非。自有無窮之變態。無端忽生。循環相代。猶吹萬不同之籟也。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言欲知此變態。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言非之動。則我不能自生。但非我有以受之。則彼亦不能獨生。於我。是我與彼相因以生。此無窮之變態。非甚遠而難知也。究亦莫知其誰為使。然。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字。取字。應上文。使其自取。怒句。其所為使。者。似有真宰存乎其中。特不能得其端倪。故不知耳。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若真宰之所使。可行則行。已足信也。其所以不見其形者。實以真宰之有情。而無形耳。安可得而見哉。當求得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以其情而可矣。

有而可行，人人有而自信。一舉足，一舉眼，就在面前，終不見其形。蓋有情無形，寓之不可執之，不可主意。與孟子從其大体章相似。揚慎曰：此節從形體上認取真君，即象數之天籟或曰就君臣字，交宰為君。林註：手足耳目互相為用，足時用手，手時用足。陸註：存身亦問辭，真君與我

不可見之情，求之於身，問其最親厚者為誰。○第一層。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身中人有所數件，或皆可親而悅，無所分別乎。抑亦有所極親於其間乎。焉亦問詞。○第二層。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問在我身中，皆為服役。於我者乎。○第三層。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乃均服役於我，則不能相為統攝。或於服役之中，互為統攝乎。○第四層。其有真君存焉。彼遞相君臣者，畢竟役人而亦役於人。若真君也。真君即真宰。○層層擊出，應上其誰耶三字。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既知於真君求其情矣。若求而真不加損，蓋此真自我受形以來，本無喪失。與物相於直待形盡而止。其與我相親相私相洽如此。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

且暮不歸，不以求得而有，不以不得而無。真君於人本無益損，但悟之則聖，迷則凡耳。真君與我情厚，不忍於我，我當置他於安宅，而今則不或曰：言我會受天命而成人形，當不措其真以待天年之及耳。田子方篇：蓋然其成形是也。又按淮南公羊哀為人為虎二者，代謝各樂其成。

見其成功，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苦乎。其我獨苦，而人亦有不苦者乎。真君之至重，如相逆相順，無有底止。一旦形盡而此真亦銷滅，無存。誠可愍也。何其昧昧若此。詎以人皆若此，而無有獨覺者乎。暗伏下以明意。其行文雖似三疊，却是一氣。外篇所謂哀莫大於心死是也。○已上言物論不齊之害。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成心謂人心之所至，便有成見在胸中。牢不可破。無知愚皆然。知代句即上文以知日夜相代非我。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若無所取意。是惠子語。莊子引之以見其必無是事也。是以無有為

形不死未死也
 甚如甚二然歸
 之甚沈註成心
 天下篇答其
 所欲言以自居
 方者也。且馬當
 付之不知吾獨
 奈何知之而空
 肆其辨哉。紫帶
 吹字其所言當
 未定之時如敲
 音之淳朴是曲
 華言思乎隱是
 喝起一華言隱
 乎榮華總是勘
 實劉註所言未
 定我以為是被
 以為非物論從

有無有為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禹歷九州方知
 九州之處以無為有禹尚不能况其他乎。夫言非吹也。
 自隨其成心句至此。言物論皆人心所造也。其所言者特
 言者有言。謂言有言之理與風吹之無心者。其所言者特
 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敲音亦有
 辯乎其無辯乎。但所言之是非未有定屬有言之理與未
 嘗有言之理總不足計。敲音鳥雛出邪而
 者何以異此。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隱蔽也。有言既與敲音無辯則道無不存
 言無不可也。因何而有真偽是非之道。隱於小成言隱於
 別乎。四語俱詰問以起下文之意。道隱於小成言隱於
 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小成謂安於一

此起然自達者
 觀之無異敲音
 言隱乎榮華即
 小言聲之故
 以明謂因被是
 非曉之沈註物
 本大同無非被
 亦無非此自被
 者。若物而論則
 不能見物而謂
 之異同知者起
 物而論又何同
 異之有在物則
 無非被亦無非
 被所是在被自
 是之時不見
 而其心未嘗不
 自知也。因被

察以自好榮華謂粗於私說以相誇。此道與言所以蔽也。
 儒墨之自是以相非者非以此歟。自言非吹句至此。言
 是非本自無定。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皆成心為之耳。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之是非欲有定論在用我無成心之法。物無非彼物無非是
 明而已。已上言物論有齊之法。物無非彼物無非是
 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凡物各有
 是非各有彼我欲以明者必置身於是非之外。易地以觀
 斯見彼出於是則其為是亦因彼而然耳。見字知字皆
 自上而明。彼是方生之說也。物方生方死亦惠子語莊子引之以喻是非之無定耳。
 字生來。愚意齊物論一篇全為惠子公孫龍等而發。蓋惠子輩以
 善辯著各物論所以不齊也。故篇中多引其言又指其事
 云。雖然方生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可因
 是。因非。因非。因是。是非之說即生死之說也。彼出於是者
 於無是非之中忽然而生彼是譬之

以為是即依彼
所是莊引惠
子說蓋因糧于
敵破其說也王
註不由不由是
非之途也彼是
須尋出箇此非
的偶來方顯得
他的被是今却
無尋覓他也只
索罷了是非兩
忘豈非道樞從
道樞而得箇環
中的把柄以應
無窮則辨者亦
知是非之無窮
而掃除一切榮
華之說故曰莫

猶方生矣乃有生則有死循環無窮是以聖人不由而照
是非之相因若分別之何處分別之於天亦因是也
○之於天亦因是也○天則也○因是因其各自為是而不參之
以已見也○照字根上明字來○生字下天均天倪等字
此句最是肯綮因是兩字是齊物論本旨通篇俱發此義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
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此言因是之實在以彼之是非
是與無彼○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
之是也○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使彼是
無有偶對而我常操其是非之樞紐以得其循環之用不
落於邊際之偏以順應是非之無窮所謂以明者此已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

知因其是非而
明之沈註人各
以在我者為是
在久者為非以
我指比人指則
人指誠非指也
以入之非指而
比我之指則我
指亦非指也白
白馬指物二論
載於篇末請往
觀焉陸註人曰
可因而可之人
曰不可因而不
可之此謂因是
善乘道可存因
而成之物有然
因而然之郭註

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
馬也○公孫龍子有白馬指物二篇且謂白馬非馬辯論雖
過一指一馬道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
之可通如此○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
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
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大地萬物不過指馬既
可然不然隨物皆故為是舉建與楹厲與西施恢悒悒怪
有亦無物不有也○蓮梁楹柱厲惡也恢悒悒怪
道通為一也○凡物之不同在道則無不通如此○其分也
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破碎曰分圓
曰毀凡物之成毀相因平陂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
往復之理無不可通如此

建橫極縱通雅
東方朔曰以建
撞鐘建極舉大
小耳李註適至
也至於得則不
惟非者息是者
亦息故曰幾矣
已二字從不
用生來壹一偏
也為者自以為
壹不知跳不出
這個圈套也沈
註今之辨者勞
神極慮以為一
而不知其本一
也視去二者若
狙真慢世之尤
者彼欲朝四暮

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
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不用已也。寓
蓋無物不可。無物不然。庸眾之中不必自用而愈有以得
其用。用而通。通而得。有不知然而然。此因是之道。已已無
所不勞。神明為壹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
已也。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
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壹執滯也。狙
食狙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於芋之本數原未嘗加損。使
不因狙怒而改命之。則狙之怒終不可解矣。此亦因是之
道。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和調
聖人知其如此。故和之以是非而止乎天然之則。自無不
均。可通為一。故兩行而無分別也。○自以指喻指至此言

三則朝三暮四
被必不喜。聖人
和之以是非。即
用此法。而行。即
是亦一無窮。非
亦一無窮也。
陸註自是非生
而道於是乎虧
矣。道虧則人心
不復知有自然
之真。作好作惡
各成其自愛自
好之私。故曰道
之所由虧。愛之
所由成。
朱註故猶跡也。

道本無不通。無容執滯。所以發明。因是之故。照之以天者。
心之所及。休乎天均者。道之所歸。物論之所以貴齊。如此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
盡矣。不可以加矣。知道者必通於未始有物之先。方為道
之至。方為知之至。古之人。即下面所謂
知止其所不知者。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對也。對謂
是也。○第一層。其次以為有對焉。而未始有是非也。○第三層。是
俗本為封費。其次以為有對焉。而未始有是非也。○第三層。是
解。○第二層。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有是與非。則道為既散之
朴矣。虧猶壞也。○第四層。道之
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愛即下面好字之義。猶
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成虧相因於有物之後。以未
始有物觀之。皆無成與虧矣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

焦註明誇示也
陸註以文之文
恐父字誤
沈註若四子者
而可以謂之成
則我之無成亦
可謂之成矣若
四子不可謂之
成則知彼與我
均無成也成虧
之不辨如此是
故聖人不務分
別之明玄同混
存不自用而唯
取其適用言轉
變不測而光輝
閃爍非聖人不

也。昭氏鼓琴成於先而虧於後。是成虧之無定如此。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枝。存。策。杖。節。音之具也。惠子之據梧也。以梧為几。據。三子之知幾也。昭文之鼓琴。與師曠之枝策。亦猶惠子之據梧耳。三人皆以其知近精。故為終身篤好。載從事也。唯其好之也。以異。三句雖平想。語意却重。惠子一邊。於彼。句。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句。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惠子之所好獨倫。故欲明之。獨切。不知非所。其子又以文之綸緒終身無成。惠子既終而其子又將堅。竟無所得。諸解以文之綸緒。指昭文說。語意割裂支離。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以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以惠子之事觀之。則物與我本無所

莊子因

卷之一

其

能也。聖人之辨才如此。尚且用不著。而寓諸庸。況不及聖人者乎。則非所明而明之者。可以喻矣。朱註圖志欲地類與不類均不離乎言。陸註有始無始。等以氣而言。有無等以形而言。鼎曰。此章淮南。秋之詳矣。文長不載。沈註未知其有。果安在其無果。

謂成。是故消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故滑亂疑惑之中。而明出焉。此聖人之所尚。至此。承上道通為一句。因推原乎道之極。無所謂是非成虧之數。以見其不得不因是也。物論雖欲不齊。亦不可得。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上面言無。已悉。然而無是非之言。即為有言。亦未知此言果類於是。否也。但任其類者。以為類。不類者。以為不類。則我之言自與彼全矣。請言其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若言無是非之源。愈進而愈深。直至於無無。方成極致矣。

莊子因

卷之一

齊物論

其

安在也終歸于
未始有夫未始
有無而已謂之
指也舉其名迹
雖復繁然竟其
滯礙無分別
吾亦無謂之謂
不言之言既性
足為大無餘為
小也況註以有
形為大則秋毫
大矣以有限為
小則泰山小矣
以有為壽則
殤子壽矣以喪
生為夭則彭祖
天矣一上原著
不得言謂之即

○周子大極圖說個無極儒者以為千古未發
之秘不知無極之上尚有無無宋儒未曾道得
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若忽從無無之中說個
是無了則未知此有無果孰為有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
乎孰為無乎有無本無處安着也
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今我既有無是非
是非之一言矣亦未知此一言為有說乎天下莫大於秋
毫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
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為幻相只見有我便有天地是地
地與我並生自天地之視我與視萬物原無兩樣既已為
是萬物與我為一矣此數語是齊物論本義既為一矣
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則無容有

言也既謂之一
則算不得無言
也與上神禹照
李卓吾曰吾意
以至一足以齊
衆教矣而不意
一也一原不得
有言無適則因
乎一而已
或曰淮南作自
無適有自有適
無適適也而字
作則字講陸註
只為立箇是字
便有疆界八德
時俗之所謂德
也陸註論是統

言於其間但謂之一
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
即為有言於其間矣
巧歷不能得曆數者也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
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由一而生言由言而
其從此適彼故也若欲無適則所謂因是而已自今且
有言至此以無是非之言即為有言不如併此一言而去
待我出言以齊之矣夫道未始有對言未始有常為是而
有眡也夫道無往而不存故未始有對言無存而不可故
也請言其眡有左有右左與右相對而相反有倫有義在物曰倫有
分有辯群則有分有競有爭互逐曰競此之謂八德六合
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

論道理則此
按長短辨則彼
此及還通帶大
旨俱在論而不
諛而不辨而
句道昭而不道
言既明則不道
也下四句一例
解大辨不言是
主或曰孔融傳
贊註因即列字
五者指昭辨常
清伎而言方道
也言此五者派
鏢而后易道園
字淮南作弄可
證也沈註不言
之言不道之道

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春秋立大經以爲世道之計。此即先王之志也。其中有是非
聖人有微詞焉。未嘗反覆稱引以示人也。故分也者。有
莊叟可謂尊孔之至。書中貶聖處皆非本意。故分也者。有
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
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聖人知有言。即以起爭。故有不辯之條者。以
以其分之辯之。即爲不分不辯之人。則懷之與示之。相去
遠矣。○此段又從上段。有言之意。透下。見得聖人雖有言。
仍不起。是非之意。看他雙收道言二字。夫大道不稱大辯。
應上雙起。針線極密。此率然首尾也。
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廉。大勇不怯。道昭而不道。言辯而
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因。而幾
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夫聖人有言不起。是非是已。究竟不稱方爲大道。不

雖有所不言不
道而天下之理
畢皆於其中。且
若有所不知。而
以其不知。含夫
下之知。正是太
光明藏。不滿不
竭。正解天府。此
段應無益。損其
真。故或曰淮南
大道無形。大仁
無親。大辨無聲。
大廉不嗾。大勇
不矜。五者無弄
而幾鄉方矣。不
言之辨。不道之
道。若或通焉。謂
之天府。取焉不

辯方爲大言。即如大仁大廉大勇。亦皆不存其迹。若但
道不及。不成。不信。不五者。尚有迹存。雖似圓虛。漸落。邊
際。非上乘也。故知必止其所不知。方爲至矣。不知則在末
始。有物者矣。應上古之人。其知有所至。句。通篇結穴在
此。惟止於所不知。所以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
無言。真齊物論妙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
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
來。此之謂葆光。如知止其所不知者。奈何。即此不言不道。所謂天府。可得環中。以
應無窮。自然注不滿。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也。此葆藏其
光明。亦猶聖人滑稽之耀而已。知其不知。豈非至哉。○篇
中段段散行。卷舒收縱。至此忽將知不知分。故昔者堯問
二對。總收。意雖遞。而詞實對。是散中取整法。
於舜曰。我欲伐宗。脰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宗一國。脰一國。胥敖一國。不釋然者。猶存乎蓬艾之
常存於胸中。而不能解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

損酌焉不竭莫
知其所由出是
謂瑤光二一者
資糧万物者也
註瑤玲也謂和
氣之見者深也
沈註無遠途幽
深附之自若此
聖人之所以私
至德此葆光之
論也

或地饒廣焉
莽趙充國奏
廣太美地焉
或曰通雅獬狃
獬狃之謂也升
菴言獬狃以狹
為雌即獬狃
又曰决音桂跋
驟也方音之曰
鳥祖傳句决即
句箇足證通音
又曰淮南繁然
殺乱莫知其是
非者也

間蓬艾之間言其存國於卑
微福小之地不足與較也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
出萬物皆照之於天相呼應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夫葆

德之所由成積厚流光自然無物不照區區是非總不足
入其胸次舜之告堯是已今日之喪我亦欲知止其所不
知以渾同是非之言獨見論辨者身部之甚不足與較惟修德以臨之故將自愧而廢然而返矣
物論之齊非以此哉或曰夫一箇之日猶能照況十乎言其無所不照也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物所同是言物
各有所自是也曰

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

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同文情奇幻雖然嘗試言之庸

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

邪二語是此篇之眼蓋知則落邊見所以為不知且吾嘗試
知而不知則寓渾同所以為知觀下文便見

問乎汝民淫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

援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薦稿也螂

蛆其帶螂蛆蜈蚣也鳴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音偏且以為

雌麋與鹿交鱗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羨也魚見之深

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央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殺乱吾惡能知其辯

此個不知知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

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

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

莊子因卷之一

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上所言正處正味正色皆利害

之端至人不但利害連生死亦不知所以為不知之極致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夫子孔子也聖人不從事

於務不以世故為事也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無求於世也不

緣道無心依道而行也無謂有謂未嘗不言也有謂無謂未嘗有言也而遊

乎塵垢之外此句承上六句與不從事於務句相應夫子以為孟浪之言孟浪

不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

黃帝之所聽熒也熒猶惑也言此道難知而猶惑也而丘也何足以

知之且汝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言汝此時

朱註無謂有謂不言之言或曰孟浪言本作孟浪與放浪通又曰淮南見卵而求晨夜見寶而求成布其理哉亦不病書

身分尚早未得到彼地位何敢輕易許之乎吾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

則為孟浪故以妄言之聽之則為早計故以奚旁日月挾

宇宙旁日月挾宇宙即上文不從事於務而遊乎塵垢之外之意奚者謂何道以致此也諸解無謂為其

脗合置其滑濬弟為其脗合不立異同之見置其滑濬以不求辯論之明則庶幾矣諸解無謂以

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也故有分別高下如官之相轄以隸屬而相尊者眾人所以

役役而徒勞也聖人則不然惟參萬歲而一成純雖萬歲若愚而無知而已諸解無謂

頂上不就利四句生下生死覺一段諸解無謂此句萬物

盡然而以是相蘊言積然於萬物而萬物盡然則是非不

我與若辯一段言萬歲則無不齊之時予惡乎知說生之

言萬物則無不齊之事矣諸解無謂

齊物論

又曰鵬鷖之遊天地而能遊者謂之還名註旁日月挾宇宙也常往實際而遂於名

秋不從事於務

秋不就利違害

喜求

雖無心却是聖人之功

雖有功不見聖人迹

或曰子惠乎以下不與上文接或有脫文

弱喪謂自勿出家不知有家也
沈註或夢樂而其占悲或夢悲而其占樂覺寐之辨不同如此而愚者自以為覺此知君與牧之貴賤而不知君與牧之時為貴賤者也不亦固哉子謂汝夢是夢中占夢也君乎牧乎用列子尹氏之儀登為僕夢為君事

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弱喪幼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
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慚生乎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君乎牧乎分貴分賤也牧者田也此即上文以隸相尊之意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再
是方全是文家深一層法莊文中此法甚多
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萬世之後

沈註我與若既味然矣而使人正之則人亦受我與若之味以暗傳暗終無明

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弔詭至怪也萬世知其解之少也已上根參萬歲而一成純句痛發不就利四字實義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彼此勝無定在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可以節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可以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音啖暗昧不吾誰使正之從中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必仍是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必別是一說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與若矣惡能正之與爾我無涉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

齊物論

化必待物而能
化聲必待物而
有聲固相待也
然化與聲先有
實在也故若不
相待以言其故
之甚微也天倪
天然之端倪也
曼衍猶曼延也
窮年消遣時日
也
言不知是何年
何說話俟着前
住天倪亦因之
淵明詩引我不
得往前途當先
許未知止泊處
即此意也陸註

莊子內
卷之二
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必茫無他說然則我與若與人
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此外更何所化聲之相待若
其不相待是非之辯不一為變化之聲宜和之以天倪調
之以天倪與人相待又若不與所以窮年也盡吾年而後已
本錯簡在兩無辯句下呂吉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
甫更定在此義最優今從之
物然不然論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以
是自然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以有然
有不是此謂天倪忘年忘義窮年故忘年振於無竟故寓
和之者以此而已曼衍故忘義
諸無竟振收歇也欲歇手於無盡而忘年故寄意於無盡
而忘義即上文樞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之意也又

曼衍者無窮之
變因不違也各
其性命之分此
所以窮年也忘
年則死生為一
條忘後則可不
可為一貫
既其外篇蛇蛇
蝸甲同當焚之
蛇蝸蝸翼言其
輕微之至難知
其故也李註喻
曉也林註自喻
象也
劉註夢覺有人
物存小大有是
非存生死存存
矣他人於此必

自解曼衍窮年之說○已上根萬物盡然沈註莊子以無窮為宗旨以不可
而以是相蘊句痛發有謂無謂二句實義知為究竟
罔兩問景曰罔兩影外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
其無特操與無一定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影待形吾所
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形又待神而動其行吾待蛇蚘蝸翼
邪蚘蛇腹下齟齬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蛇以蚘行
而蚘與翼不能自行自飛必有主張之者何能知其所以
然不然乎蓋影之所待又有待者如此○言所以無特操
之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栩栩飛自喻適志
與自知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遠遽然周也蝴蝶無不知周之
夢為蝴蝶與不知前此為蝴蝶蝴蝶之夢為周與此為周是

莊子內

齊物論

三三

在脊上收煞却
冷轉一語翻反
幾前話柄曰周
與胡蝶必有分
矣不知者以爲
尚生分別知者
以爲人牛俱失
之机也正言若
反
化則無不存矣
存物論是言物
之不能存不可
存不當存不必
存先將人籟地
籟陪出天籟已
影箇天然生就
不能有的樣子
落到天籟用不

知其所爲便三
句將存不存都
提在空中蕩漾
折到無損益乎
其真見得不當
存之故又一路
騰挪存之之害
順勢拋出聖人
不由而照之於
天句使不當存
不必存之故如
旋波乍起愈轉
愈深連用兩箇
不用而寓諸庸
使不能存不可
存不必存不當
存之處激得浪花
畢落點滴淋漓

莊子內

卷之一

蝴蝶。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明明是個兩物。夢此之謂物。明明不自知若此。
化。如雀化蛤。雉化蜃之類。故外篇云。其死也物化。言人之死亦猶物之化。不相知也。以夢覺驗之。則其理躍然矣。
此段言天倪自動。或兩物而歸一物。或一物又疑兩物。俱成幻相。見物論本齊。相待相疑。俱非也。
明道之言。各有是非。是謂物論。物論之不齊。皆起於各自爲我之心。然有心則有知。有知反以傷其心。而究無損益乎。道之數。徒增紛紜耳。故欲齊物論。必須善用其知。善用其知者。止其所不知者也。通篇以知不知作線。曰芒。曰昧。爲無知。曰明。曰照。爲善用其知。曰滑。疑之耀。曰葆光。爲止其所不知。止其所不知。將奈何。所謂因是

也。南郭子綦之喪我也盡之矣。以爲人心之有是非。本
是無中生有。猶風之吹萬不同。忽成無數。變態誰爲。爲
之。是地籟也。實天籟矣。人心由知而有言。無論大小。皆
其自造。千頭萬緒。乍起乍滅。自所謂真君者。茫不知取
其寃。至勞神明以終身。俾心與形俱盡而已。何也。以
其有成心也。夫言等之。敲音之過耳。原無有真偽是非
於其間也。乃有所蔽。以生儒墨彼此紛。無定見。是未嘗
善用其知。卽物之彼是。易地以相觀耳。惟因是而照之
於天。以虛相應。無窮期也。是豈故爲強合哉。蓋道原通

莊子內

齊物論

三

然後拖出論而不議句明點論字餘綺繞出不有之益樊然淆亂見至人未嘗置家大覺難遇見我生何用自勞然則不存則人皆放下不存之則人皆分不開不知付之一夢存與不存諸君自認

為一高下美惡常怪成毀所不得與焉者也達者知之勞神明為壹者不知也此聖人照之於天亦欲止乎天則之自合所以善用其知矣夫知以何者為至哉古之人必置其知於未始有物之先其有物者次焉有對者又次焉以其漸及於是非也是非用則未免有成虧之弊然而是非偏竟不足為成虧之據不但道之本通為一即用道者究亦無或不一也聖人所以於滑亂疑惑之中而有其明豈非置是非於不用之故哉夫無是非則無言矣乃吾試思之即此無是非之言亦未始非言

也斯言是歟則與是類斯言非歟則與非類前以人之言欲易地以相觀者此以我之言亦不妨易地以並處矣顧無是非之言何言哉必遡於無言之始矣尤有進焉必遡於無無言之始矣尤有進焉大小壽夭天地萬物無不為一然一即為言由此相適於無已欲齊是非者反以增是非矣故不如前所謂因是已者併此無是非之一言亦可省也夫不論不議不辯聖人於有言之時即存無言之用亦恐生八德之畛耳然猶有言之迹者存也大道大辯則不然雖不道不及不為已甚亦

難語於圓虛。古之人知之所以為至者，亦惟止其所不知者矣。於所不知者而能知，則天府也。所以得環中，以應無窮者也。於所知而歸之於不知，則葆光也。所以圖滑疑之耀者也。舜之告堯，亦不過此。他如利害死生付之不知也。則王倪之告齧缺也。君牧人我，不能相知也。則長梧之告瞿鵲也。至於形影相待而不知所以然，夢覺相疑而不知所以分，則知之止於不知，漸入化境矣。尚何不齊之物論哉。文之意中出意，言外立言，層層相生，段段回顧，倏而羊腸鳥道，倏而疊嶂重巒，世儒見之。

每不得其肯綮，輒廢閣不敢復道。此猶可恕，乃敢率臆曲解，割裂支離，俾千古奇文埋沒塵土。嗚呼！莊叟當日下筆落想時，原不許此輩輕易讀得也。又何怪焉。

公孫龍子

白馬論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曰有白馬不可謂

莊叟指馬之說，或曰出公孫龍，或曰否。諸說紛然，各言其所欲言也。要之學者當循其本耳。姑按二論而附之。秦鼎云。

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為有馬。白馬之非馬何也。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為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曰。馬固有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非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求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曰。以有白馬為非馬。謂有馬為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黃馬為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馬。以黃

馬為非馬。而以白馬為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有白馬為有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謂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馬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指物論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天下無指。而物不可

養生主第三
林疑曰夫真
性裂而有善惡
二立而有名
刑唯順性命之
情而不損不加
于方物混同而
無善無毀則刑
名之所不能及
也天下所以有
善名因不及者
所以有善名
過之者生或輕
生趨多以要一
時之名或貪生
逐利以陷中道
之天皆所謂近
名近刑之善惡

非順性命之情
而本其已甚者
荀鹿門曰下已
字粘上已字已
知其為殆而又
用其心思不已
終于殆而已
或曰督解正甲
為是管子為善
乎毋提為不
善乎將陷乎刑
善不善取信而
止矣若左若右
正中而已矣縣
平日月無已也
生天所付之理
年人所付之分
其天一也

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天下無指者，無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以有不為指之無不為指。未可。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非指指也。指與物非指也。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指，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謂無物非指。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為指。

內篇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生必而死而○知○也○無○涯○應事之識所以運以○有○涯○此生而為其主者隨○無○涯○殆○已○隨逐也此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矣○此句言其已○如○此○而○役○為○知○惟危而已為○善○無○近○名○或輕生趨矣○尚何益哉○已○上○言○不○養○之○害○為善無近名名○要為惡無近刑或○貪○生○逐○利○緣○督○以○為○經○緣循也衣背當循○此○以○為○應○物○之○常○不必復隨無涯以為知矣時○解○上○下○文俱說可○以○保○身○指身體可○以○全○生○指知覺可○以○養○親○舉生○所○當○為○指壽大言四句皆所以免於可○以○盡○年○指壽大言四句皆所以免於之○大○者○指壽大言四句皆所以免於庖○丁○為○文○惠○君○解○牛○去聲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

養生主

養生主

二十八

或曰淮南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刺毛庖下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刺何則游乎衆虛之間高誘註庖音屠伯也呂氏春秋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刀若新削研順其理誠乎牛也或曰官知之知

莊子

卷之二

二十六

所踏以一足跪而抵音禽者然嚮然音禽相離聲音禽奏刀騞然音禽破物聲莫

不中音樂音三合於桑林之舞音禽湯之樂也手足乃中經

首之會經首成池樂章會音之聚也文惠君曰諱善哉技

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解牛已畢故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

技矣出乎技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有全三年

之後未嘗見全牛也見牛只見其理解解如體之方今之時

言現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

官謂手足耳目之官知止者遇有齟齬知當住刀音禽批大郤

而神自欲行循乎牛之理解解有天然之縫接處也音禽批大郤

也導大窾音禽因其固然天所以為技經肯綮之未嘗音禽肉綮結

諸察用

也而况大軀乎音禽大骨也言我之技未嘗在牛骨良庖歲更

刀割也音禽族庖月更刀折也音禽今臣之刀十九

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

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音禽原無待於

於族音禽筋骨盤吾見其難為音禽怵然為戒音禽視為止音禽行

為遲音禽住動手甚微音禽譟然已解如土委地音禽譟然當作物

用力其不音禽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音禽旁若無音禽滿志善

刀而藏之音禽拂拭盪摩其刀藏為後用也層層言所好之文

道在於養刀不但以聲容合樂為長技也

養生主

養生主

二十七

所如工

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借文惠君之口發

發緣督以為經之義敘事處喻應物之善所云天理

固然有間等語皆喻物有自然理解無難處之事也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右師官名先為是官曰是何人也惡

乎介也介特也特足天與其人與計其生來便是獨足乎

乎曰又更故謂之介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獨彼一足若人

之貌有與也凡人形貌無不兩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天使之者然人

其祿仕故取足並行如黨與然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求食甚難不斲齋平樊

中神雖王不善也樊中雖有食然授人以殺割之權神非

如高舉遠引處於利害不攖之地喻右師受祿被刑非養生之道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不盡禮弟子曰非夫子之友

邪疑其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疑非弔禮曰然只當始

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其人猶言個中人今知其向

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

彼其所以會之也彼指老子會會合必有不斷言而言悲

詞不斷哭而哭者後故有自然之感動也是道天倍情忘

其所受是違天之理而倍益以人之情也古者謂之道天之

刑情之所鍾自為桎梏而已已上詆老聃俱在平日上

人之哭尤為奇也及怪夫人之哭因怪死者適來夫子時

有以致其哭吾不知其從何落想大奇大奇

可疑也止在乎

出之速失之出

亦因哭者而出

當養此言死生

如一豈故相友

哉知死生之一

者乃為善養生

不能及其養生

之道如被刑也

焦從吾曰曰神

行曰神王養生

者養其生之神

也隨無渥者死

懸解者不死緣

督者生忘所受

者不生沈註有

鮮有死生為縣
無死生為解
人命係于天
言薪指刑而可
窮也指窮於為
薪一以見生之
當養一以見縣
鮮不於郭註為
薪猶前薪也劉
註薪火之論以
譬神舍於形而
屢移也古之至
人所以載管輅
而視形骸為逆
旅者以此况皆
狗形而喪其尊
形者乎王註以
薪繼薪則火不

也適去。夫子順也。來。生。去。死。也。適。偶。值。也。偶。生。時。自。生。偶。死。理。當。死。耳。安時而處順。
哀樂不能入也。人苟安於自然而生。則不以為哀。樂。處於自然而死。則不以為樂。古者謂是
帝之縣解。人之生。如物懸空中。死。則解其懸而下矣。此皆
者不當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指指實也。作活
哭之義。字呼應。薪喻形。火喻神。薪所以傳火。為薪者既窮。火亦隨
蓋。但薪之窮。可以指實。若火既盡之後。則有不知其能他
傳者。喻形有死而神無死。本不當哭也。三句自明。
三號而出之非薄。通段發為善無近名之義。
養生王者言養其所籍以生之主人。即齊物論篇所謂
真君是也。此篇亦從前篇生來。大意謂人之生有盡。而
其知無窮。若不得其養之道。則終身役後。相刃相靡。遂

能滅知生養生
則生不滅則火
所以傳不絕則
生所以久所以
無時而息也鼎
按此說本於郭
註
魚從吾曰此篇
首言知無涯而
終之以不知其
及惟知而不知
故虽死而無死
矣老子曰死而
不生者壽又曰
不自生故能長
生有不生之生
而又有不生之
死則生可死亦

致其形化。其心與之然矣。故為著養生王之說。為善無
近名。三句是一篇之綱。善指德義。言惡指勢利。言俱就
應物上講。為善為惡。不為己甚。悉循乎當然之則。順而
處之行。所無事。所謂緣督以為經也。庖丁解牛。以無厚
入有間。批郤導窾。技之神而不勞。雖有族之難。為微動
刀而已。解此亦緣督為經之術。無他。謬巧也。養生之道。
豈有殊歟。然或有不得其道。如右師之厠身。寵祿胎禍。
則危。似為惡。而近刑者。乃雉之飲啄。維艱而樊籠不願。
則何也。故知善形之不如善神矣。如老聃之生。用其情。

可而何乃言長
短壽夭也。莊生
言老聃死于沃
雒神王之後以
終養生之旨豈
無意歟

死致其哀似為善而近名者乃帝之縣解有時而薪火
無盡則何也故知任人不如任天矣惟利害不撓以生
而全其主哀樂不入以主而待其生則吾生有涯而實
無涯也斯為善養已文之晰理精確體物肖似有呼有
應極方極圓此莊集中所謂布帛菽粟之文不可一日
離者也。魚弱侯曰按佛典自解此章者曰人之傳子孫猶神之傳于形火之值異新精神之傳異形則新形後新則
知指解之術形非及形則情情教之感深意者見形於於一生便謂精神去矣猶時或歸於一本便謂終
期都盡可乎
養生是言養生之大主腦開手直趨主字及旋養字善惡而覺又出緣督房經句暗照主字下四句飛花驟雨千點芳點只是
一點隨用庖丁一段接住見養生者不隨無涯以自殆亦不至畏物而齟齬惟養此一片清剛之氣隨机鼓動神準天理則自
不復於物明點養字折到右師之介捫不養生的樣子作觀末段帶出一極養生之老聃拈出一無關係生間事此後
生的過失正見得養到老聃模樣還須仔細非貶薄老聃也通篇只首段文法略易易明餘則月華霞錦光燦陸西光入其
文而忘其命意之妙

莊子因卷之一終

莊子因卷之二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內篇人間世第四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

君其年壯非幼冲可待其行獨非師傳可得輕用其國而

不見其過好用兵而自以為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平澤

若蕉以國量猶牛馬谷量之義平澤若蕉言死者如蕉平澤民其

無如矣平澤之蕉蘊崇相積也俗本平作乎乃字之誤回嘗聞之天子曰

治國去之亂國就之為救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以平

郭註此入群者
不得萬人然人
間之變故世二
異宜唯無惑而
不自用者為能
隨變所適而不
有其累也
李註人間世者
涉世也

焦蓋來也

郭註無所依歸

運醫生先病制
了。趣絕不可醫
者為之。不可醫
者亦為之。則吾
之道難矣。沈註
百醫守一病。適
速其上。而不能
以少間也。
陸註。古之君子
安其身而後動
易其心而後求
故曰存者已揚
升庵曰。以我之
善攻人之不善
則有好善之累
故不行。或曰。何
暇至暴人之前
而行忠諫之道

日所聞於夫子者。想出諫過。庶幾其國有瘳乎。言所以往
之法。即下文所謂政法是也。庶幾其國有瘳乎。言所以往
有瘳。與醫疾。仲尼曰。諫若殆往而刑耳。不但救不得衛。且
句。呼應佳絕。仲尼曰。諫若殆往而刑耳。不但救不得衛。且
句。令人。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雖自憂而不能自救。○
定。擾則憂。未定必為人所憂。憂而不救。雖自憂而不能自救。○
已無真本。領止就所聞。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
思其則自然不免此弊。○
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
矣。○已上單就顏。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
子自己。身上較論。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
出乎哉。德蕩乎名。獨居知出乎爭。爭勝名也者。相軋也。
獨居美名。人亦知也者。爭之器也。○
思傾而奪之。○
思勝而攘之。○

德既厚矣。而不
用知。然未能使
人感化也。名
聞矣。而不用爭。
然未能使人悅
服也。
萃坤曰。終言欲
化人。不宜自見
其美。
若殆為人蓄。其
往而刑。句相處
前以急語喝醒
此以緩筆沉吟
言何用汝而求
異于人乎。
筆末語也。汝
唯無管王公則

器非所以盡行也。盡德而行則蕩。盡知而行則出。皆不免
以存之法。比。且德厚信。○
前深一層。且德厚信。○
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
美也。命之曰蓄人。即德不蕩而不知不出。無名爭之凶。但未
形其短。使彼不能堪。反以我言為蓄害也。蓄人者。人必反
蓄之。若殆為人蓄夫。○
乎人。又不可不思。所以存之法。比。前又深一層。○
字看得甚細。下文聽之以心。聽之以氣。與此呼應極靈。
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
是悅賢惡不肖之君也。其國中何患無臣。若唯無詔。未開
焉。用汝獨表異於彼乎。此必無之理也。

莊子

卷之二 人間世

二

已言則必且乘
久而闕其捷
苦景
陸註心且曲
焉以順成之
只得隨他

前边名爭是明
指顏子身上說
此處名爭是暗
指衛君身上說
前是合說此是
分說文之變也

是皆二字又頂
上文聖人云
是大醫說
嘗以語我發其
病而藥之連醫
生都要此藥
趣絕端虛勉一
皆揚氣所充滿
而發揚炫耀者
也以陽為充
語諸解恨指衛
君竟村上面端
虛勉一工夫效
驗藥行採便
而不相蒙案
如按脈切理之

莊子
卷之二

口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闕其捷王公將乘汝之間先而目
告之目眩不而色將平之色沮而口將營之吐未欲容
將焚之敢仰視而色將平之強為和口將營之五句極寫
將形之依違俯仰且成之且放過以為後圖口將營之五句極寫
用叶韻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欲救其過反
有謬於順始無窮恐將來無了期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
其國乎勢必當彼不相信之時而極力進諫是交
於暴人之前矣淺言深取禍必矣結上往而刑句又承
上何暇至於暴人之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
所行句而痛發其害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
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
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偃拊俯身撫摩也桀紂不肯

引証上文名爭昔者堯攻叢枝昏教禹攻有扈國為虛
軋知爭一段名禹攻有扈國為虛
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室無居人曰虛死
明知必取禍而猶用兵不止者欲遂是皆求名實者也而
其貪耳引証上文暴人之所行句是皆求名實者也而
獨不聞之乎是求實不見其過是求名名實者聖人之所不
能勝也而况若乎總上二段言龍比不能勝其君堯禹不
衛亦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詰其必有勝顏回曰
無補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則可乎是有於
端而虛道恐其雜而勉而一道恐其多而則可乎是有於
定而不擾矣或可勝暴人曰惡句惡可惡字斷其不可也
而無憂此自救之法也夫以陽為充德充滿孔揚之甚采色不定無常常人
此夫以陽為充德充滿孔揚之甚采色不定無常常人

莊子

卷之二

三

按容其安舞也。此炫于外者乃。日之德不能。有成况有大德。以化人乎若執。此而不止。將。與我外合而內。不能本其善。其不可也必矣。又外合而內否。或曰皆其庸。解庸謂二字分。為二句。每語朱。得之曰庸乃語。助不可訓。將。執之。訓。倘此。說可取。沈註。吾。

之所不違。凡人無有。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因而。逆其意者。所感觸之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這等人雖。人以為為樂。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這等人雖。亦不能漸漬以成其德。况暫到彼而望其有聞。將執而不。過則喜從諫如流之大德乎。暴人之所為如此。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音。其庸。句。詎可乎。虛與一原是待物。妙。以其執而不化也。將此以往。雖外與合而內實離。以此而。欲指摘人之庸劣。其去不信厚言。無幾矣。豈可免。皆。即下文謫字之義。庸指上文日漸之德不成言。外合所以。問外曲內否。所以問內直。皆其庸。所以問成而上比。皆救。其偏。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自成其教。而上。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而獨以已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言之見。

想新君必將執。而不化。欲其外。合而內不毀。歡。然以相遇也。詎。得乎。

用。全不。若然者。人謂之童子。一。派。是之謂與天為徒。世無。以為意。於童子之理。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趾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無求異。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疵。以為。是之謂與人為徒。世無以眾人共為之事。而。法。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雖誨其善。有類於。古之有也。非吾有也。創。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世無加罪於古人。若是則可乎。存於已者。多作用。或可以免暴。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人之蓄而化之乎。雖固亦無罪。謀訓問諫。極確進言者之政。法過多而不探。察受言者之意。雖如上文。端勉。執而不化。彼。已先有心以感。之人不能無心。

以心之矣
林見素曰師心
二字為下文心
齋張本
朱註師心成
心也

因別本曰聽止
於耳自外入者
在我無成心矣
心氣與上文入

心人氣對集虛
此道不欲難處
陳註文子曰上
學以神聽中學
以心聽下學以
耳聽故一志所
以全氣ニニ所
以致虛ニニ所
以集道
若聽止于耳則
心亦止于外見
之符矣未始得
使未用此功也
陸註禁語世網
中也不炫其名
一以無心處之
無門是不開未
舖無毒是不發

亦無從加罪

比之未達入氣未

雖然止是耳矣

力量如夫

達人心而強進言者不同矣

安可以及人而化之使彼忘其

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進言受言之迹猶自以心為師

而有得乎既不能化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

敢問其方術仲

尼曰齋一字吾將語若

欲告猶未即告之誠重有而為之

其易耶易之者睥天不宜

為之豈是易事若謂容易終未

免落於人為不離端勉與自然之天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

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

果然認曰

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

直掃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

志將心之所之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

故聽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耳有所接心猶逐而聽止

於耳不亂心止於符

氣不離身故聽以氣聽止

句乃志既一之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聽止心止之後則

身不受一物矣惟不受一物方能

唯道集虛道本於未

者心齋也釋心齋二字之義

已上實發不雜不多之道

自己之氣所謂至人先存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

也使即下文天使人使之義

猶言用也未得使之也未

始有回也

不見有己之見存也

存諸

夫子曰盡矣

主人

三人問世

五

兼直底到醫門
多疾向沈註人
惟逃於深山絕
迹世間易耳若
在世間時行時
止無迹之可尋
為難為天使以
無為以無言
之以無知猶
不絕迹而行地
者毫知力不用
是謂無翼而飛
唯此虛明心方
爭方變而皆忘
故曰吉祥止止
萃止止虛處
或曰淮南坐馳

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而遊焉有徜徉自適之意樊藩籬也感觸也勿感觸其有過之名目。
入則鳴不入則止。語默因其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不別開門不自發藥渾忘物我與之共處而寄已則幾矣。於不得已之中迫而後應則虛之極也故近道。
○已上實發存諸人之術感字應上所絕迹易無行地難
感門字應上醫門毒字暗應上蓄人句
喻不為者易為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動之以天
而無迹者難
毫矯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無行地所以難聞以持。
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為天使所以難瞻彼闕者也。
室生白。虛生明人吉祥止止。心至虛時無數妙境現前猶以無知知也。
夫且不
止是之謂坐馳。身坐於此而心逐於彼此愈見為天使之

陸沈登冥宵明
註坐行神化疾
於馳傳沈浮真
明與道合也止
與不止各異坐
與馳各異坐馳
言必無之事也
如此講絕乎上
下文一氣貫注
時辭搭湊使不
成片段耳目則
任其安靜心知
則任其所之林
註耳目本外而
狗之于內心知
本內而豐之于
外虛也沈註狗
猶狗地安撫之

難以偽也。又將上文易之者嗥天不宜
句而痛發之。以見心齋之不易為如此。
夫狗耳目內通
而外於心知。與循同率也率其聰明而通於內。
鬼神將
來舍而况人乎。之况人本同類能自外乎。
是萬物之化也。
無論其暴不暴。禹舜之所紐也。
以此為化
皆可以及化矣。禹舜之所紐也。
以此為化
行終以此行之。而况散焉者乎。
散衆也言衆人尤當以此
為存諸人之方。散衆也言衆人尤當以此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奉命求成。
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
甚重。以國事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大國使者雖而不急
但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
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以權不
人之求。

意

猶言無論成不成也

莫說人連自己先欲清矣

懼伏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太寡不道以懼成
 兩患字。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
 未有人術而能使人懼然成事者。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
 成則必有陰陽之患。憂思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
 德者能之。能置身於功罪欣戚之外。吾食也執粗而不臧。
 薄於自奉。變無欲清之人。即司火者亦不久立。今吾朝受
 命而夕飲水。忽欲我其內熱與。必非外面。吾未至乎事之
 情。尚未行事。而既有陰陽之患矣。業已致疾。若事不成必有人
 道之患。是兩也。又不免取罪。則是兩患。為人臣者不足以
 任之。受不起。子具有以語我來。問所以免患之法。仲尼曰天下有大

陸註忠孝皆在已心如使其事心無功一為人欲所奪則因物有迂而忠孝之念移矣沈註若乃自事其心者亦有道焉下文所言是也

戒二。戒法。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
 心。其命相屬。是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分
 是以人。是之謂大戒。解二大。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
 安之。為患。孝之至也。正是不可解。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
 忠之盛也。正是無所逃。皆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
 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不問陰陽之患
 二患。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不得已三字是全。豈關
 之問。當於此着脚。故下言托不得已以養中。人道陰陽無二致
 也。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何暇二字妙。夫

陸註近交本國也本國不須辭命一見符信便相順靡

莫疑之也始則明相搏擊後必暗算求勝也或曰淮南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始知巧之所施始之於陽善終於陰惡也又曰始於都者常大於其終本必調

莊子

卷之二

子其行可矣

已上答他不

丘請復以所聞

復也

凡交近則

必相靡以信

靡順也信符驗也近者易親不待詞命

遠則必忠之以言

遠者非詞命無言必或傳之者藉使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

之難者也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

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當言時已有此疵凡溢之類也妄過當之妄則其信之也莫

其常情

不喜不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免於殃已上論

故法言曰古書傳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

泰至則多奇巧

如戲劇

格鬪始

喜而相邀卒至怒而相擊以戲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

過甚故各出其奇巧至於死傷

其終本必調

風波起滅無端

喪失其初心

李註言之免激

怒乎人非風波

乎亂泰至則多奇樂

如賓筵飲酒始則威儀卒則驕傲以

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

諒信鄙薄也凡待人始相

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及其將成其事必大不可收拾

與鬪力之多奇巧飲酒之言者風波也成敗行者實喪也

每二過實不其當然之實心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危即下文始

正理如獸死不

於言行加故忿設無由

忿怒之施巧言偏辭巧則不誠獸

然而出則所者並生乃心忿從此出矣越者貴

以太切切者認

直太甚本望入

美而不知其然

則積怒成患而

心厲也

行之實亦喪矣

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

應

之而不知其然也

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

應

相賊害也心厲既生必急而考其實使

莊子

卷之二

人間世

子其行可矣

已上答他不

丘請復以所聞

復也

凡交近則

必相靡以信

靡順也信符驗也近者易親不待詞命

遠則必忠之以言

遠者非詞命無言必或傳之者藉使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

之難者也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

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當言時已有此疵凡溢之類也妄過當之妄則其信之也莫

其常情

不喜不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免於殃已上論

故法言曰古書傳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

泰至則多奇巧

如戲劇

格鬪始

喜而相邀卒至怒而相擊以戲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

過甚故各出其奇巧至於死傷

其終本必調

風波起滅無端

喪失其初心

李註言之免激

怒乎人非風波

乎亂泰至則多奇樂

如賓筵飲酒始則威儀卒則驕傲以

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

諒信鄙薄也凡待人始相

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及其將成其事必大不可收拾

與鬪力之多奇巧飲酒之言者風波也成敗行者實喪也

每二過實不其當然之實心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危即下文始

正理如獸死不

於言行加故忿設無由

忿怒之施巧言偏辭巧則不誠獸

然而出則所者並生乃心忿從此出矣越者貴

莊子

卷之二

人間世

不知其所終矣。終節卒節卒巨也。沈註在久譽之。嘉樹不可以一。朝成須及乃可。強而成之則勸。成非美成也。黃玄言曰：乘物。二句猶前章入。則鳴不入則止。前俱解其人爭。之患此二句是。辭其陰陽之患。

彼不堪。自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實喪而危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使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乃忿公，知而故問也。公怒，辭曰：師未及國，非寡人敢知也。與此意同。故法言曰：無遷令，於所傳之中。無勸成，於所傳之外。過度益也。凡言行之過常度，皆由後來。遷令勸成，始事。惟易動美成在久。既結好，亦當惡成不及。改君一失好，則不可不慎與。慎其始。○已上論使者臨時應對之道。自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句且夫乘物以遊心。付物不以成。託不得已以養中。臣子有不可解。至矣。何作為報也。此外更何所作為。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欲有作為報命於君父乎。

陸註：夫使多詐之國，傳不道之。儲人間世所難也。莊定山曰：通章所言皆權變之術。莊子蓋言明于權者，不以物害已也。沈註：身則宜就而不宜逆，以順相從可也。心則宜和而不可同。以美相濟可也。此猶未及也。就而順，徒可在於外，而不可入於內。

忘其身，以免人道之患。安之若命，以免陰陽之患。皆所謂致命者也。然此非人所易能矣。○已上答他，惟有德者能問之。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所賦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與許也。方。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可以行虐，而不知正則也。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可以拒諫，而若然者，吾奈之何。苦無兩。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身兼形心言。正者，先自之過者，無形莫若就。將順心莫若和。於內雖然之二者，有所用矣。患就不欲入。之同。和不欲出。之異。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

莊子因
三人問世

於內者謂靡弱
不植而與之滯
比也和而美濟
可在於內而不
可出於外也
外者謂淺露不
藏以自顯伐也
為顯為威即載
昏及溺也
達之二句是主
前後俱是推原
其當然之故
黃山谷曰連登
三喻使量已量
久無伐美德無
犯怒心

為崩為蹶大閑蕩盡此為無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
為孽譽望所歸在彼視之且以為不祥彼且為嬰兒亦與
之為嬰兒好童心此為有友所以危身之患彼且為嬰兒亦與
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甘處卑汚六句達之入於無
疵達之自此至彼而順導之也隨機引誘自使彼得為無
方之中為兩全之策汝不知夫螳螂平怒其臂以當車轍
不知其不勝任也怒奮力也是其才之美也是也戒之慎之積
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累誇汝善以犯其鋒猶螳臂當車
汝不知夫養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

或曰列子此下
復云然則吾豈
逆之使怒哉亦
不順之使喜也
夫喜之復也必
怒之復也常
喜皆不中也

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決碎也虎殺物
威或傷時其饑飽達其怒心順導之以虎之與人異類而
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殺其怒勢夫愛馬者以
筐盛矢以賑盛溺以文蛤飾溺器適有畜畜僕緣僕附
大雅景命有而拊之不時突然驅於馬則缺銜毀首碎胸
僕亦訓附所不覺之時則缺銜毀首碎胸
馬驚而逸其毀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以一時之意所
更甚於畜畜之嗜段應上形就心和一段為處人之喻
之愛可不慎邪愛馬者亦不可暫忽於一時虎馬二
匠石之齊至於曲轅地見櫟社樹此以櫟樹為土神而祀之
其大蔽牛牛立於樹木之後而不見絜之百圍一抱其高臨山十仞而

主子因

卷之二

人間世

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古剝木為舟大始可觀者用十數即其旁枝也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飽看也走及匠石曰

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怪之也曰已矣勿言之矣以其不散木也不

於用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構音蔓松心木為構液暗出如以為柱則蠹是不材

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久不見伐言所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女以予為散木將何若

將比予於文木邪又華也夫相梨橘柚果蓏之屬皆華實熟

司男云脂出而橫然至元美曰匠伯明于鑑不矣弟社樹百圍焉知不有土神呵護工虞與守以至是不然何托夢

之美也

則剝則辱也大枝折小枝泄氣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以材自

莫不若是在內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費盡多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今嘗為人觀覩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

大也邪早掊擊於且也若與予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字亦非也沈

何不自省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伯非用世者可稱為散人但未得有手工夫

猶在幾死之中耳安知散木作用之匠石覺而診其夢診也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既急求無用而為曰密

若無言以不知者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詎厲也不

莊子內

卷之二 人間世

七

或曰淮南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於物有相以相物也註物亦物也何相名為物也據此相字亦非也沈註汝非物二者奈何物我匠石以不才無用為散櫟以才有用為散

諸解於以幾聲之二句都無照

忘

或曰喻一作譽

此庇同

李云如衣軸之直解也林注不災也如今幸整

或曰通雅棺前

曰和牆曰禪傍

公紹音展蓋如

今昔楊木類木

細理者難入非

過寄迹非托社以求全正欲借此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

為不知已者譏議不肯令人識破

即不為社有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別有求全道理義不

幾人翦伐乎非可以常義揣度此段言有

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用於世者亦以無用成其用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庇

其所賴賴蔭也其枝所蔭千乘可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

必有異材夫不知其名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

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

也無咄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

異材酒病曰醒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

不已且不可近也

也

也

也或曰司馬言

全一辺則當音

單矣智謂棟乃

榭之訛檀弓為

輿音解按當說

如解祭而解

于神也循木解

祀見漢郊祀志

解罪求福也楊

選器曰見汗病

之人難以從祀

為巫祝沈注古

有以入沈河而

祭如西門豹事

可見

大也無斬嗟乎神人以此不材之木也

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斲之

之架也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斲之

以可近故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斲之

應上拳者應上軸解句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

之患也所以不能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解或作書名與

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

純體有異與身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

有疾者皆不用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

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得免於適河之患此段言

無用於世者亦以無用成其

莊子

卷之二

十一

沈註古人髻在頂後挫鐵縫衣

司男曰笑同策小箕也簡米曰籍陸註藪米出穰稗也

沈註知周万物而友智於愚明並三光而歸明於昧推功名於群材與物實而無迹

也

支離疏者病僂頤隱於齊膺肩高於頂會撮指天會撮髻也五

管在上五管五臟兩髀為脅髀大脛也五句寫支離之形挫鐵治繯足

以餽口磨針浣衣鼓篋播精足以食人數事俱可俯

身為之故擅其能在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不慮其為

家已可以自遂矣兵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不慮其上與病者

粟則受三鍾二十九斛與十束薪獨受厚賑在國夫支離

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支離

其德即無所可用之意此段言無用之人無在而不得受用也

宗子相曰首以仲尼起以孔子

結首事設言後以亥事形之蓋

借實以形虛也免刑便是福不

免便是禍臨人以德則自窮也

或曰迷陽見困學紀聞下兩吾

字見聖人之身即接輿之身何

等愛慕迫切人問世是言入

世之難類固詰行是未知其難

者用往而刑句一喝便得通融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遊而鳳兮鳳兮何如德之

衰也不當出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時不可得即天

下有道聖人成焉能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全方今之時僅

免刑焉所以全生僮者福輕乎羽莫之知載承也爵祿

輕甚矣世人乃重視之禍重乎地莫之知刑戮似無所

莫知所以承受之法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刑戮似無所

世人乃輕視之莫知所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以賢尚

之道所四句皆慨世之詞已乎已乎臨人以德以賢尚

以可已殆乎殆乎畫地而趨步步危機不敢放足而行即

重平地迷陽迷陽無傷吾行迷陽蔽也有芒而味苦山間

入山猶恐蔽之芒刺吾行卻曲無傷吾足路之險阻不得

塞路傷人不能前往吾行卻曲無傷吾足路之險阻不得

世之難類固詰

三人問世

十三

卷之二

卷之二

十三

文勢一奔盤住。足之難。自取傷耳。○四。山木自寇也。山以生木。膏火自煎。○下復緊根本句。句又根畫地而趨句來。山木自寇也。自盜其氣。膏火自煎。○細利冥搜步。○皆入世人所需。○美致患之喻。○六句。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所安外合而內。○否。○雖稍進而為。○也。○無用之用。是扼要語。又根上兩莫之知。句來。○此段言用世不用世。存乎其時。不宜以材取禍。○是守整。○不及化而無益。○然豈能終不入。○世乎。惟虛而待。○物則万物自化。○吉祥止。○而免。○刑矣。葉公之慄。○是知其難而求。○免于難者。○答語。○句。○欲免其難。○却仍句。○是難。

入後點出此其。難者一句。勢如。穀弩。萬莖。則彫。霜集。立于文之。四隅。皆能仰望。此句。顏闔之問。是見其難而策。以忘其難者。然。能則達之。入於。無疵。不能則無。驚怒之而已。若。是者。皆以良材。有用而為。世界。也。苟如。櫟社之。樹。高丘之木。尚。何累哉。倘以人。不能為。朽木之。無知。則何不支。

卷之二

曰。人間世云。然以入世之身。必思所以用世也。不知以。身。用。世。必。其。身。之。不。為。世。用。而。後。得。以。成。其。大。用。焉。故。或。匡。君。國。或。盡。職。守。或。弘。教。育。大。約。因。物。順。應。而。無。容。心。則。世。籍。身。而。有。功。身。涉。世。以。無。患。是。入。世。也。而。出。世。人。不。能。離。世。而。自。遂。也。入。世。出。世。總。無。不。寓。諸。人。間。故。曰。人。間。世。云。然。以。入。世。之。身。必。思。所。以。用。世。也。不。知。以。身。用。世。必。其。身。之。不。為。世。用。而。後。得。以。成。其。大。用。焉。故。或。匡。君。國。或。盡。職。守。或。弘。教。育。大。約。因。物。順。應。而。無。容。心。則。世。籍。身。而。有。功。身。涉。世。以。無。患。是。入。世。也。而。出。世。也。○此。段。言。用。世。不。用。世。存。乎。其。時。不。宜。以。材。取。禍。○是。守。整。○或。曰。山。木。自。寇。之。解。本。字。陸。註。竟。是。守。整。

焉。○篇中虛齋是第一義。為上乘人說法。無遷無勸。次之。形就心和。又次之。而總以材美為戒。善哉仲尼之告顏子也。不信厚言。無取爾。端虛勉。一執而不化。無取爾。太多政法而不謀。無取爾。皆以其人而非天也。惟虛而待物。斯萬物之化歸焉。聖賢用世之極軌。莫不由之。豈僅為請行之術者言哉。雖然。未可槩為用世者道也。葉公之奉使。則有傳其常情。戒其過度。遊心養中。無所作為焉。其所謂人道之患。陰陽之患。舉無足慮矣。顏闔之為傳。則有形就不入。心和。不出。達之。無疵。無敢積伐焉。

人間世

離其德有材而
作無材之狀所
謂大隱在朝市
攘臂其間又何
患焉不然縱聖
如孔子亦難免
矣顏淵是未知
人間世之難者
故以堯端孔子
是備歷人間世
之難者故以作
結想甚多落筆
時胸次有無限
悲感借此以為
發洩之具而人
且比于曠達真
瞋目而不見丘
山者

莊子因

卷之二

其所謂無方危國有方危身舉無足慮矣若是者身雖
用世亦其身未嘗為世用也故以不用成其用者物莫
不然櫟社樹之蔽牛也以其散也所以異於文木商丘
木之芘賴也以其不材也所以異於楸栢桑若支離疏
以其形之不足既得免於兵役又得與於粟薪是不特
遠乎世之害而反資乎世之利則支離其德者可知已
宜楚狂接輿以有用之用無用之用為孔子告也曰來
世曰往世入世之情窮而出世之術深矣此人間世之
旨也文之古奧離奇細讀方知其妙

邦註德充於內
忘物於外內外
玄合信者存命
而遺其形骸也
或曰淮南其至
人君勇若表其
負會者消其欲
不言而能飲人
以和又曰死生
亦大矣而不為
變也天地覆育
亦不共之珍抱
矣審乎無鞅而
不與物探見爭
之亂而能守其
宗註珍抱猶持
著也瑕猶累也
遺弃也此二層

內篇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王駘別足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言其常季問
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刑餘不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
相若○三立不教坐不議指王虛而往實而歸指從固有
不言之教四字出無形而心成者邪形雖不具而心之德
是何人也○其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爾
但在後而未往從遊○答何人之問丘將以為師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
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奚假猶奚但○常季曰彼兀
者也而王先生人稱為其與庸亦遠矣自是非若然者其

三

德充符

十五

俱不與物遷實際無形故不與物遷心成故能守其宗或曰准南自其同者視之万物一園也又曰不知耳目之宜而游于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揀貫万物是聖人之游也我之耳目即物之耳目何用知之或曰曰不變曰不遺曰不遷曰常曰正曰冬夏

用○心○也○獨○若○之○何○叩其無形而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身有始終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凡○有○形○之○物○未○有○不○歸○變○滅○而○此○心○猶○常○存○審者耳即當變滅而此心猶常存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審者知無假其所以不變不遺者此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能使令物之化育而守其主宰全不常○季○曰○何○謂○也○叩○其○所○以○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總出一氣是無不相為用夫○若○是○無○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指王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視○聽○聲○色○之○類○和○即○在○宥○篇○之○處○和○外○物○篇○之○焚○和○德○物○視○其○所○之○至○美○至○樂○處○也○此○言○忘○其○為○身○端○其○為○心○者○

音一也陳註被為已言其學非為人也而人尊之何也陸註常季道夫心亦人之常心耳人皆有之何独称最於被哉夫子曰人心本同被固不能独異但被守宗之心定心也人人之心動心也或曰淮南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以其靜也夫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

而○不○見○其○所○喪○在萬物皆一處着眼不視喪其足猶遺土○也○於已實無損所以絕不為意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得○其○心○審乎無以○其○心○得○其○常○心○不與物物○何○為○最○之○哉○彼未嘗以物為事人惟見其為元者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眾○止○喻人以師為鑑惟得常心者能使人各得其常心也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正○在○冬○夏○青○青○木之得受○命○於○天○惟○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人之得幸○能○正○生○以○正○眾○生○幸欣幸也堯以諸侯而尊為天子舜以側陋而成邑成都人皆幸其能正已之生以正眾人所以為生故最之也夫○保○始○之○徵○萬物之始受理與氣以不○懼○之○實○此但守勇

能止衆止。此句解上物。最句陪下正生。以正句陸註正。如各正性命之。正。生。即正性。也。正性。即守宗。也。守宗。即保始。也。幸能正生。是。審乎無假以後。工夫以正衆生。是命物之化。以。後效驗沈註。舜。幸能自正其生。保始不懼二句。乃由直義而至。剛六通卦工夫。皆在此處用力。

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可以壓服。得衆人。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要。欲也。自要。猶言自好。守。氣之驗。如黜舍養勇之類。而况官天地府萬物。職。其。官。司。其。藏。曰。府。即。命。直。寓。六。骸。象。耳。目。即。不。知。耳。目。之。所。宜。一。知。之。物。之。化。而。守。其。宗。也。直寓六骸象耳目。即不知耳。目之所宜。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見其所喪。心未嘗死。即死生不變。覆。墜。不。遺。有。此。保。始。本。領。其。可。以。壓。服。衆。人。彼。且。擇。日。而。致。從。遊。之。多。乃。其。微。也。二。十。七。字。作。一。句。讀。彼。且。擇。日。而。登。假。待。時。至。人。則。從。是。也。人。自。來。從。不。待。強。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答。他。為。已。二。字。全。段。言。王。駢。之。德。充。充。人。自。從。之。遊。乃。其。符。也。故。以。為。德。充。符。之。冠。其。中。精。微。之。語。直。括。丹。經。貝。葉。大。旨。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

莫微問諷論看。寓六骸者寄而無象象自若存而不用一知而不為物貳心存而不與形偕制命在內而不在外所以能狀曰而登假也陸註登假與道合真之意或曰呂氏春秋子產相鄭往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車是倚其相于門也註倚置其相之寵于壺子之門

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恥。與。刑。餘。同。行。故。約。之。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敘。前。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欲。其。止。且。子。見。執。政。而。不。違。避。子。齊。執。政。乎。豈。子。與。我。共。執。申。也。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固。本。然。之。辭。似。政。者。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自。負。其。貴。撇。人。於。後。也。率。性。罵。破。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者。處。則。無。過。有。賢。者。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其。德。而。大。之。而。猶。出。為。鑑。故。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其。德。而。大。之。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是以塵垢自子產曰子既若是矣。指其蔽其明也。

莊子因

卷之二 德充符

十七

外不以加于坐
也此善爭善也
沈註自陳過狀
飾辭強辨以為
不宜亡者多默
然亡言者魯悔
過以為宜亡者
鮮苟審其過非
獨足不當亡也
不審其過非特
足可亡也暗罵
他此心已凶餘
者雖存無益見
已尚未能安之
若命必待先生
洗之以善俱是
對面現身法非

猶與堯爭善。堯比伯昏言汝入先生之門冀得計子之德其善是猶與堯爭善矣豈可得乎。計子之德
不足以自反耶。計子今日之德未必能取大於先生至於無過何不自量其過之多而但責人之過乎。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自呈其過乃既犯者也猶欲掩飾以足者甚多。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不呈其過乃未犯者當存足者甚少。二句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是德已亡足付之於命這便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去聲。然而不中者命也。在羿彀中且當必中之地然有不關於有德無德皆命使然也。不說已之受刑為不幸倒說人之不受刑為幸正見自以為不當亡者皆不當存者也。把全足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我拂然而人一總罵殺。

自矜有德也
以必中論必得
善承上言惟有
德者能之故我
遊于有德之門
而期于必善也
奮註俱會上下
文作不削者俾
免講殊不知此
節落在人間世
中作不削俾免
則可在德充符
中處宜照德
字焉按此說似
有理然不中者
命也句以不考
善為命而安之
乎不通

怒。怒其以俾免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返。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是先生以其善洗濯我之怒使我亦善。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既洗之後久而兀者以不在形骸之外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同取大於先生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出入間又在。不亦過乎。再我過字是句。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蹙然立不安貌已為良貴勢位刑戮皆不能與許。或曰通雅得厚公每多稱賢問之也蹙然傳見恩多曲折隨筆寫出無不入妙。用轉語其轉用精。仲尼曰子不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踵字畫出兀者脚迹妙。仲尼曰子不

德充符

沈註踵以別故
行以踵也

未邪猶言尚早
也學子正詛學
於老聃或曰賓
煩通沈註恭勤
見

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斷者不無趾曰：吾惟
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犯患之故今吾來也，猶有尊
足者存。不說吾是以務全之也。這若再輕用其犯患當
求所以全之其來猶可及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
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言不當以兀見外孔
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與講無趾出。
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非全猶務學以復補前
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惡行可補學尤無趾語老聃
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賓賓衆盛

或曰：諛詭，形詭
同猶荀子悻詭
也。悻詭，詭變異
感動之容，方密
之曰：董有極音
故亦稱極詭。愚
謂甲詭猶釣音
今之釣譽非詭
而何
孔子之所斬者
乃至人若以為
桎梏者也。生來
如此桎梏，則非
務學所能脫也。
沈註：孔子他日
亦曰：丘天之戮
民也。
惡人與孟子居

學弟子也。舊註彼且斬以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
以是為已。桎梏邪？講學則不能無異同人所驚異則名老
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
其桎梏，其可乎？若以一死生同是非之意講學則人不驚
此解其桎梏之法可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孔子講學必
以告之孔子者也
其受奸名之累，猶天加刑。非人所能解也。申徒嘉不知已
之受刑，已為奇矣。無趾反說夫子之受天刑，竟似已為全
人，而以他人為刑餘，可憐憫者，真堪絕倒。莊文奇妙至此。
○全段言德至無名無累，方算德充，非講學招累，可以為
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音沓醜貌者，丈夫

有惡人同
一本作共為人
妻

不唱而常和人
是其工夫效驗
特哀公却未知

或曰且字衍

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丈夫思慕猶屬常事，婦人專以皮相乃又如此。不知作何感，未嘗有聞其唱也。常和人而已矣。自己未嘗動，落想甚別。及而從其後，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救人之權。以望人之腹，望如月望飽滿之義。又以惡駭天下，容貌不和，而足動人。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見識不且而雌雄合乎前。思婦人之請，用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已上言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不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

言有使其形者
存且惡駭天下
不妨無使其形
者存則必不愛
之也
連用三喻是神
不全者
藉註資助也

人傳國焉。授以國政，使為宰。悶然而後應，汜然而若辭。不以為寡人醜乎。卒授之國，卒以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郵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思之至，已是何人者也。怪而問，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母既死而少焉，駒若而視也。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以其母不得類焉，爾不能視。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使其形是運動，此形者此言無固其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妻。死則無武，故不以資則者之履，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資給也，為愛以資則者之履，無為愛之。

或曰諸御諸嬪
當御者當御之
日不剪不穿恐
其傷軀也
不穿耳恐勞其
形而神亦不全
陸註新娶之人
不服殺以胖脂
其手足
才全其物不
窮德不形則并
才亦不可得而
見矣故聞其和
而不聞其唱

朱註規猶推原也

本故也。此言無本領之人。自受為天子之諸御。妃嬪不爪剪。不得人之所與。又設二喻。不穿耳。其形恐傷去。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不在家中供使。全猶足以為爾。可以邀至尊之歡。而况全德之人乎。自然動。又設二喻。上三喻乃反言。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此二喻方正言之也。親。未濟人。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才賦於天。德成於已。解見下。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身窮達。位貧富。財賢與不肖毀譽。名饑渴。食寒暑。衣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無一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規計也。數者如環無端。知不能計其緣起。故不足以滑和。

和豫矣。而不至
於悅界限極焉
微茫或曰淮南
使神滔蕩而不
失其充。日夜無
傷而與物為春
則是合而生時
于也。註充矣
也。日夜論賊害
也。厚養言養物
也。生四時化其
心也。又按外篇
卻作隙
成物和物均以
此為美也

不可入於靈府。看破之後。故不足以滑。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通流行之意。兌。和。而人於心。使之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此常常如無乖也。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接。應變也。胸中自有四待物言。出兌字。於四時內取出春字。總寫出一團和。於八卦內取氣。內外如一。使人可親。造語新開。不可思議。是之謂才全。此全乎天。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準水停之盛也。盛極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準。能內守其水。而外不流。德者。成和之修也。和不可滑。則成。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德雖不形。物自合乎前。猶水雖不蕩。物必取則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以憂其死。自以為至通矣。歷代

莊子因

卷之二 德充符

三

服聲也一個是下缺一個是上
循本肩細長之兒周禮梓人云數目顧思註長脰兒蓋顧與肩同

帝王作用不過治民而生全之。今吾聞至人之言。德不全而
知此者。自以為通徹之極矣。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恐以身殉物。吾與孔
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望其以德相規。全段謂德充
然者。引喻闡發。語語未經人道。

闔跂支離無脰說衛靈公。無脰。無唇也。舊註無脰。非是。
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脰。頸也。肩。細小貌。獲菴大瘿說齊
桓公。瘿。菴。大瘿。項下生。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君
把全人倒看壞子。纔是說之至。落想甚奇。昔有悅一眇媚
者。以天下婦人皆多一目。人以爲絕世奇談。不知其從此
竊去。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能忘即形不具。可以相忘。

以德惠為接而不用。李註。蛤蟻轉丸。蜘蛛結網。不謀之知也。雲龍風虎。松柏萬壑。不斲之膠也。禽獸林藪魚鼈。江湖無喪之德也。物自利各生。官不貨之商也。沈註。此不謀不琢。不喪不貨者。天之所以養育我者。天之所以飲食我者也。既受食於天。有餘。屢矣。又惡用此。

反以醜人不忘其所忘。所忘者。指形言。而忘其所不忘。所不忘者。指德言。此謂誠忘。真善忘之病矣。故聖人有所遊。寄
不當忘者。指德言。此謂誠忘。真善忘之病矣。故聖人有所遊。寄
之。處。純乎。而不知爲孽。以識見爲約。爲膠。以結信爲德。爲接。
任天而行。而不知爲孽。以識見爲約。爲膠。以結信爲德。爲接。
以心。得。爲。工。爲。商。以。技。巧。爲。賈。人。之。行。四。者。出。於。人。之。
接。受。之。私。情。開。好。惡。是。非。之。門。聖。人。則。忘。其。所。當。
忘。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於。人。原。不。割。無。喪。惡。用。
德。其。心。原。無。所。不。貨。惡。用。商。在。已。原。不。求。售。何。待。技。巧。○
忘。其。所。不。四。者。天。鬻。也。不。謀。不。斷。無。喪。不。貨。四。者。皆。純。
當。忘。也。音。鬻。天。獨。賣。與。聖。人。者。所。以。既。受。食。於。天。又。惡。
鬻。也。者。天。食。也。參。養。聖。人。使。成。其。德。也。既。受。食。於。天。又。惡。
用。人。所。以。不。用。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

莊子

三德充符

三

多事為哉。警養也。或曰通雅警養甚意。今楚貴之人謂事之甚者曰警。

承上無人之情來。

人與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與人渺同。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形在天地間為最小之物。警乎大哉。獨成其天。警大貌。德之大。不但與天同體。竟自成其為天。聖人不忘其所不當忘。其效如此。○前段以形之可忘提起。轉入德之不可忘。見聖人所以無人之情者。欲求其德之充。以為符耳。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七情俱無。豈人之本然乎。莊子曰。然。本來無一物自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木石之類。方無情。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言動受天之氣。而為五官百骸。既具此形貌。則與木石異矣。欲不謂之人。得乎。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此說非吾吾有形貌。則有知識。分別情何得而無。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言情本旨。吾

沈註。人生幾何。所以不死者。日益耳。不益生。而有其身。得安能哉。選字與左傳弗。公懼選之選同。言加罪也。沈註。惜乎道與汝。見天與汝。形不以聰明才辨。為窮理。天性之資。而特以友入。為實。以勝人為名。與天下之辨者。為怪也。悲夫。想充符是言。德充于內。而符見

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益生。本於老子。益生曰祥。謂裨益。於所生之外。而以人為參之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言情欲亦非本有。男女交而人。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選子之形。道與天與。二句見得此形原不易得。乃致不得其用。殊為可惜。此意却在言外。不可草草看過。子以堅白鳴。是益生矣。○全段謂有形而無德。無以為充之符。大有負於此形也。用叶韻。益奇。妙。有得於已之。謂德德積于中。而驗於外。若符契之自合。非形見者。所得與也。有德之人。亦遺其體之可觀。遊其

于外偏借形
者說起以見
形不足以累
一以見全形者
更當奮勉先用
無形而心成句
虛籠起旋轉
到不與物迂鉤
出德字遊心于
德之和影田充
字保始之教撒
出符字皆精語
鍊滿山紅葉幾
於無塵可染若
夫洗之以善而
形骸不知解其
桎梏而條貫始
一俱是德中所

有步武未唱常
和則以才而轉
平德天鬻典天
食則德充而無
用才若不知充
德而徒思益生
則所益者形而
所損者德也其
兀者惡人無服
大瘳相及矣豈
天選其形而使
之受罪哉通篇
細賦風光遠行
近折倘執着刺
水殘山反錯過
真源妙境矣

心於獨尚毋論爲何許人卽刑餘醜厲之徒在世所差
稱駭異者無不可以爲師可以爲友可以爲徒使人樂
與之處而忘其爲形全或反以形全爲不足與也豈有
他謬巧哉亦其心有天遊而不以人之情自累也有德
而無形者尚能如此况有形乎篇中曰無假曰守宗曰
和曰保始曰形骸之內曰尊足者存曰成和之脩皆德
之註脚皆德充之實理段段雖說重德輕形却見得此
形原不易得有人之形便當遊心乎德以期無負於天
與玩未段語惠子意自見游心乎德將奈何卽所謂外

形骸者是也如王駘不過一兀者耳乃與夫子中分其
教惟遊心乎德之和故以彼一知之所知本未肯以物
爲事而物從而最之也非其德之充者有自符乎故自
世眼而論申徒嘉有不可合席於執政鄭子產誠不能
取大於先生自道眼而觀不但無趾之足似未罹乎世
患而夫子之學反若陷乎天刑誠以德之所存在彼而
不在此也是故魯公之信哀駘它也以其才全而德不
形也衛靈之悅闔跂齊桓之悅甕菴也以其德有所長
而形有所忘也聖人於此知所從事矣同者人之形異

大宗師第六
李表一曰大宗師一篇于言方計萬不得了死生三字蓋首言天章末言命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命之所以為者而弗可得也是其所不知者也故曰死生命也其有夜且之常天也真人之真知自天自命而已
知人之必有所待而後定其當否如下副墨之

子諸階級是也
倘所待未定則且誤天為人誤人為天此所以必須真知而後可也
或曰淮南有真人云云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又曰精神之所以登假於道如此註上至於道也
茫註心無思者魂閉而不遊乎物其寢所以無夢形無為者神

莊子內

卷之二

者人之情遊之以天而知約德工不相為用自無有好惡內傷以致益生之擾擾也以視夫外神勞精于堅白者為何如也而後知德貴忘形惟忘形者方能踐形矣此德充符之微意也文之段段盤旋段段換筆神爽語雋味永機新雪藕水桃不許人間彘頤

內篇大宗師第六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天與人相待而成天固自然矣又必以人為合
之而後人事盡而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性之也知天之自天理見故曰至
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知之所不知即下文人之所不得與者知之所知即下文知之能登假於道者謂以我所能知之事而養我所不可知之數始終不輟方為知之盛大處養從容以俟無所作為也
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語通篇之綱
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夫為知之盛必待其終其天年不中道天之後方見得是處今我所待者

莊子內

卷之二 大宗師

三

開而不及于物
其質所以無憂
味而不味于
甘陸註心有靜
躁氣有淺深性
定于內故出入
之息常歸其根
踵即根也玄家
所謂命蒂哇者
吐息謂其言在
喉舌間吞不下
吐不出支吾謂
弄緒註為物抑
挫其氣屈服不
伸繫辭失其守
者其辭屈劉註
息之深者如藏

于足其淺者如
出于喉其氣
海為息之根蒂
天機天然之氣
機即息也
息以踵亦不謂
靜極而深後人
添出許多作用
工夫及失真人
面目
褚註指疑緣誤
狗逐之義存物
論不喜求不緣
道
華乘人助天者
即老子狹其所
是厭其所生求
益於有生之外

莊子內

卷之二

五

不知將來作何結局若必待其事之既定則今尚未定為
天為人皆未可必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不必有所待也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雄成而承窮通不計也
不暮士士事也不謀而聽焉成敗不計也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
也得失不計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危苦不
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此段言其處境之心登假此段言其處境之心登假此段言其處境之心登假
見得透方克有此故曰知之能登假于道也此段言其處境之心登假
謂知其所知惟此而已此句承上起下絕妙此段言其處境之心登假
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眾
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此段言其居身之心寢覺食三句提起歸重其息深深句
言惟其如此所以如此也踵命蒂也又道及眾人形容真

人耆欲之淺意又勢波瀾曲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
折○胎息經伏氣之說本此
死○兩不知字妙甚若云不
死○謠生不惡死便淺索矣其出不誣其入不距條然而往
條然而來而已矣出也入也條然而往來無難
死而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上四
其方生方死之時此四句言其有生之後未死之前也
忘其所始知自未始有始中來也求其所終知其終亦
歸於未始有始而已受而喜之受生以後無戚戚也忘而
復之亦虛其心以待盡也今之求條然者猶落第義不
能與道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道捐道必求益
於有生之外因為以人助天矣二句一串讀上句是以其
知之所知下句是以養其知之所知蓋所知者道也所
不知者天也不捐不助方為是之謂真人此段言其宅心
養法二語是通篇扼要處

莊子內

卷之二

大宗師

五

者也沈註殺物
非為威也生
非為仁也極如
皇極太極之極
言宜于物而物
莫能窺其主宰
也非聖人也心
不怠矣非仁也
容不寂類不類
矣非賢也非特
似之矣不通則
失已則難言宜
物矣無故見及
于人以身如
下八人是也
沈註賢能不失
時稱天稱時非

莊子內

卷之二

無變于己。方是若然者，其心忘。三字是通篇扼要，語俗本作志非也。其容寂
寂靜。其類頽。頽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性情與天
時合也。承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與時合所故聖人之用
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此段以
總頂語。下便層層推出來。由心及身，由身及人。至用兵利
澤，仍如凄然煖然之意。其通時宜物，真人聖人無二道也。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言知有天
時而自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
非役人也。言不能役人。徒受役于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
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

賢也
又曰朋疑明悞
美而不明舍光
匪權也
或曰以下註全
取郭美通雅那
二崔言喜而
不能止也崔猶
催也陳註潘平
齋精于內斃神
于外也與乎利
用于外不蕩于
內也張本喜已
世下三乎字並
作也沈註牙當
作廣或曰世勞
之悞儗辭散之
羨五六也循德

莊子內

卷之二

大宗師

三

適其適者也。狐不借句至此只頂亡身不真二句來。上
忘之非道。見有心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已下極形真
之用。狀義而不朋。言若不足而不承。以謙下人而與乎其
觚而不堅也。與自然貌所守張乎其虛而不華也。張大也
懷而有。兩兩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兩喜貌崔下
實際也。兩兩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也似喜事而
而應之也。濔乎其似世乎。瞽乎其未可制也。濔聚也。容色且
停蓄也。厲乎其似世乎。瞽乎其未可制也。厲醜意若與
而警然。高放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悞乎其言也。連檢括之
之意。緘默深遠而莫測者。實以刑為體。刑者治之體以禮
不識不知而天機自發也。

而行漸臻于大也。與有足者道不虛行。附物始顯也。陳註經中多以山喻道。以丘喻德。真人不勤而人以爲勤。是視万物之衆。疑天地彫斲之勞也。或曰。此有足者。非自然不勞。衆人不知尚以爲勞。于步者好之弗好。指人一指。指真人所守其一也。一。大德教化。其不一也。一小德川流。

沈註。一。無心也。不好惡也。不一。乃感異存。好惡迭異也。死生猶夜且由天而不由人。固物理之常。以明天于衆人。尚生。不已。起下。况其卓乎之意。天愛衆子。况卓者。人附其主。况真宰邪。此一段餘波。正是天人之不期而合于真人者。李註。人特以天爲吾所自出身。猶愛之。况生之

爲翼。禮者。世之自以知爲時。知者。時之動。以禮爲循。德者。依而非我。制。以刑爲體者。縛乎其殺也。雖殺亦寬也。以禮爲翼。我作。所以行於世也。順世之所行。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時至而事起。若不。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得已而應之也。如與有足者行。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所行如此。雖適人之適。亦自適其適而已。何嘗勤而爲之。而人不知真謂其勤行也。此段根其心忘向來。見真人之全體大用。俱非有故其好之也。其弗好之也。其一也。其不一也。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好。心之所用也。真人之所爲真人。既如彼矣。吾知其一也。其不一也。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其心之所用。有一焉。心之所不用。有一焉。其用而

同者有一焉。其用而不同者有一焉。用而同者。循乎自然。所以之天也。用而不同者。因物付物。所以之人也。天人不相勝。猶不偏用也。知天之所爲。是之謂真人。此段承上而物視其所爲。此所謂真知也。是之謂真人。言真人之心之故。根上意。以生下意也。又總結之。死生命也。其有夜且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情實理也。死必至之理。容不得一毫人爲。所謂知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此言當知所養也。卓者。卓立獨存之意。真。卽尊至親。不。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馮以沫。不如可。不圖也。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馮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人不能離於道。猶魚不能離於水。故以魚喻養。與其譽堯而非桀也。

莊子內

大宗師

天

所自出其為父也。卓矣。獨不愛之乎。苟知其卓者而愛之。則生不足計矣。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身猶死之。况其真君者乎。苟知其真者而聽之。則死無足距。明矣。而忘非嘗而化其道。則所以忘死者。亦無不同也。故曰。其一也。其一不也。一也。或曰。淮南昧者作察者。又曰。無所適其。

形矣。一範人之形。而猶喜若人者。于變方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為樂也。可勝計邪。沈註。犯範同人者。方形中之一形。尔。豈獨人形可喜。而方形無可樂邪。出入陰陽。循環於天地之間。物方化。亦與之方化。無極。亦與之無極。此所謂藏天下於天下。無所適聖人之所遊也。物。

不如兩忘而化其道。根上心忘來。相忘纔是。所以夫大塊
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生死原非二理。生者如此。則死者可知。何不可兩忘乎。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遜。喻人之藏身。雖固。猶不免隨其亡。即如吐納按摩。以求延年益壽。亦徒然耳。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遜。是恒物之大情也。有情者。實理之大歸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遜。而皆存。

人之形。若胎卵濕化能飛走者。正復變化無窮。何所往而不可。何所往而不樂哉。此形雖變。而真者未嘗變。所以遊於物之所不得遜也。若佛門輪迴之說。必求証果。反多所執着矣。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天老始終加遊字有間。此不過譽堯非桀。一流人。尚未到兩忘而化於道者。乃人猶欲師效之。而况遊於物之所不得遜。而皆存為萬物之所繫命。而一化之所待成乎。此夫道有情有信。所謂道也。道所以為大宗師也。諸解失之。無為無形。即所謂信而不見。其可傳而不可受。無受之之形。古今傳而受而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有之。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道本在未始有。

莊子因

卷之二 大宗師

三九

之所得透而我皆有神以存其中此以天下之道藏于天下正万物所係對面或曰犯人之形者衆人也方化無極者真人也善少善老者中人也作三等解陸註六極六合下者即風輪持之者陸註繫天地整齊世界也襲取而有之貧母即老子所謂守母食母得道者亦

物之先而能包羅天地萬象也。○到此痛發道之所在。即為物之所不得遜者也。摯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以終古不忒。北斗天之綱維故曰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以立乎北極。禺強北極之神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少廣官名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此段言道之所在凡得之者皆不一至遜于物也。○文之奔放馳驟萬馬辟。司馬云襲入也。入元氣之末。或曰堪坏也。堪坏即地神。易。

不止于此教人不過信手指點耳。才賦于天道成于人各有所長不必定言聞道而不用才也。三十七日九日。蓋所謂聖人之才故能之易也。沈註物朝夕所須朝敬破群迷之暗網飛天光之皎鏡也。見獨不特言益不落擬義斷前際與及際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聖人之道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欲受曰惡。惡句惡可。子非其人也。無聖人之才夫卜梁倚人姓名有聖人之才。無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聞道後用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即有其才。教亦不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不輕日而後能外天下。不知有世界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不知有人事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不知有已身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清旦朝徹而後能見獨。心

莊子內

大宗師

三

諸註人之在世。日與物接。櫻拂其心。眾人則櫻之而亂。聖人則櫻之而寧。千磨百鍊而後成。是知人之所為之功也。

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獨往獨來。不逐世數。遷流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非可易至。即教者亦逐層有序。不敢凌節而施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此解不生不死實義。言生死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櫻寧。為物指不生不死者。於送迎之事。成毀之物。無不順者。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此又解櫻寧實義。言經許多難。既成之後。豈僅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以其無師色若孺子已哉。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日聞諸副墨之子。文字也。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誦之孫聞之瞻明。也。審視也。瞻明聞之聶許。目聶許而心許也。聶許聞之。

或曰通雅。參高也。家曠也。此字兼冷曠之意。人本無有。故以無為首。從此過本。故以生為脊。死則可以坐住。不動。故以死為尻。或曰庚桑楚作以生為體。以死為尻。焦註句贅項椎也。句猶言節也。贅言其形如贅。

需役。行以求之也。需役聞之於謳。歌以樂之也。於謳聞之玄冥。深杳也。玄冥聞之參寥。空廓之內也。參寥聞之疑始。疑其始而未始。立名色。謂道得之。言語文字。而領之以心。會之以神。漸進而深。方是大宗師源頭。此段言下手工夫次序。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指見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不措一語。人。俄而子輿有病。病。子祀往問之。曰。子與。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為此狗狗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離疏段。陰陽之氣。有沴。陰陽之氣。所以造

莊子因

大宗師

三

痛也。推骨二十
四節。拘三。牽曲
之甚。將者。恐自
此更甚也。或曰
通雅。躡躡。正躡
躡字。而人說為
輕聲。如駢先之
音。因別本。又字
極有意義。言前
此者。造化既以
我為入。如今又
將以我為此。拘
也。陸註。是死
生無變于已之
意。前所謂適來
夫子時也。適來
夫子順也。
物。軀殼也。狄氏

致病其心間而無事。絕不躡躡而鑑於井。病中勉行。曰嗟
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自見形而嘆其異。子
祀曰。女惡之乎。因其嘆曰。子何惡。浸假而化。子之左臂
以為雞。子因以求時夜。雞能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為彈。
子因以求鴉。打鳥。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
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車藉輪馬能載物而行。數句皆
言體之分。立義既精。造句尤
幻。且以韻語出之。神妙至此。且夫得者時也。得所當為。乃
失者順也。失所當為。亦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自然
無此古之所謂懸解。懸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病。使不

求解縛之說亦
從此脫化。本或
曰。忘物者解。拘
物者結。懸解與
前篇同意。註非
矣。
陸註。吾又何惡
死以求勝天地。
或曰。淮南子。求
行年五十有四
而病。偃徒。春管
高子。頂。腸。下。迫
願。兩。脾。在。上。燭
管。指。天。註。子。求
楚人也。賜音歇
肝。實也。燭。陰。幸
管。其。象也。燭。管
說。曰。括。據

為。陰。陽。氣。縛。猶。有。物。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即。惡。之。吾
也。與。前。篇。懸。解。取。義。不。同。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即。惡。之。吾
又何惡焉。結。何。惡。句。此。段。在。生。存。體。者。俄。而。子。來。有。病。喘。喘
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犂。往。問。之。曰。叱。句。避。句。無。但
化。斥。其。妻。子。遠。避。不。當。環。泣。以。驚。垂。死。之
人。使。不。得。化。家。禮。氣。絕。乃。哭。即。此。意。倚。其。尸。與。之。語
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
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平。滯。海。曰。鼠。無。肝。字。彙。曰。有
實。無。臂。喻。或。化。為。無。物。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
亦。無。處。也。四。語。三。意。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
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近。猶。速
也。我。則。悍。矣。彼。何。罪。焉。悍。忤。逆。○答。夫。大。塊。載。我。以。形。勞

莊子因

卷之二 大宗師

三

設喻奇絕却惟
樂天知命者纔
說得出強為排
遣者安能如此
直捷痛快
陽曰此意况一
貫引黃蘗語論
之有味文長不
載
撓挑無極即後
面反覆終始不
知端倪之意
或曰在省簡度
之撓以遊無

我以生伏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善順利之意生前如是死後未必不如是
今大冷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
是死後未必不如是
鑄鉞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
欲復為人不可必
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
答復為人所不可必
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
總上奚為
然寐遽然覺。
寐無夢故曰成然覺無知故曰遽然猶生從
無為首者也。
答鼠所處管句
死存亡為一體者二段俱根上人之有所不得與意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相與於無相
與言無
與。相為於無相為。
言無
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遊

端此此文同通
雅撓挑皆僚
僚查僚皆同
轉為寫寤寤皆
編曲一曰纖落
一曰造哥詞也
真與入叶韵絕
于礼字上隨手
加一意字不多
饒舌而本旨已
顯

於物外行相忘以生無所終窮。
相忘即下相忘於道術言
而無迹也。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惟以此為生不知其盡也
桑戶死莫然猶忽然未葬。
尸在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
焉助之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
助之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
戶乎。招其魂而已反其真。
以死為反則以生為喪可知而
我猶為人句。荷。
自歎未能到反真地位以為
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大詭
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
禮字絕方意字絕圓不
意。
說破且付之一笑妙絕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
世無
邪。此人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
無好脩之行
臨尸而歌顏

莊子因

大宗師

三五

內外不相及一語點破後世必欲強三教為一家反為多事與造物者為人與造物者一樣也解作造人便為鄭外生枝或曰淮南慮肝臆遺耳目狃浮遊無方之外不與物相隣擬中徒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

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即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出世法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入世法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友往弔之丘則陋矣不當向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初不死不生之彼以生為附贅懸疣多餘以死為決疖潰癰乃復其舊夫若然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生死後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借而托以為體耳忘其肝膽可捐遺其耳目可棄反覆終始不知端倪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茫然彷彿乎塵垢之外道遙乎無為之業外不入於世俗也無

或曰穿池夫子自道江湖方指三人又曰天下蓋南方有荷人荷子玩琦辨為荷華倚樹之行皆即奇字崎侔即奇耦也沈註人惟

為之業不為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曰哉憤憤心亂貌此言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何故必曰丘天之戮民也方內桎梏不能自脫如受之天雖然吾與汝共之欲從方內而子貢曰敢問其方術也與上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造生也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不待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俗禮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惟相忘雖在方內可以漸也獨遊方外為日崎人者崎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贊其品全段根

莊子內

卷之三 大宗師

三

求簡不得而後
既已簡矣
化為物則形既
化矣若待所不
知亦化則連道
心亦化或曰淮
南有戒形而無
損於心有簡宅
而無耗精誠戒
備也綴宅身也
精神居其宅則
生寓其宅則死
言人虽死精神
終不耗滅故曰
無耗精沈註駭
形二有變化而
可訝且宅且春
所疑之宅通雅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
不哀無是三若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
乎回一怪之虛名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謂
知之惟簡之而不得母喪大倫所夫已有所簡矣但無涕
盛者哀已得其簡之道所以謂之善喪曾點倚門之歌孟孫
便使得原壤登木之歌便使不得此處極有分曉孟孫
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去來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脩
之數就字疑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即篇首
孰字之誤物及理不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知之所
不知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本不
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此頂上進於知句來惟不知
所以為進於知言與萬物同

巨宅神宅也郊
特牲交於巨明
即神明且晨也
舊說為申字之
訛非且宅較夜
墓而亮李本作
但唯乃字因別
本誦如此崔本
作惡疏本乃且
合作宜吾之即
我與我周旋久
寧為我之意不
獨非之彼不知
即代為原諒彼
亦不知也此喻
言人哭亦哭是
率性而為且汝
當境亦然若執

在造化中不知化為何物如既死之人與未死之人彼此
各不相知蓋本有不可知者在也今吾與汝拘於世法猶
夢未覺豈能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居喪之形有巨宅
進於知耶情實也知人之生猶方且孟孫氏特覺人哭亦
而無情死出宅夜必思歸非實死也孟孫氏特覺人哭亦
哭是自其所以行世法乃自行其所以然四句頂
句且也相與吾之耳矣且吾與彼宜相與各庸詎知吾所
謂吾之乎即吾今日所謂吾之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
為魚而沒於淵幻景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連汝今日惟之之言未必不如夢為鳥夢魚安可執造適不
着七句根上夢未始覺句答他善喪無實之說造適不
及笑獻笑不及排造適意之事不及發笑而心已適遇獻
笑之人不及推排而顏已笑情之所至

莊子因

卷之二 大宗師

三五

定不當。是于天
況于淵。是自以
為覺者矣。我則
未敢必也。簡之
而不得。則有笑
排矣。郭註。人適
意則笑。若所語
皆適。則忌適矣。
不及笑矣。即偶
發笑。亦天機之
自推移。非人力
也。不及排矣。安
推移。而此化俱
去。
或曰。意而本燕
名。因亂音轉作
意見。

自致其天。此孟孫
氏人哭亦哭之理。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
物之推排。而併去其化之見。乃入於寥。而不紛。天而不人。
此又因孟孫氏所得而推言之。○此段根上。天
與人不相勝意。詞義曲折奇奧。諸解無一可取。
意而子曰。堯何以資汝。
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
非仁所拘。轉徙。非是非所拘。此大道
也。既無以遊。大道所以言不必來。此意而子曰。雖然吾願
遊於其藩。
外籬足矣。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

言皆可以陶鑄
而復之也。諸解
于下文接不上
整字宜作調治
講。或作蕭彩。何
美之有。
陸註。即老子所
謂生而不有。為
而不恃。長而不
宰之意。
沈註。為仁美而
忘仁美。則真仁
美也。以仁美為

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
既受傷。即藩也。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
亦不得與也。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
失其力。據梁力。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則
人失其本質。况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則
在後受傷者乎。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則
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
此亦非無益也。○黜。許由曰。噫。未可知也。
為汝言其大畧。姑言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
義。整。糞粉也。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
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造物乃遙蕩恣睢。轉徙

生子因

大宗師

三六

美而為之其仁
美小矣為禮樂
而忘禮樂則真
禮樂也。以禮樂
為貴而為之其
禮樂粗矣。仁美
主於及物忘之
猶易禮樂切於
治身忘之為難
至於坐忘則不
覺其有身矣。或
曰天隱子何謂
坐忘。曰遺形忘
我。行道而不見
其形。非坐之美
乎。有見而不行
其見。非忘之美
乎。淮南作洞於

之塗。所謂遊也。此所遊已。其藩已哉。○此段言心之貴忘。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就事言。曰。可
矣。猶未也。第一層。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樂矣。就居心言。曰。可矣。猶未也。第二層。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
何謂也。曰。回坐忘矣。無所不忘。仲尼楚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
墮肢體。離聰明。去離形。去知。同於大通。猶太虛是。○此謂坐
忘。第三層。○上三層以損為益。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同則
為體而不偏着。化則無常也。化則形神俱妙。而不果其
指同於大通言。化則無常也。拘濫指離形去知言。而果其
賢乎。果如是。丘也請從而後也。○此段言
心之忘亦有淺深。

化通洞則無善
也。按善即好也
然則好當誰如
字
宋註子與亦貧
故裹飯不裹糧

大宗師是以大
道為師。舊說渾
指大宗師為道
故不明而多生
異說。入手以知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
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
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趣舉其詩焉。飢不能成聲。子與入曰。
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
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
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此段根上
知來。求其為之。不得。是知之所不知也。而卒歸之命。而安
之。所謂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語意若衰
若樂。怨而不怒。
得風雅之遺矣。
大宗師者。道也。分見於天人之中。而獨存乎死生之外。

莊子內篇大宗師

天知人立為而帶真人真知句作細是脩至德而至道凝者登假千道至不以心捐道乃一線工夫以下觀貼點二層三跌出正是層三翻進正資反資分贊合贊借贊陪贊明贊暗贊潛贊不窮面三各異贊真人所以贊道三即勵入為真人此其環結之微意南伯子葵一段是知

人之所為者子祀子輿一段是知天之所為者子桑戶一段是知人而達于天者孟孫才一段是知天而渾于入者意而一段是虧于天而補以入者顏回一段是階于入而入于天者子輿與子桑友一段是知人知天之是知人知天之是而為真知者脉絡本來井二第以商合控縱出沒奇幻使說

所謂物之所不得邀是也言其所立故曰卓言其所存故曰真言其所歸故曰寥天一。人貴有以得之然欲得之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斯兩忘而化其道以入於不死不生之鄉是人也而天矣夫知之所不知則方生方死之時也而知之所知則有生之後未死之前也思有以養之似矣但以有生之後未死之前而為之必待於方生方死之時而驗之若未至乎其期則天與人之故尚未有定此知之難也乃真人真知無慮此矣真人之處境也其窮通成敗得失安危為事之

變者皆其心之所忘焉此知在而道在故也真人之居身也其寢覺食息為事之常者皆其心之所忘焉蓋天機嗜慾之異乎人如此及進而考其宅心也於方生方死之時無所分焉於既生之後未死之前無所係焉是心也道也天也人也一而已矣真之所以為知所以為養者非以其心之忘哉唯其心忘矣即推而出之由心及身由身及世通時宜物豈有外焉故心之未忘則大業每坐有心之弊而不足稱心之能忘則推行自多兼濟之功而成其美此真人心於世無偏用者其於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十九 大宗師

天於人亦無偏勝矣。真人之為真，知如此。夫然後而死。生之故始可得而詳言也。夫死生猶夜旦，勢所必及，命也。人所不得而主也。此知之所不知也。然知之所知者，則有親於父焉，尊於君焉，卓也，真也。又天所不得而主也。所以貴於養也，而養之又豈有他術哉？仍以其心之忘者用之矣。何也？蓋形生老死，人所同然。雖善於藏者，亦不免於遯。人知人之形，不易得而不知，如人之形者，未有窮，惟藏於物之所不得遯，則無有遯焉者矣。此為之於有生之後，未死之前，而可驗之於方生方死之時。

者也。豈猶善天善老善始善終者，徒以善其形為養哉？若是所謂道也。聖人之遊，以此不惟以道本無遯，亦以得道者不一人。從未始有遯也。然而得此，豈易言哉？女偶之告南伯子葵也。聖人之才，聖人之道，合其用。三日七日九日，立其期。由外天下而及於無古今，是自外引之，使入。由為物而驗之，撻寧是自內推之，使出。則不死不生之道，於副墨洛誦漸求之，而漸遠者，誠哉其得之難也。雖然無難也。子輿之雞彈輪馬，而懸解因之。子來之鼠肝蟲臂，而鑪冶順之。此其得之者也。子反琴張與

造物者爲人而遊於天地之一氣。此其得之者也。孟孫才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此其得之者也。數者皆能以其心之忘而用之矣。以其心之忘而用之者必如意而子之息。照補剗願聞大畧於未忘而求其忘也。必如顏回之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於既忘而求其無不忘也。至子來以天地父母皆不可知而一歸之於命。亦忘之極。則豈非得其所知以養其所不知之意也。邪。真人真知若此而已。此篇爲七篇之歸根結穴。處發性命之源頭。闡脩證之實義。直洩造化之機。以開仙佛之門。

此玉杵之神液。染指間便能羽化者也。若文之波瀾萬頃。百折滌迴。古奧雜竒。輪囷異木。非窺豹者所能測也。

應帝王第七
褚伯秀曰內篇
始於逍遙遊終
以心帝王者學
道之要在反求
諸已無過非樂
然後外觀万物
理無不存物存
而已可忘已忘
而養生之主得
矣養生所以善
已心世所以善
物皆在德以充
之充則万物符
契宗之為師大
宗師之本立矣
措諸治道也何
難內則為聖為

神外則忘帝心
王斯道之所以
歛之一身不為
有餘散之天下
不為不足也
不說明何事下
面着解亦從對
面落筆嵌空玲
瓏之至藏仁要
人是君的根根
亦得人矣有人
則不能合于天
焉馬為牛是民
的氣象陸註非
人天也沈註非
人是入非入斤
二察二行其實
罰也或曰出脫

內篇應帝王第七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疑是問帝王之道或作齊

去。齧缺因躍而大喜悟得所以行以告蒲衣子

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怪其悟有虞氏不及泰氏

氏其猶藏仁以要人用平心為治病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

非人非人欺偽之人虞氏不能超出于泰氏其臥徐徐安

貌其覺于于鈍愚貌也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

人無其名也其知情信情實也情則不

入於非人何嘗不得人總未嘗雜入於欺偽者之中以其

無知也所以非虞氏所及是王倪之不知正所

莊子因

卷之三應帝王

三

此處有非常淡薄的文字，似乎是另一種版本或註釋，內容較為模糊，難以辨認。

出也

吳門官本作以已制經

李註涉海必病

鑿河難成沈註

涉海而鑿河無

成功也

猶言豈治外乎

焦註鳥鼠避患

曾不待教况民

之有知曾不知

二虫而作爲經

度以乱其常性

哉是本郭註

以爲帝王之道矣。○此段言得人之道有意爲之。不若無意爲之也。或曰淮南欲借與聘三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其視曠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人何以語女？其行曠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

日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句。○經常之法。式義理之制度。如三綱五常。皆

所以正人也。病只人孰敢不聽而化諸。人必受治。病只在在。以已出三字。

接輿曰：是欺德也。欺者虛僞不實之謂。○本領既失。其於治天

下也。猶涉海鑿河。勢既不及。而使蚤負山也。力又難勝。○夫聖

人之治也。治外乎。經式義度。不過繩之於外。聖人豈爲此。正而後行。確乎能

其事而已矣。止。各正性命之正。既正之後。而所行自合於法制。確然如素能其事者。原不待繩之於外

也。○駁他以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

已出三字。

陸註鳥鼠尚有

避患之知。而百

姓曾二虫之無

知乎。使百姓有

避患之心。天下

安得而治乎。

知不知二虫也

之下以避薰鑿之患。而曾二虫之無知。若治其外。則民非其性命所安。將視

爲患害。必有避去。如鳥鼠之高飛深穴者。豈君人之知曾

不如鳥鼠而不計及此耶。是欺德之不可治天下如此。○

駁他孰敢不三字。全段言以我強人。不如人之自爲止也。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聖人曰。

請問爲天下。病根在。一爲字。無名人曰。去。斥之也。女鄙人也。何問之

不預也。不預。言無預於已之事。猶言不切也。發問不切。所以謂之鄙人。予方將與造物者

爲人。解見太宗師篇。○是合氣於漠。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

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曠垠之野。厭。足也。莽眇。輕虛貌。六極。六合也。曠垠。曠

蕩也。○是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言道理也。感

遊心於淡。

在子因

應帝王

四二

與天爲徒

或曰厭猶于歲

厭世之厭

崔本帛作爲

林希逸謂誦故

徒之

此即與造物者
易入以內工夫
特天根未明故
重以此詔之

比合也言具此
三者可以忘之
否自聖人算起
來只知香徒質
易者之以技自
累沈註香徒之
治事技工之結
縛
司馬云藉繩也
崔云繫也
緒註繫有萬來

觸動也言汝又何道理以治天下
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
觸動我之心乎所以謂之不預
心於淡無合氣於漠無順物自然
而無容私焉無失其自
而不參而天下治矣
等事初說得最不切繼說得最容易
以私意而天下治矣
奇論異想○此段言無容私心即所
以治天下別無治天下之法也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
敏於向道物徹疏
勇於力行

明物情透徹學道不勸
又且精進不已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問其

可比之明王否
老聃曰是於聖人也
香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香

胥徒易者更番直事技者工技係者居肆省功
且也虎豹
皆瘁形憂心在聖人視所問之人與此等耳

之文來田
致人獵取
獲狙之便
捷
執繫之狗來藉
致人羈縻
如是者

三音天地藉作
狸乃是

可比明王乎
以才勝物而自傷
陽子居蹇然曰敢問明王
之治
知其非而
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
更端問也

已忘其功
化貸萬物而民不恃
貸施也○有莫舉名使物自喜
民忘其化

不能枚舉其為治名目
但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居
使物欣然自得其所固有

化之塗
泯作爲之迹
這等本領原不待勞形怵心以自
傷矣○此段言爲治之神不使人見其所以爲治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
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
旬日若神

旬日若神
一見而決且不爽
鄭人見之皆棄而走
恐被指
定期所以爲神巫

國無不神之矣
○與下文自失而走互映
列子見之而心醉
喜之至欲
傳其術也
歸以告

壺子
列子
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
則又有至焉者矣

不入不恤也
衆雌而無雄壺

莊子因

卷之三 應帝王

四十三

子自喻未曾遇見敵手無礙拿
出本領來列子
何嘗見而得之
也或曰淮南陰
陽交接成和而
万物生焉衆雄
而無雌又何化
之所能造乎
沈註孤雌不卵
徒文非道范註
地文與天壤對
杜樵與杜德對
衡氣之衡又與
杜樵之樵對
雨露也露出不
震故見濕灰露
出不正故見怪

言其更勝○二句乃既
告其事後而誇贊之詞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
而固得道與
既盡也言吾與汝止盡其虛華形貌而未
盡其實落本領汝遂固執以為得道可乎衆
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雌鳥得雄交接其卵始實不然雌
喻人有文無實算不得個道也
而以道與世元必信夫故
○此駁季咸之詞諸解不清
使人得而相汝
仲於外別無權變故呈於色使人得相汝
而中以其售其技
○嘗試與來以子示之
欲既其
此駁列子之詞
嘗試與來以子示之
其實明日列子與
之見壺子
試一
出而謂列子曰噫
傷痛
子之先生死矣弗
活矣
不可
不以旬數矣
定其
吾見怪焉
大異
見濕灰焉
死
尚有或燃之時濕灰則不能所
以為死而弗活之象○相一次
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

沈註地土色
焦註不正崔本
作不止全然列
子作恢然莫勝
作黃朕審作濬
无與親作无親
封哉作封戎
天壤如息壤之
壤一例看明其
為生物之壤而
非復純乎地文
也名之為壤而
不受實之為天
亦不受但見生
机發于踵耳踵
即壤也机即天
也沈註天與地
合即有發生之

子哀其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
地寂然雖有生機之萌而不
動不定若枯槁而無生氣也
是殆見吾杜德機也
杜閉也
與世元之一機也
嘗又與來
既其實
明日乃與之見壺子
試二
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
可救
全然有生矣
必不
吾見其杜樵矣
樵稱鍾喻應物之妙用
也閉藏之中稍露動變
端倪甚有生意所以為有瘳必生之象○相二次不但能
定人生死而且能起死回生行術之人慣有此副自贊話
寫出
列子入以告壺子
前番泣涕此番無喜慰字
壺子
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
遊心於虛猶
問一團生意無名象可指
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善即大易
只有發動之機自下而上
繼善之善

莊子月
卷之三應帝王
四十一

功人間名矣之甫離陰陽而為性始所以為應物者嘗又與來既其實明
事且不交涉而有類生道此不與世尤之又一机也
交涉之端已發下是生二化二
之机
不存只說其條
忽變更若說變
化不測則不待
相第四通而先
逃矣陰陽二氣
迭相消息之机
也或曰淮南聰
明必用必反諸
神謂之太冲沈
註如衡之平不
可謂之昂不可
謂之低觀桓觀
鍾之所盤桓也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老子曰
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合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陰陽二氣
二氣為一氣不相勝也往來有不可執非生死之既平屈伸
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總承上三觀言淵
審舊作潘水之盤旋也觀人魚桓盤桓也机發於踵是觀
桓不震不正是止水不齊是流水故曰此處三焉至此
總收另講一段起下波嘗又與來欲使盡露明日又與之

或謂觀為大魚便與微有生机不相照察如
水之守土也審
之審一定之昂
故謂之淵或曰
觀鐘之制小
魚也觀蓋大小
而用三淵名若
到相完而後論
及則平庸不堪
矣用空洞無物
之象而死轉于
其前弟麗波泥
俱是季咸眼中
看見壺子委蛇
之象或曰博雅
弟說如魏詩言
見壺子試四立未定自失而走無可壺子曰追之必欲
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
伎倆已盡羞見鄭人連忙舍鄭國而他壺子曰鄉吾示之
往踪影俱絕此術士行徑也寫得好笑
以未始出吾宗宗性初也所謂吾與之虛而委蛇與季咸
如太虛寂感順其自然乃不死不生至道此不知其誰何
不與世尤而自無不伸者亦無機之可名也
彼捉摸因以為弟靡類因以為波流蕩漾故逃也無所
相有文無實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諺謂季咸得
領毫末有聞無學可三年不出下手為其妻爨食不如食
人無分別於事無與親與世尤必伸之病矣雕琢復朴去

莊子內

卷之二 應帝王

素莫稱其也。月文以塊然獨以形立。得其質不復知有文。○二紛而封哉。
令靡草故知地返實。類摩道通靈雖處紛紜而內者不出。若有所封一以是終。終身受用不
從人矣。是也。○此句與壺子示人相映。沈註覺忍辱也。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見帝王應
食平等也。無世。不過此法。為下文勝物不傷張本。親因心也。紛紜。一繫封住。反跌
以道與世尤。聰明之總。○無為而無不為。故眾美交集。體盡無窮而遊
夫忘帝王之事。於至虛之中。非禁止之詞也。諸解欠受。欲體而足之則
其大無外而無。無朕。未為之先。體盡天下之。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
所終窮。欲遊心。之後。不過盡其天理之所。亦虛而已。○始終只一。至人之用
于其際。則其小。固有亦不自見。其所得。無為之心。○此段是全篇寶義
無內而無朕兆。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不逆。應體盡無窮而遊無朕
之。能惟其其所。受于天而無有無見得句。故能勝物而不傷。○此段是全篇寶義
得之見。橫于胸臆。留也。

中則虛以忘之。而巳。沈註。惟渾沌故能持之甚善也。夫欲善寬譬誰能看破。然到得鑿窟時。非特後忽不知。即渾沌亦不知也。悲哉。欲實及開。則天良全滅也。忘帝王是言有王者起。即以此心之四問。而四不知。乃無言無為大頭腦。恐落在空際。故取泰氏做箇忘之以

局也。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鑿窟說。是報德妙甚。世人之所以為利者。止所。曰。人皆以爲害也。着眼在此。佛家所謂認賊作子是已。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此段言有為。則傷其初也。帝王所以為治者也。為治而自我為之。不若忘乎為我。以順乎人之自治。是雖為也。而無為。乃無為也。而無不為矣。應者。彼來。而此應之。謂當彼未來之先。與彼既去

莊子內

應帝王

四

天○子○正○而○後○行○則○養○在○我○之○中○和○順○物○無○私○則○任○方○象○之○消○息○立○不○測○而○遊○無○有○便○是○帝○王○之○極○功○學○問○至○此○而○後○可○以○忘○之○也○列○子○一○段○是○立○乎○不○測○的○步○武○無○為○名○尸○一○段○是○遊○於○無○有○的○工○夫○如○此○則○天○下○皆○相○與○於○渾○沌○之○地○而○忘○之○以○天○則○帝○王○之○事○畢○矣○奈○何○安○身○處○世○而

胎○害○哉○分○而○說○之○則○如○斗○里○蟪○蛄○冷○入○耳○總○而○說○之○則○如○幽○淵○泉○鳴○隨○風○斷○絕○非○聽○之○以○氣○無○從○領○賞○其○毫○末

之○後○而○此○仍○立○于○至○虛○之○地○若○未○始○有○攫○也○此○應○帝○王○之○說○也○夫○為○治○者○詎○不○欲○使○天○下○從○我○而○我○有○及○于○天○下○者○哉○乃○使○天○下○從○我○者○則○有○蒲○衣○子○所○謂○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者○焉○彼○經○式○義○度○徒○成○欺○德○耳○無○以○為○也○狂○接○輿○曰○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是○使○天○下○從○我○不○如○使○天○下○自○為○從○矣○使○我○有○及○於○天○下○者○則○有○無○名○人○所○謂○遊○心○於○淡○合○氣○於○漠○者○焉○彼○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徒○為○勞○形○怵○心○耳○無○以○為○也○老○聃○曰○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是○使○我○有○及○於○天○下○不○如○使○我○自○忘○其○為○我

矣○然○則○為○治○之○要○可○推○已○善○哉○壺○子○之○於○季○咸○其○有○得○於○帝○王○之○用○乎○示○以○地○文○示○以○天○壤○示○以○太○冲○莫○勝○而○卒○歸○於○未○始○出○吾○宗○是○此○之○應○者○未○有○窮○而○彼○之○來○者○反○自○廢○也○亦○惟○無○為○之○故○也○且○人○亦○知○無○為○之○為○乎○名○之○尸○謀○之○府○事○之○任○知○之○主○舉○於○是○乎○取○之○故○於○未○為○之○先○體○備○乎○萬○有○而○不○存○其○迹○既○為○之○後○適○合○乎○本○來○而○未○見○有○加○至○人○之○用○心○惟○虛○若○鏡○不○將○不○逆○固○有○善○於○應○者○存○也○其○勝○物○無○傷○豈○顧○問○哉○夫○然○則○不○必○使○天○下○之○從○我○自○無○不○從○者○矣○不○必○使○我○有○及○於○天○下○自○無

莊子因

卷之二

不及者矣。若夫鑿其竅以自傷，是未應物而先敗也。於帝王夫何有？篇中全以問答引証，未方說出本意，作結起伏過脉，迥異常體。顧凱之食糠云：漸入佳境，讀此當作如是觀。

莊子因卷之二終

莊子因卷之二

莊子因卷之二

沈註駢拇足大
指與第二指相
連為一也。枝指
手大指傍枝生
一指而六也。此
皆生而有者。故
曰出於性。然於
同有之德。為修
矣。附生之肉。駢
繫之瘤。皆異形
以後方有。故曰
出於形。然於本
生之性。為侈矣。
駢於明者。亂也。
而離朱則以為
是也。朱註。德猶
言能性。生也。四
非字。不但文法。

莊子因卷之三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外篇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

亦友誼之詞多
方駢枝於五藏
此句衍多方二
字或曰淮南擢
德擢性搖消掉
捐仁義禮樂暴
行越智於天下
以招號名聲於
世註擢取擢縮
也按擢塞形似
義亦而通縮猶
縮屋也呂註擢
德助長也塞性
厭其所生也焦
註竄點竄之竄
增其文句也沈
註敝又作弊註
音屑敝音外

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
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曾史曾參
史鮒也駢於辯者纍瓦結繩
纍瓦結繩言聚無用之語
如瓦之纍如繩之結也
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
也跬半步而行也
形容其勞之意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
天下之至正也此段言仁義本
非道德之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
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
為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
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此段言道德之正
即性命之情性命

用力之貌者註
不及不可從也
敝陸下虎以元
丸誤彼正者
宜照上文作至
正跋當作沈
註本憂言不待
本而自本也本
字疑有誤
人情即上五藏
之情性命之情
謂本來面目也
陸註高目者心
有憂勞不欲瞻
視故半閉其目
則見其睫蒙茸
如蒿也屈折乎
禮樂之文响命

之情各有固然不假於
外之作為所以無憂也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
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斷之則啼一
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
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故意仁
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此段言
仁義所
以非人情者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
以其多憂也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命仁義以慰天
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
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

乎仁義之貌也
 英疏响命猶姬
 撫也削其形則
 亦削其性也或
 曰韓退之所謂
 以煦煦為仁以
 子子為義是也
 陸註縲索之兩
 股者又曰虧則
 削其性矣優其
 德矣既不可虧
 則仁義又奚連
 連乎出遊也又
 曰古而不弊今
 而不新此所謂
 常然也或曰招
 與淮南招義而
 責之招同又

約束不以縲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
 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
 奚連連如膠漆縲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矣
 此段言天下本有常然以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
 仁義用之徒滋其疑擾也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
 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
 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
 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
 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

淮南自三代以
 下者天下未嘗
 安其情性而樂
 其習俗保其修
 命天而不天於
 人者也又曰臧
 穀方言荊淮海
 岱之間宰曰臧
 婢曰獲是當以
 獲音穀又曰問
 訊其罪也陸註
 佛書所謂金屑
 雖貴着之眼中
 何殊沙土蓋天
 下之人殉君子
 之名而為善乃
 至論其極處殘
 生傷性此小人

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
 博塞以遊二人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
 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一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
 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矣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
 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
 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
 間哉
 此段言以身為殉者不同而同歸於傷性且夫屬其
 無異同也則惑於仁義與惑於貨財等耳
 性乎仁義者雖通如魯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

同則又何問取
乎君子小人之
辨而必欲殉其
名也哉甚言其
不可殉外而喪
真也又曰屬性
此段分明指出
已意屬如屬意
之屬言以仁義
為吾性之固有
而屬其性乎仁
義也郭註以此
係彼為屬屬性
於仁狗仁者耳
故不善也不有
之我而屬之於
彼雖通之如彼
而我已喪矣陸

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
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
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聰
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明
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
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
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
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
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

註性者物之所
屬非屬於物者
也而數子皆屬
物非吾所謂臧
也司馬云俞兒
古之善識味者
也焦註淮南子
作史兒尸子曰
膳命兒和之以
薑而為入主上
食陸註苟其聞
見在彼而不在
我是得人之得
適人之適而不
能自得其性命
而適之則距夷
豈有間哉不為
仁義不為淫僻

淫僻之行也。末仍歸道德之意。仁義淫僻。仍當作一串看。
也。通篇以道德為正宗。以仁義為駢附。言本
老。或曰淮南引此文。而曰所謂違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
明以聽則聽。以言則公。以行則從。
天下之至正者。性命之情。而道德是也。乃用之而為仁
義。遂有忘其所始。以成淫僻之行。淫僻者。至正之反也。
故聰者聞此。明者見此。辯者言此。於是有離朱師曠楊
墨與魯史並稱。而各著其所長。總之。其在性命之情。不
過為駢枝之屬耳。夫性命之情。各有固然。自適其適。所
以無憂也。彼仁義則殆不然。仁人憂世之患。其用心也
與。賢貴富之不仁者等。而顧曰。不如此。無以慰天下之

則兩忘矣應洛
僻仁義收朱曰
篇首合說此乃
分說沈一貫曰
夫殉仁義之有
殘生損性固也
顧不知尊性命
徒不死亦何益
天生人之意豈
欲人苟偷視息
如龜雀松異而
已哉若是篇者
吾不敢護莊子
之短而曲為之
解也

莊子因

卷之三

四

心○焉○是○未○審○乎○天○下○有○常○然○無○所○假○於○外○之○故○而○漫○以○
此○贅○疣○乎○道○德○之○間○以○生○其○惑○也○夫○生○其○惑○則○易○其○性○
矣○易○其○性○則○殉○其○身○矣○雖○俗○之○所○謂○殉○者○不○一○途○究○之○
首○陽○東○陵○其○殘○生○傷○性○無○有○一○焉○此○臧○穀○亡○羊○之○謂○也○
夫○然○是○性○與○仁○義○果○不○相○屬○矣○彼○屬○其○性○於○仁○義○如○魯○
史○者○固○自○以○為○臧○而○不○知○臧○於○其○德○任○其○性○命○之○情○始○
得○謂○之○臧○也○聰○者○聞○此○明○者○見○此○自○聞○自○見○不○失○其○性○
命○之○情○所○謂○自○適○其○適○者○也○否○則○失○其○性○矣○淫○僻○之○行○
夷○之○去○跡○何○必○有○間○乎○此○吾○所○以○貴○道○德○而○不○敢○為○於○

道○德○之○外○也○通○篇○一○意○盤○旋○文○情○跌宕○天○際○游○龍○天○矯○
莫○測○

莫... 莊子... 齊人... 魯人... 楚人... 越人... 燕人... 宋人... 衛人... 鄭人... 趙人... 魏人... 齊人... 魯人... 楚人... 越人... 燕人... 宋人... 衛人... 鄭人... 趙人... 魏人...

外篇馬蹄第九

真性二字通篇主腦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

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王者之居也無所用之及至伯樂

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燒以火印烙也剔剪其毛刻削其甲也雜絡同

連之以羈馬絡首曰羈絡足曰馬編之以皂棧槽櫪也馬之死者十二

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之患馬銜日楸

善治填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

直者應繩夫填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

則強為仁義之

呂註乾草飲水則耕織自給之譬也燒剔雜則強為仁義之

外篇馬蹄第九

譬也飢渴馳驟
則折折禮樂之
譬也

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此亦治天下之過。言猶治天下者。過用其情。而傷民性也。而反謂之善治也。此段喻為治者。不得民之常性。不足以為善也。描寫治馬情形。備極逼真。忽插陶匠一段。伴題。便覺文勢紆曲。此有意為文者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皆同此。一而不黨。命曰天放。天放。曠蕩於天然自有之耕織也。中而已。私一無所與也。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填填。遲重也。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水陸之道不通。故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故其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民無機心。不。夫至德之世。國與禽獸居。族與

林註。裝世皆然。故曰同。

萬物並

不知其孰為同類。孰為異類也。

惡乎知

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

或曰。同。何然。無知無欲之貌。

山木篇。同。其無欲。守其意。

疑。註。愈疑。不急。趨。註。即無欲。

也。聲。變。初。章。一音之轉。

仁義。所以維持。道德。也。禮樂。

所以節和性情。也。故。求。所以彰。

五色。六律。所以顯。五聲也。

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此段言仁義本是造作出來。以致道德且滿。皆聖人之作備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

五

卷之三 馬蹄

范註馬之相踈必以足向後故曰分背相踈

介古八父

介如介介獨惡是之介倪睨通

介倪怒視也闢塞也闢扼抵塞

衡扼也驚曼促強之多也

或曰脩飾形體者禮之事也而曰樂者其文成語也與前篇語意小異

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踈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

齊之以月題月題馬額上當而馬知介倪闢扼驚曼詭銜

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介倪猶睨也闢曲也驚抵也

曼突也詭銜吐銜也竊轡齒轡也皆馬之知能至於盜也言馬而不言墮木墮木無知而馬有知也夫赫

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

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鼓

仁義以慰天下之心縣鼓如懸物而使入跂足及之而民乃始踈跂好知

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此段從上文推出

得民之好利皆聖人使之則仁義禮樂方格之曰介

果不足以治天下也文勢疊而非複讀如曼聲

治天下猶治馬也治之而適所以害之伯樂治馬而非

馬之真性也誠無以異於陶匠之治墮木而違墮木之

性也乃世猶各以其善稱豈知善治天下者之所以為

善哉夫善治天下者亦不過使民自得其常性耳同德

天放所以稱至德之世也及聖人為仁為義為禮為樂

而民始非至德之民非民之故異也蓋仁義禮樂原非

常性中之所固有以其廢道德離性情而後為之此工

匠殘樸為器之謂也何疑乎伯樂治馬而馬之知至於

盜聖人治民而民之能歸於利乎則聖人之過無以辭

矣。此篇自首至末，只是一意。其大旨從上篇天下有常，然何生來。莊文之最易讀者，然其中之體物類情筆筆生動，或以為意不多而詞費，疑為擬莊者所作，恐他手未易到此也。

外篇胠篋第十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縻，固扃鑰。

此世俗之所謂知也。胠，開也。凡作文起手最難如此，突

覓其首尾，蘇長公常得此法。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

緘縻扃鑰之不固也。此句警健有力。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

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

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從盜上開闢，馬過忽落正意，下又忽入

引証文之變化莫測。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

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

呂註言世俗所謂聖知者如此，真聖知固不然也。

焦弱侯云十二世有齊國自田敬仲至齊威王十二世也

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田成以私量貸公量。便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竊國之私。後世王莽之金賸。惠卿輩之周禮。皆挾此術。已被莊叟一語道破。此段引田成事作証。留下面餘地。層層說去。此文字波瀾也。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說出至字。左是議論聖人正意。即將上面文法翻跌有致。何以知其然邪。昔者

善人誰得聖人之道而無益。音義淮南子曰。其弘鉞裂而死。或曰淮南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而為害者善楚宣王朝諸侯會恭公後至而酒薄楚怒而伐之。梁惠王欲擊趙而長楚援故來其不及援也。而圍趙許慎淮南子註此異

龍逢斬。比干剖。萇弘施。子胥靡。靡。施也。裂也。靡。爛也。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四子有聖知其為身之絨膝肩鑄。可謂固矣。乃不足防盜。反以招盜。誠哉聖知之不足恃也。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善人承上龍逢四子來。但世之為四子者少。為跖者多。故利害之數者不敵也。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招擊聖人。縱舍

或曰高誘註虛無水也夷實滿也前一喻尚是聖人連累大盜是一喻竟說大盜是聖人化身矣愈中愈奇或曰盜匪滿大盜者為諸侯二三之門後士存焉又或曰淮南大家攻小國則為暴大國并小國則為賢逐隨也楊本之而據其國也陸註大盜既竊聖人之法以

得國則人人逐于得國之利而爭相盜竊宋註逐於大盜至利者甘字衍文或曰鄒析子作遂於大盜霸諸侯司馬云擄持亦反投奔之也陸註魚利悉絕聖弃知義本於老子又曰不貴難得之貨此段分明是老子疏註呂註絕奔者非滅奔之也不以生於心而已摘毀者非出奔

莊子曰

卷之三

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狠手殺手取古人之法而痛詆之凡於髮指眦裂吾不知其胸中有何憤懣竟至於斯切勿與韓退之見之便以常理較量全不體其立言之意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法立一弊生到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此真屬無可奈何

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益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引此語見得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意彼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言此大盜非賞罰所能勸禁皆由聖人利而使之故聖知者不可以明示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擄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殫殘盡去也論議論道也此言過亂擄亂六律鑠絕竽瑟鑠絕焚而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

莊子曰

卷之三

七

之也。不以貴之心也。焚破者非燒碎之也。以信示之則民朴鄙而符至非所恃也。指折者非果指折之也。以公平之則民不幸而斗衡非所恃也。塞耳膠目欲反所及視也。我反所及視則天下令其聰明彼外立其德而論亂六下者則非含其聰明知德而反於性命之情者。法之所無

且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擣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擣折其指也。多着大巧若拙四字。便覺文勢不排。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仍是上句文法顛倒。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鏖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燭火也。法之所無用。言於治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

用也。此軒轅氏別是一君。非軒轅黃帝也。或曰部析子。栗陸氏殺東里子。殺殺龍逢。羸音盈。夷也。李云。免網曰畢。鱗魚網也。音義漸毒漸漬之毒。或曰。漸。漸同音。子。閉一而告二。謂之噴噴。噴。噴。通乃像言之聲。徐無鬼。備韻滑。有火古今不代。註升降上下而。頤也。流動旋轉。

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鷄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自結繩至此。語本老子。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好知以知謀相尚也。相尚則高下相傾。長短相形。而天下日多事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有柄之網曰畢。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鈞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削格木柵也。捕兔鹿者用之。豈

法筵

而滑也。此此為詳。解垢林註。隔角也。非也。天地篇。使喫詐素而不得也。喫口解反。據此。解垢喫。說古字相通。又按。通近。傳解說之貌。淮南行所不得已之事。而不解。其耳。此亦一說。安。李。云。猶。按。草。茂。貌。左。傳。原。田。每。分。竹。音。佩。同。馬。云。薄。食。也。舉。其。甚。微。音。而。言。則。餘。亦。緊。可。

莊子因

卷之三

衆之知多。鳥昏謂之。雞。兔。昏。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頡滑。不正之語。解垢。詭曲之辭。此段備言好知之生亂也。機心生而機事起。機事起而機禍深。鳥魚人獸。其亂一也。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此又推原天下大亂之由也。天下之所以大亂者。蓋求其所不知。以異於人。而不知求其所已。知有本體之自同也。皆知非人之所不能。而不知已之所已能者。亦未為是也。此亂之所由生也。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燬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與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喘與。微息而動之物。蝸牛之屬也。肖翹。輕飛之物。蝶蛾之屬也。此段言乖戾之氣。感召如此。實

知矣。種種朴也。今吳楚諺言朴實者。謂之種種。打種。種。即是意也。厚。郭註。作以已。論入。蓋承其所。有。賢者。意。承。或。訓。作。多。言。承。俗。惑。于。辯。意。求。要。知。悅。字。是。承。上。誠。好。知。來。則。厚。厚。宜。作。多。智。意。講。為。安。且。此。格。淡。無。為。四。字。相。反。通。通。通。通。筋。節。俱。有。關。照。也。

有此理。其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若夫倒鎖。一。句。造。應。上。面。至。德。之。世。作。法。甚。奇。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厚。厚。之意。厚。厚。已。亂。天下矣。種種。淳厚也。後役。有。為。人。也。厚。厚。多。言。者。也。已。亂。天下。要。說。得。緊。一。層。言。有。悅。之。意。便。足。亂。天下。而。有。餘。也。世俗所稱治天下之法。莫聖知若矣。乃聖知所以治天下。而亦所以亂天下。夫以其備盜者無一。而非資盜者也。由成子之竊齊國。即以齊國之法。守其盜賊之身。此巨盜負。置。揭。篋。擔。囊。之。類。也。聖知之不足恃如此。豈矯語歟。蓋聖知之法。聖人舍此。無以為聖。而大盜舍此。即

莊子因 卷之三 十一

由疑至誤

無以為盜。若以聖人止盜是利盜也。此聖人所無。如
 何也。誠欲無利盜乎。計非絕聖棄知不可。聰明功德在
 天下之自有。而不使魯史楊墨師曠僑朱有獨立之名
 焉。此至德之世。所由老死不相往來者。非以此邪。迨至
 三代以下。而人乃以賢者相傾矣。延頸舉踵。羸糧而趨。
 彼何為者。邪。好知之過。誰厲之階。夫使民求奇務異。以
 尊耳目之所不及。鮮有不相率而為偽者。此亂之道也。
 鳥亂於上。魚亂於水。獸亂於澤。俗惑於辯。其致耳然。
 其為好知之故者。何也。求乎外之異。而忘乎內之同。備

乎人之責。而矜乎已之用。是以前於亂而不知。天地萬
 物皆失其性。舉以此矣。夫所舍如彼也。而所悅如此。則
 嗔嗔之意已非恬淡無為之風。治天下者。其即所以亂
 天下哉。此篇亦與上篇意同。但此更覺痛發憤世嫉邪
 幾於已甚矣。其文情飛舞奇致橫生。林疑獨以篇中有
 十二世有齊國等語。以為西漢之文。然西漢有此汪洋
 氣局。恐無此精鑿議論也。

外篇在宥第十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滯其性也者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滯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怵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怵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無之性中原無苦樂有苦樂皆為滯其性也性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喜怒等語根上樂苦來萬物負陰抱陽冲氣為和所以與天地通也

郭註宥使自在

則治治之則亂

也

沈註在者存而

不擾之謂

猶言豈用治天

下者哉

毗偏附也

或曰淮南喜怒

者道之邪也憂

悲者德之失也

人大怒破陰大

喜墜陽

喬詰卓驚矯拂

恃戾之意或曰

荀子橋泄即矯

外篇在宥第十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滯其性

也者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滯其性不遷其

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

其性是不怵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

是不愉也夫不怵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

下無之性中原無苦樂有苦樂皆為滯其性也性人大喜

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

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喜怒等語根上樂苦來萬物負陰抱陽冲氣為和所以與天地通也

誰也。驕嫗之義。有樂必至。太喜而毗於陽。有苦必至。太怒而毗於陰。陰陽此喬詰頗同。并毗。則天地之氣不和。反傷入之形矣。是自人致之者。亦相於技也。如投壺角射之類。相動入。相於藝也。如輪巧離明。相於疵也。使人掩過飾非。鬱卷如拘儒墨守。僉囊如喜事更張。諸註增韻以俸攘之。揆附釋字條引莊子註。又賈誼傳國制僉攘上音倉。下女庚切。亂也。鬱卷謂拘束於禮樂。

自三代以下者。句。句。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夫天下有盜跖魯史。非天下之幸也。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故有善有惡。治天下者。賞善而罰惡。日不服給。而惟賞罰之為。則人亦惟奔走於賞罰之不遑而已。性命愈不得而安也。何暇二字妙。而且說明

仁義僉攘。謂馳驟其聰明聖知。沈註。過而不留。尚嫌其多事也。而又珍之重之。非不戒不敢受。非跪坐不敢進。歎播之於詩。歌。循舞而薦之。於清廟明堂。其愛芻狗而惜遠廬如此。或曰。淮南取成之迹。相共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王弼曰。無以易其身也。

邪是滯於色也。說聰邪是滯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滯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病痛在一。可存可下之意。相助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鬱卷僉囊而亂天下也。入者皆人不安其性命之情。所以有此鬱卷。不申舒之狀。僉囊猶揜揜也。兩意雙發。雙敲。如手舞雙劍。遍體繞匝。異光迸射。蘇長公慣熟此法。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舞之。吾若是何哉。迂儒剽竊。不得其要。其一段尊信古人。糟魄處。如狂如海。可

故曰貴也。如此乃可以托天下。或曰：與荀子心利之有天上同。句法沈註：貴愛其身，甚於天下，而不敢以輕試之。五藏所以藏貌，言視聽思入身之五行也。居如尸之不動，見如神龍之不可測。沈註：神順物而自動，大隨理自行。炊累，重蓋也。刀物自就，順物而。非我孰陶之也。

故曰貴也。如此乃可以托天下。或曰：與荀子心利之有天上同。句法沈註：貴愛其身，甚於天下，而不敢以輕試之。五藏所以藏貌，言視聽思入身之五行也。居如尸之不動，見如神龍之不可測。沈註：神順物而自動，大隨理自行。炊累，重蓋也。刀物自就，順物而。非我孰陶之也。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亦可以寄託於其身，以安其性命之情也。四句出老子。
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炊累，謂萬物皆圍吾生育之中。如炊氣積累而熟。吾又何暇治天下哉？何暇二字，應上何暇句。呼應絕佳。得失判然。一篇大家諸篇可束置高閣矣。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

應不開治天下。收或曰：淮南古之真人立和天地之本，抱德煬和而万物雜累焉。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人心好高，若一人欲臧則人人樂居其臧之名，以故有善否相非，諸弊而大德不同矣。諸解于上下文，文理會上下囚殺上既不得，下又不甘，或囚苦以為通。

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剡彫琢其熱，隳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儕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人心或為人所排，則失志銷魂而下。或進之，則奮高望遠而上。上下無常，或係縛如囚，或構間如殺。方其囚也，若處子綽約而柔服乎剛強，及其殺也，若刀劍廉利。剡割可以彫琢者，隳火喻其燥，凝冰喻其堅，俛仰四海喻其速，淵靜縣天喻其動靜之各殊，而總以儕驕不可係斷之。此人心所以不可撓也。可作一部西遊記讀。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頓句，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

在宥之章 在宥

細玩遂直致也。此段正是煉粗堯舜工夫或扯作坎離交媾非是手探月窟足蹠天根到頭來總是公性知天天地陰陽各足其事與汝無干物將自壯万物自然遂長也。翼註李淳風云千二百歲謂之大魁一曰陰陽之小紀此化彼育此長彼消皆之道何道即天道而已。

莊子因卷之三
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然道有陰陽不可不知也。吾為汝遂於大明之赫赫發乎地。吾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則見至陰其肅肅乎。而至彼至陰之原。則陰主靜。陽主動。而天地有官矣。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而陰陽有藏矣。此即坎離交媾之說。然惟慎守汝身如慎內閉外等語。則吾身之藥物將我守其和。而處其和。天者先也。和即遊心。此言下手工夫。我守其和。而處其和。天者先于德之和也。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此言正

此言正答所以

蘇子瞻曰。皇精也。王粗也。羅註生而上見日月之光。死而下為土矣。不得道而下為生。則與百物無異矣。當向也。緡同。緡向我道而緡。延我道而昏。憤皆所難免。惟得吾道而後能免也。我獨存乎。我之道存也。雲將喻欲施膏。尺遭鴻蒙。遇元氣和調。兩方為有益也。

長生之意。彼其物者。指道而言也。蓋道超形器。而獨存。不受變滅。世人不知。以為此生有涯。皆不知道者也。得道者。為皇。為王。以其神明之用不測也。失道者。見光。為土。以其形不出於照。臨覆載之間而已。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百昌百物也。生土反將去女。入無窮遊。無極。與日月天地同為不朽。曰門曰野。皆道之所在也。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當我而來者。吾不知其來。遠我而去者。吾不知其去。人盡死而我獨存。三句總形容長生之意。通段言治天下為殘。治身為質。根上貴愛其身。向來未有全治身。而能治天下者。也。語語俱為內丹之秘。讀此羅註緡于絲之合也。其合緡言仙境之義。若緡之合。而不可離。子塵則諸道書無遺蘊矣。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

莊子因

卷之三

在宥

雲本隨氣行止

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雲將雲也。扶搖風也。鴻蒙氣也。倘然。自失之貌。贊然。拱立之貌。

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吁者。不

多此。一問也。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

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鴻蒙拊

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所問。與黃帝問同。鴻蒙答以兩弗知。其義已畢。

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

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天。稱鴻蒙之詞也。再拜稽首。願聞於鴻

朱註。浮游猖狂。猶曰飄搖。指神也。即鴻蒙意。

遊至鞅掌之時。但見物皆無妄而已。

或曰。淮南作翹。翹不知所往。

放。依歸之意。

免死狐悲之句。無此語妙。

毒害也。問奈何。則害矣。僊。軒。攀之意。滯矣。是。鴻蒙欲去。非教。

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

無妄。朕又何知。此猶上吾弗知之義。弗知所以為真知也。猖狂。放佚貌。鞅掌者。外勞而心逸。如庚桑楚所謂鞅掌之為使是也。遊。即上文之遊。言我之遊。拊脾。雀躍。惟鞅掌以觀化。舉目。問皆真機。自動而已。此外無有。

也。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

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言我亦知猖狂自便。但民

不得已也。今既為民所放。效矣。願聞一言。亦非得已也。不得已。三字。應上不得已。而臨泣。天下句。

鴻蒙曰。亂天下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

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此段與廣成子所答亦同。言天地萬物之

不得其所。皆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僊

者。擾擾以致之耳。

在者

雲將歸也
 意心養之如中
 心養之養與
 毒哉一蒼同意
 言使我心憂也
 沈註治人之術
 在自養其心尔
 徒但也滓溟自
 然之氣
 収捨至此是無
 為絕頂工夫
 不知不離即歸
 二渾忘氣象
 或曰芸二葉盛
 竟

僊乎歸矣。仙仙猶翦翦也。毒害也。言所以為害者。蓋此仙
 有教其歸根。仙之心乎。歸矣。言不必更問。便當歸去也。暗暗
 反本之意。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
 汝徒。絕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
 大同乎滓溟。言以心養汝徒衆。不必作為。以俟物之自化。
 聰明倫類也。與物相忘。則不生分別之見。大解心釋神莫
 同乎滓溟者。總歸於無氣之始。無極之先也。解心釋神莫
 然無魂。解其心之所係。釋其神之所抱。莫然者。坐忘之象。
 極者。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
 不離者。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關其情。物故自生。
 萬物云云以下。言物自化也。各復其根。是安其性命之情。
 也。各復其根。而不知。連安其性命。亦不知誰為之者。渾渾

沈註有所聞于
 此而不能自信
 必因衆皆是之
 而後自信。然則
 其才之出衆人
 之下明矣。才出
 人下。而欲謀人
 之國。是見前人
 之利。不見其患
 也。一擲不勝。而
 万瓦解矣。
 不可以物。而
 不物。不可以三

沌沌二句。以不知故能復根也。若知此是復根。則此心又
 着於知。遂不在於根了。故物本無名。何待於問。物本無情。
 何待於關。物之
 自生不可強耳。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
 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通段言治天下者。以無為
 即應帝王篇。所謂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
 而無容私之註脚也。柳子厚郭橐駝傳。議論本此。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
 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夫以出乎衆
 為心者。曷常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
 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
 人之國。僥倖也。幾乎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

字作雖未經意
講陸註連用二
物字上虛下實
物二謂能主張
綱維乎是物也
或曰淮南物二
者以乎万物之
中註物二者造
万物者也
正解不必喜同
前只破其喜同
也
褚註挈汝適復
之撓一旬欠
明暢蓋味老子
孰能安以久動
之徐生意同
為天下配即道

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此段從上大同句生來。見世俗之人不能大同。輒思以己服人。故有異同之見。竟究不能勝人。徒以人之國僥倖。未有不喪人之國者。此等人之議論。有土者所不當存也。文情繚繞。綽約。別致。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人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此又根上出。乎眾為心。不能出乎眾之意。言有國者。必有。不為物用。處方能用物。不為物用。乃自己有个大本領。如下文所云者。明乎此。則不特治天下而已。將提挈陰陽。主宰造化。出入六合而遊乎九州。元神默運。獨往獨來。至無也。而實至有也。看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如輻輳。轉折變化。莫測其端。

不溢于物之意
行乎無方行所
無事也。撓如撓
万物者莫疾乎
風之撓。言因物
之所能動者而
動之。
褚註頌論猶譏
論即老子孔容
之德。惟道之從
第以形軀論之
則固大同于物
而為天地之友
矣。
賤而不可不任
以下俱開卷觀
有者昔之君子
然無甚精微

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大人立教。自處於虛。因物順應。處乎無響。寂以待感也。行乎無方。因人變化也。挈汝適。携天下而適道也。復來也。之往也。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其往來自如。撓挑無極也。出入無旁。獨往獨來。無所依傍也。與日無始。則無所窮極。可知矣。蓋大人之教。挈天下而遊於大道之中。如此。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夫大獨有如此。若頌論其形軀。則又與眾無異也。此所謂合乎大同也。既曰大同。無以有己。焉能獨有其哉。故見有者。為三王之徒。昔之君子也。若見無者。則非提挈。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

老子

卷之三 在者

三

言與天地並首
節俱有訓詁氣

薄說作迫
沈註當作積於
變而不薄

或曰不明於道
者下脫一句上

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此言中之有為也。楊子雲法言多學此句法。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此言有為而仍歸於無為也。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上二句見不得不為。下二句見不可不無為。頂上二節生來道字。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夫有為無為皆道也。不通於道。

文可例推

是不明於有為無為之故。悲夫。與上文悲夫有土句相應。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承上指出從有為無為分別。主為本。臣為輔。一人一事皆有不必作君臣看。天下之不治也。以有治天下者也。有治天下則不能無為。不能無為。或使天下之為樂為苦。皆性命之情所不受。治術雖多。徒滋亂耳。何者。以其撻人心也。夫天下之為苦為樂。而大喜大怒所從出也。毗陽毗陰之故。而四時寒暑皆失其常。使天下囂然淫其性。以遷其德。始有

善惡之行。是自天下致之者。而卒自天下受之。故盜跖
魯史之徒。皆非治世所宜有也。乃治天下者。猶分其善
惡而從事於賞罰焉。其欲人之安乎性命。亦已難矣。况
復重以聰明仁義禮樂聖知行於其間哉。不知此八者
之在天下。固無益而有害也。乃惑之而不解爲之。而日
甚。此世俗之見固然。非所論於君子矣。君子者。以無爲
安其性命者也。貴愛其身。所以寄托天下。於以觀物之
自化焉。誠有見乎人心有不可撓者也。試徵之古帝王
乎。古帝王之撓人心也。以仁義開其端。以是非分其際。

以刑罰繼其後。其治天下也。卒以亂天下也。其效可觀
矣。乃儒墨尚思所以救之。亦試問其致此者。誰實爲之
乎。絕聖弃知。老聃所謂天下治者。亦有見乎此矣。然非
自天下而始也。廣成子之告黃帝也。曰。慎身壯物。守一
處和。其所謂不族而雨。不黃而落。光之益荒。心之翦翦
者。所不計也。以無爲自安其性命。而不以撓夫心。是貴
愛其身之說矣。然非自吾身而止也。鴻蒙之告雲將也。
曰。心養大同。復根不知。其所謂佐天弗成。鳥皆夜鳴。災
及草木。禍及昆蟲者。皆無慮也。以無爲安人之性命。而

不以撓夫人之心。是萬物吹累之說矣。君子之在宥天
下如此。豈世俗所能測哉。夫世俗之言治也。斤斤於人
己之間。而介介於異同之辯。惟求有以勝乎物。究未有
不爲物所勝者。蓋不知物物者。必有不物於物者。存所
謂獨有也。大人之教。不然。因物而應。無或私焉。雖獨有
也。亦卒歸於覩無矣。顧有無之間。亦豈有二用者哉。無
爲而有不得。不爲斯爲之矣。有爲而究不見其爲。又若
未嘗爲之矣。是道則然也。惟道有天有人。因而有主有
臣。察乎此。而知所尚。必以無爲爲貴。其於天下之治也。

夫何有。此篇以無爲二字作線。言性命言人心。皆見其
不得不無爲處。未反覆辨論。見無爲中之所爲。不相妨
碍。與一味幻空斷滅者不同。參之論語無爲而治一章。
主意無甚差別。此莊叟實落經濟。可與吾儒相通者也。
文之段落變化。頓挫聳秀。議論奇橫。理窟精深。筆底烟
霞。胸中造化。非讀萬卷者。不敢仰視。

莊子因

卷之三

此皆從道之自然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

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四句總承上道德二字而分別言之德者性命

之正故通於天地道者當然之理故行乎萬物由道而行

之為上之所以治人者則事也人之所以成能者則技也

此中自有形上形下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

於道道兼於天五句又承上分別之言而合言之見道器

義之所必行義為德之所必施德為道之所必具道為天之所必合兼者合而一之謂

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

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結上無為法天之

無心得無心於必得也意一者道而已矣

鬼神猶服而况人乎

通于天則無所不兼矣

或曰天道篇一心定而万物服

此此句法同

又曰鸞冠子不要元法不可以

割心體註割猶

之而合乎道無為言之而通乎

德又曰事心又見人間世篇一

說事當作為以音近誤朱註華

心敬奉天君而不違也事心

之大不以小待其心也為万物

逝即華心之大之功效朱註頭

則明三字衍或曰註文誤入

明字與韜字相反既明則不能

万物一府死生同狀一府同狀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

剝心焉剝心去其私以入於自然也用字新闢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

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

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

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

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明此十德天下無遺理故藏乎心者大而

不窮為萬物所歸往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

貨財不近富貴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

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

合解大字道無所不富非指指金石也只是隨便指點一件以見宋然不動感而遂通之意

府。死生同狀。言君子既備此德則內重而外自見其輕矣。顯則明三字應從范氏連下文讀。言當其顯時則知萬物一府死生同狀也。於義頗優。諸解附會。

或曰淮南金石有聲非叩弗鳴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溲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

聖人內藏不為物先唱率來而制物至而應

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淵乎二句亦從金石上看出喻其寂

又曰耻通於華

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存形窮

又曰晏然體遊

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

又曰素位而行也誠則無不明矣採之感之

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王德之人任素而往非好通於事也第立其本然之體因有清明在

也窮生其六

也。其心之或出而應物者由有物採之非先物而唱也何

不能有生無形

其形窮其生立其德明其道以成王德之人而已乃無心

無以立德明道

強於物也此王德之人有如此也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

矣惟立本原之

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

則道明而應愈

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

廣矣若此者心

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然所以立其本原而知通於神者何也蓋本無

俱不能復故形

形無聲無可視聽也但不可視之中有可獨見不可聽之

非道不生四句

中。有可獨聞故雖深而莫測而物物皆能順應雖神而無

承立之本原三

方。而處處發見精光其接於物也若無所有而採取皆能

句來蕩乎至

所。其求不時騁出而左右皆能逢其原大小長短修遠無

心之出二句來

之語不可多得。或曰淮南文子皆作冥之中獨見曉焉宋莫之中無有眼耳林講修遠修遠之說以淮南此意而曰大修短愛其具據此等本亦四字誤誤入為字

德者邪一句夾
關以故註家自
迷五色不復能
實申血脈神見
曉焉見人曉得
此道獨聞和聖
聞人和我聖能
物焉淵了聖聖
無適不然能能
精焉謬了身清
無所差謬也供
其求索而能感
也或曰淮南獨
見者見人所不
見也喻心好高
明而失其玄妙
之理也三人皆
索之于形似之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
珠赤水極南崑崙四海之中最高又曰南望還歸則趨高好明不知止之喻所以失其位珠也位者幽深莫測不可色象之名珠者體圓而光轉動不滯深藏淵海之寶釋氏謂黍米以擬比性靈也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契詬索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知思惟也離朱三者皆足以蔽真性故愈求愈遠象則非無罔則非有非有非無不繳不昧此位珠之所以得也知明言皆曰索而象罔不言索以通雅誤訛條下升應謂希子誤詢本誤作誤詢實生甫美語區節皆按說文有誤語語誤音辨及契古通則加致音後高僧言可證索古韻與契失語之通稱也此字古無用者惟見在子師氏以莊誤誤其其為一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配天為天子也吾

莊子因 卷之三

際故不能得象
罔則并形似而
指之故得也或
曰淮南作使象
朱捷刺索之而
不能得之也於
是使忽悅而後
得之註捷刺疾
利搏善捨於物
忽悅善忘之人
田生由此而生
也無天承以入
受天承音義凡
言方且者言方
將有所為也
本身而異形承
其性過入來言
知有己身而不

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坡乎天下坡及同言為天下危也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給供應數類冗入承上二句而言也而又乃以人受天謂用知以求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彼審乎用知以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之配天乎頓句擲地作聲彼且乘人而無天乘其有為之迹以臨民使人失其自然之性方且本身而異形肝膽楚越也方且尊知而火馳機謀急也方且為緒使後於事也方且為物絃礙於物也方且四顧而物應物未也我方且應眾宜我未能忘物也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與物化而遷未始有恒則失其本然之我也疊句參差歷亂如疾風捲簾天花飛落令讀者心目俱眩與九方歎相摶一

莊子內 卷之三 天地

能同形于物也
志眾宜以上五
句承給教以敏
來未始有恒承
聰明敏知來言
逐物而不能守
一也眾父喻君
眾父父喻君之
師言人可以為
眾父則不可以
為眾父父明潔
缺不可為眾父
父而可以為眾
父也諸辭全未
理會雖然一轉
治亂之率治亦
由他起亂亦由
他起北面南面

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言族聚者必尊於祖可以
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眾父父祖也老子云無名天
祖也母即父也言缺置之有無名相之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始即
中其才亦可以首出然而去道遠矣治亂之率也北面
之禍也南面之賊也以有為治天下適所以亂之為君為
不足以及治天下也臣俱不免於禍害而已此言用知者
而又揚揚而有抑變化之法盡於此矣沈法係眾父也帝天下眾父也與眾父類聖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知教賢是聖知北面之禮也
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
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
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

不可為臣不可
為君也細看此
篇光景方量所
至不過如說死
新論之間多懼
句難解豈憂復
飯吃乎豈家進
乎無味
三患即多懼多
事多辱也若以
何辱句在下為
嫌則行文固不
如是之板也

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
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夫聖人鶉居而鷩食鳥行而無彰鶉不擇居鷩仰毋哺鳥
心自然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間干
之意歲厭世去而上僂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
或解水火風三二患病身常無殃俱用叶韻則何辱之有封人去
災恐未必然語韻絕
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封人教堯處三物之中而
無着落其詞頗近時能脫然無累者
趨疑非莊叟真筆也此段義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

或曰呂氏春秋無慮吾農事協而擾遂不顧註慮猶亂也協和悅也落猶廢通雅但三星映邑之音同義則為行兒勇兒無名則并無二亦無之矣

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他他乎耕而不顧○莊之所以稱者以其奇宕之氣雋永之理千古常新愈熟愈好也如此淺率直遂其何以為壯乎噫好事者為之也○泰初造化之始初也無無者連無之字亦無處安着也無名者即老子所謂無名天一之所起○無中生有一而未形雖有必本物地之始也

分出陰陽五行因此物無間斷也或曰曹或作流二句言在地成形

万物一體即鷄君數食之意

得以生謂之德此簡未形之理物不得不可以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至於未形者有分陰陽闔闔往來不窮且然無間是則天之所以為命也詩云惟天之命留動而生物造化之道動則鼓萬物之出於穆不已同此留動而生物造化之道動則鼓萬物之出於穆不已同此物成生理謂之形物既生矣而造化之生理隨物而各成而不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有形矣必有形形者謂之性以上言天道從內而之外有如此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故修性者貴反於德德者即物得以生者也者同乃虛虛乃大同乃虛者神返於虛也虛乃大言虛則也其至德合象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然有心於同終非無如此

天地

縉二久也

朱註仲尼以為

放言為治因革
不苟如辯者分
析堅白同異昭
然不隱
縣平聲

留郭本作狸

或曰若字斷說
汝也能食能行

莊子因

卷之三

如鳥之合喙而鳴喙鳴而合不其合縉縉若愚若昏是謂
知所以然而然乃與天地合德其合縉縉然若愚若昏如鳥則
玄德同乎大順謂之依德而同於大順矣大順者順其自
然而不以己私與之也而已
上言人之道由外而入內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不可然不然辯者

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相放效法成規也可不可四句作
一氣讀言於治道之中有可與不

可有然與不然辨別明白即如今日辯者之言有云離堅
白若縣寓者蓋言之析義之精也離析堅白而懸之字宜
明之至也此當時辯士之成語諸解失之若是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
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援狙之便自山林來
成思被繫而愁思也自山林來為人所捕而出山丘予告
林也喻勞心怵形不能自適其適之意餘見內篇

不思想不聞道

陸註眾者凡民
也能辨形而俱
存則是所謂形
體保神者也
俱是人所管不
來的人有所宜
治者而非如辯
者之言也

陸註所以則因
乎天者也動止
廢起則因乎物
者也非其所以
者與人同而其
所以者獨與人
異入於天者譬
猶善泗忘于淵
而斥能入於淵

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若此而凡有首有趾無心

無耳者眾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有首有趾
具體而人

也無心無耳無知無聞也眾多也無形無狀道也盡

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言有形者皆
非所獨得也

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

入於天有自治者在人當因之而已忘乎物又忘乎物所
從出之天則忘之至矣此所謂忘已也入于天者

與天為一也筆乘無心無形無耳無知無聞矣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舉而忘無
之則汝之聽與言將矣施乎然吾所謂忘無者非動止死生廢起皆與人異也人動止廢起吾亦動
止廢起而卒不得忘已之故也

將聞菟見季徹曰魯君謂菟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

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嘗薦試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

天地

三

也
通雅局二噫二
也聲欲出口也
噫二噤二之聲

視許逆反

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
局局笑不
出聲貌。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
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物
將往投迹者衆。帝王之德貴無為而賤有為。以若所為猶
人之高其觀臺多其景物以示於人。人皆
悅之往之投迹者衆矣。此
驩虞之習非皞皞之風也。將聞菟颺颺然驚曰：菟也。汙若
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聞菟以民歸
乃治之善者
反為不勝任。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
故驚而問也。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搖蕩若披拂也。賊心
知巧之害心者。獨志
見獨之
若性之自為也。若順
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

言不知曉義舜
之教民孰為見
而孰為弟但欲
同乎德而民心
各安而已

通雅捐二用力
兒猶稅二仇二
也與汲二劫二
通轉

循本疾速如湯
沸溢

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兄者讓之也。弟者後之也。
溟滓，惛然之意。○兄弟二
字奇創。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將使民心之所欲同
至此。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
隧而入井，抱甕而出，澆澆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
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
乎？為圃者叩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
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橰。為圃者忿然作色而咲曰：吾聞
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
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

或曰通雅於于揖讓舒緩之見易則易子則于于然於為於聲于為氣出達用之正狀其聲容耳項一本作旭二說文頭項三謹見輕其聲為旭三重其聲為屬三李云免厥愧懼兒一云顏色不自得也諸解無明據蓋行不自安之見史日者傳昇疵而前嫩趨而言是也方密之

莊子內

卷之三

語

道之所不載也。機心存則方寸擾雜而不純由不純故不白也。不純不自則日見軼轆則神之生也不定。神不定者則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不可以居道矣。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眾。於于誇誕貌。蓋壓也。獨弦哀歌。言倡而無和也。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度幾乎？是欲其民機心而不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甲。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為天下一

曰卑陬乃迫促之轉也

猶言既可託生又可託民也。林註託其生于世。世所行亦與入同。而不自知其所往則浮遊而不知所往。狂而不知所往也。

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聖人之教也。若求可求成則何所不為乎。豈夫子而為此言。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風波言易動也。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

莊子內

卷之三

語

夫明白以下真
渾沌之術
不治其外是渾
沌氏工夫
遊世俗之間是
渾沌氏作用
何足以識猶言
不直得學他若
作不能知便疑
上文自矛盾矣

惟聖治故民得
其視顛而橫
目也諸解作人
目橫生于面裡
得可笑

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

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上面子貢既備極贊揚知其為全德之人本無疑惑固驚

之說胡為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此段言乎其來哉

心方能入道借為剛哇發出許多議論大類漁父篇意其

文絕無停蓄蘊藉中間又有紕繆之語此為後人竄入無

疑也惟善讀或曰渾沌氏者性合於道者而若無天而若虛為其不知其所以其外明白入素無為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

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

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乎橫目言人也人之目橫生于面用字奇極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

不失其宜官無曠職也拔舉而不失其能野無伏賢也畢見其情事

而行其所為行其情實而無浮行也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所行所言自為而已

乃不為人而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惟動不應此

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動靜無心也不

藏是非美惡即所謂不思善不思惡者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

之之謂安公其利安於天下怡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

乎若行而失其道也其心不知其所歸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

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其心不知其所求也此謂德人之容願

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上神者神上升而日月之光反

莊子內

卷之三

三

或曰橫目此當
目同

行其所為使民
易從也

天下自化一人
立極万物近光
也

失其母也者不
知所為也

失其道也者不
知所之也

沈註心形俱遺
故曰此形滅亡

照字跟乘光來
曠字跟滅亡來

莊子內

卷之三

三

神人致命盡情
則天地亦樂其
助化而可以萬
事無為也
混真言物皆無
所分別也

此言武王不生
于有虞時故罹
戰伐之患非評
其賢否也

沈註其色焦然
憂孝子豈願是
乎聖人之耻言
治天下亦此類
也

乘於下也。與形滅亡。雖有身實無。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
身也。照曠。照徹空曠。無復形拘也。致命盡情。推致也。盡絕也。天
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真。命者天之所賦。情者性之
地樂。言胸次與天地為一。即天地之樂也。是以事泯其迹。
物復其情。混真昏默。至道之極也。照曠極其明。混真
極其幽。合之而神人見矣。○聖治修政也。德人
修德也。神人率性忘修也。二者深淺之不同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
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
邪。其亂而後治之與。破。筆極透脫。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
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也。藥瘍猶言
必深。禿而施髮。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
解。

陸註如標枝處
高而無凌下之
心

沈註蠢然自動
以相復而不討
其功也

至德如此何從
算起有虞氏
陸註孝子以下
自當情中發出
一段奇論其上
文不相蒙

合譬以下分明
訛貶一時聚徒
講學之人公孫
龍惠施董務空
務而無實行者

聖人羞之。修治也。言孝子以藥治父之病。是不能使其父
無病也。故為聖人所羞。以為亂而後治之喻。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
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富而不
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
傳。寫出一段太古風氣。語語與有虞對針。言惟無亂所以
無治也。○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八字。破盡千古大惑論。
古者不可不知。若披拾荒唐之說。
如羅長源之路史。真可以無有也。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
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
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
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

有虞氏不過從世俗而然之善之如萊蕪般敦衍得過本耳

弄到衆散而後聚之用許多文飾以媚世猶攝業修病者然聖人到底以為羞也

夫為有虞氏之徒而通其彼是此非則亦衆人矣

陸註合譬飾辭言有救潔故與

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

夫有虞之謂治不過因世俗之所然所善而苟從之以取媚於人耳乃今人之尊有虞者亦無獨見於胸中與衆人同是非焉何其愚且惑也獨不見臣子之諂諛人皆以為非此其必然也乃至於世俗則不然豈於君親尤為勝乎

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

終身導諛故惟合譬飾辭以合於衆而不知其理之終始本末有不安也以此彼有虞氏之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乃不自以為諂諛與夫尊有虞氏者隨衆以為是非而不自謂同於衆人乃愚之至也知其愚

足以聚衆而終始本末不相揜故曰不相坐也

動容免高自標致以媚悅一時之學人而不自謂之道諛然亦

非無看出群今樂曲有折揚

羅註二所適上人之行也下樂

以二缶鐘惑即黃鐘毀弃瓦釜

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

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耳折揚皇琴則嗑然而笑

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鐘

惑而所適不得矣

音也。以二缶惑一鐘則無以自適矣。與

天地

雷鳴之意
陸註然不推則
天下無久矣誰
其此我同憂哉
房之人生子則
亦房矣何用視
之天下怒則我
亦不得祈嚮而
惑矣何用推之
以喻所以推之
者偶出于情不
自禁耳
或曰房即房字
按房之人一段
宜連前文為一
章百年之木以
下別一章

上大聲不入數語相顧
有情郭訓垂踵何說
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
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釋舍也推求也誰其比憂言無相與憂也數語又深一層見其俗見
如此推求無益
徒自增其憂耳
厲之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
厲醜也厲人自知如此而大愚大惑者反不如之
意在言表○忽着此數語如斷如續無限烟波
百年之
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所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
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踈與魯史行義有間矣
然其失性均也夫有虞之治所以不及至德之世者以其失民之性也犧樽與溝中之斷踈與魯史

也所作其
或曰淮南自圍
之木斬而為犧
尊又曰醜美有
間矣然而失水
性鈞矣
或曰淮南作爽
傷性作行又曰
此四者天下之
所養性也然皆
人累也
鳩鷦善鳴不靖
之身借以喻楊
墨夫有天趣

均為失性無有異焉則
求治者所以亂之也
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
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憊中
穎困憊衝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厲乖戾爽失也五曰趣舍滑
逆也滑汨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
心使性飛揚滑汨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
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鷦
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夫失性之由不一端也有色
有生之害彼楊墨曾不講於復性之學而趣舍滑心自以
為得自吾觀之直困而已鳩鷦之在樊籠而自以為得有
是理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柴梗礙也以趣
摺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支塞盈外重纏繳音灼睨

司馬云交臂及
縛也歷指猶歷
接
李云皖二窮視
兒
囊或牢誤

眈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眈眈目則是罪人交臂歷

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上段只言內此段又

門無鬼全段或以孝子不諛以下係莊叟雜著但細玩垂

衣裳設采色動容貌等語自應照舜身上說段中若合若

離不可以尋常

筆墨類之也

無為者天德也所謂道也君天下者之所為莫不由是

出焉故就道而推其所為則有歷見其分就所為而返

之於道則又逆見其合此無為而稱洽古之人有行之

者著之前訓不可誣也夫言道者豈必有所取又有所

棄哉顧明乎內者重則視乎外者自輕道之所以貴朝

心也抑言道者豈必有謀於此兼有期於彼哉顧存乎

內者深則應乎外者自廣道之所以歸王德也究之為

內為外無二道也象罔之玄珠內而聖者以無為得之

故易齧缺之配天外而王者以有為處之故難華封人

之祝堯以在已者有為而仍歸於無為故壽富男無妨

養德伯成子高之告禹以在民者無為而漸及於有為

故賞罰適以長亂誠以無為者天而有為者人也無為

者天乃以泰初無無之始物得以生所謂天而之人也

此必然之勢也有為者人乃以性脩反德之後同於大

順○所○謂○人○而○之○天○也○此○又○不○可○不○然○之○理○也○則○治○人○者○知○所○處○矣○老○聃○曰○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所○云○治○道○相○放○離○堅○白○若○縣○寓○者○無○庸○也○季○徹○曰○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其○所○云○必○服○恭○儉○拔○公○忠○而○無○阿○私○者○無○庸○也○則○自○治○者○知○所○處○矣○有○德○全○有○形○全○有○神○全○識○其○一○不○識○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漢○陰○丈○人○所○以○勞○於○圃○畦○也○有○聖○治○有○德○人○有○神○人○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諄○芒○所○以○取○乎○大○壑○也○是○皆○不○貴○人○而○貴○天○之○義○也○不○然○亂○而○後○治○有○虞○氏○之○藥○瘍○總○不○足○稱○爲○至○德

之○世○以○其○失○性○者○不○可○以○爲○得○也○顧○以○世○俗○然○而○善○之○豈○知○天○德○之○本○於○無○爲○者○哉○篇○中○重○發○無○爲○之○旨○以○天○字○作○眼○曰○成○於○天○曰○兼○於○天○曰○以○人○受○天○曰○乘○人○無○天○曰○與○天○地○爲○合○曰○入○於○天○蓋○言○無○爲○者○天○人○能○合○天○則○聖○德○聖○治○之○極○則○也○陸○方○壺○云○頭○緒○各○別○不○可○串○爲○一○章○是○有○故○焉○余○細○玩○其○中○如○華○封○人○伯○成○子○高○漢○陰○丈○人○數○段○結○構○雖○工○咀○嚼○無○復○餘○味○疑○爲○好○事○者○竄○入○然○非○寢○食○於○莊○亦○不○能○辨○也○

此段亦有誤
精鑿死而太覺
平妥絕無騰挪
撇脫之勢又無
商奇天矯之句
實作也
華乘無所積無
留滯也帝道即
帝王天子之德
聖道即玄聖素
王之道昧然聰
明尽泯也

外篇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
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
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六通四辟明之至也有運者必
有所以運之者其極則靜然昧者混冥之義明聖人之靜
以暗為基故其自為也昧然則無不靜者矣善字與內
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善字與內
篇滿志善乃善字一樣解言養之以待時水靜則明燭鬚
而動也鏡撓同○連叠數靜字取致絕佳
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
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天地萬物皆准於心是定能生慧言靜所以為明之本也

天道
聖

平中道也

形虛理實倫理也

任事者各責其成也

華乘外猶人也

莊子因

卷之三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

聖人休焉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此靜之意義也天地取准故曰天地之平休止也此言天地不言萬物靜

之時原未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

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

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虛無也無中生有故曰實有而條理昭然故曰倫靜中之動方

免失當故曰得無為而人各效其所為故曰任事者責俞俞猶愉愉也伏下和字樂字上言動本於靜此又言靜而

能動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此又言萬物者就靜而能

應之時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

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

素王二字本之於此

也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

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此言隨所應而皆得也靜而聖動而王無

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

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

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

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

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此之謂

天樂天地以無為為德故得其本宗則與天為徒順天所

以應人則與人為徒和則不相戾而樂自生矣人樂本於天樂不過一無為自然而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

莊子曰

卷之三 天道

聖

或曰太宗師作
整万物而不為
矣註整二粉也
矣辰音美俱近
又曰整和劑也
戾定也
又曰淮南聖人
者困時以安其
位當世而樂業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精神澹然無極
不與物散而天
下自眼註天行
似天之氣也物
化如物之變化
也

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此言知天樂者即能

合乎天之

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

此言

知天樂者無所往而不遂其樂也

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

天下承上同德同波來

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

物服其鬼不祟承無鬼責其神不疲

言以虛靜推於天地

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句結上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

常三句本一理當作一串讀應上無為者大地無為也則

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

謹論頗似
慎到根原

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

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

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

此不易之道也此又從無為中翻出有為來見無為之理

之旨相應林獻齋云上面既言舜之意止與上面靜能生動

為但前以心言此以分言故有不同不知上下主臣四字

拘泥不得孟子言堯使舜敷治舜又使益掌火使禹疏河

亦何嘗自為乎是迺為君臣各有上下不可不知必子賤

任人巫馬期任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

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

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

落一本作絡朱
註落成也

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此承上言帝王之無為蓋由其不自用也用人羣二字是其所以無為處所以配天地處

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

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

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衰之末也此五末者精神之

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未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

先也此言有為之事雖不可廢然必以無為者王於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

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

隆林本作降

純粹以精之語然非莊叟本色

補註因任即在有不任者物也真而不可不困者民也

得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

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

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

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

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

取道又自先字從字透下意來言有先有從無非所做而為之也蓋天地之定理在焉四時變化亦天地之所

運也尊親齒賢言人道之序皆本於自然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

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

分守官守也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以成之名以命之形名已明而因

原推原省三察或曰淮南所因作任督責使群臣各尽其能也原省督責字形略以美亦通饒情因其實也

任次之。因材任使也。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省試也。所以別人官之能也。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

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

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

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

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襲如下襲水土之襲情實也必分其能而不敢自惜其力也必

由其名而不敢不責其實也知謀不用而歸之於天仍歸無為之意此歷言有為之則皆有次序正申明非所以先

之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

下用於於

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

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於

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

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此言大道有

務皆非所以治人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

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禔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

心已舜曰美則美也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

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

天德而出寧言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也堯曰然則膠膠無心於物而物自成天道運而無所積也

首出庶物方國咸寧也

亦倣齊物論中結法而枝蔓寡味

首出庶物方國咸寧也

擾擾乎膠滯擾亂也堯言聞舜之言則自見其用心滯且亂矣子天之合也我人之

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

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收言堯舜之治以天合為貴則王天下者必以天地為歸天地所以無為也。○文非莊叟手筆。

必以天地為歸天地所以無為也。○文非莊叟手筆。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

者免而歸居徵藏周之藏名免免其官也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

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

繙反覆也其說曰大謾謾汗謾也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

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

藏之以貽來葉也

中止其說也

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

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

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意歎詞後言失言也迂言去道遠也無

私焉乃私也有意於無私即所以為私。○二語精刻不磨。夫子若欲使天下無

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

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

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

夫子亂人之性也天地萬物各有固然順之而已足矣。若行仁義於其間適所以亂之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

音義物本亦作勿陳註物愷謂物而悅之沈註願物安樂也此是若氏跌進一步手段

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重趼是有厚皮不敢息求見之心切跋涉之苦忘也

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

盡於前而積歛無崖棄妹諸解俱未妥大約以食有餘而棄其妹於不養不能親親故為不仁

生熟不盡於前則與者可以無取乃積歛而不知足是均可說也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

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正卻

猶退聽也何故仍猶退聽也何故仍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

焉應上非聖人句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

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

恒服吾非以服有服服服從也吾之服從人乃是平日常常如此非有心以服之也此段言

正卻一問少問入道之人是非因正卻一問少問入道之人是非因士成綺鴈行避影側身而行也履行遂進踵

而前而前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崖岸異也而目衝焉衝

視也視也而頽頽然頽廣貌而口闕然闕欲言貌而狀義然義自許貌似繫

馬而止也身雖係而心坐馳動而持動則矜持而作狀也發也發機括期於機括期於察而審伺察而詳審之也知巧而覩於泰自恃其才能而驕慢之氣

可觀可觀凡以為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凡此者皆以為不信矣不信猶

無實也如邊境之間各有封守好詐者每伺隙乘便以為無實也如邊境之間各有封守好詐者每伺隙乘便以為

功故敵國以盜竊目之不信之人厚自矜飾欲以揚已掩功故敵國以盜竊目之不信之人厚自矜飾欲以揚已掩

物是亦盜竊而已此段言機警之人不可與入道狀得自罵得狠奇文至矣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

或曰通雅類二或曰通雅類二猶如響字首二猶如響字首二然言首在上昂然言首在上昂示人也須也示人也須也骨也骨也氣象欲馳氣象欲馳其知巧露于驕其知巧露于驕肆之中也肆之中也沈註若邊境之沈註若邊境之上有是人巡徼上有是人巡徼吏必以為盜而吏必以為盜而繫之矣繫之矣或曰曰氏春秋或曰曰氏春秋其六無外其小其六無外其小無內註道在天能無內註道在天能

大故無復有外
在小能小故無
復有內

或曰淮南王壽
負昏而行見徐
馮於周馮曰事
者死變而動變
生於時故知時
者無常行昏者
言之所出也言
出於知者知者
藏昏於是王壽
乃焚昏而舞之
又見管子

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未也。非至人孰
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
棟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
本。而能包羅萬象。形德仁義不過神之末耳。然非至人不
能定其爲末也。蓋至人有神之至。撫世而不累其心。操柄
而不與其心。蓋知其有假有真也。故能守其本。本對末而
言。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
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困字根上累字借字
遷字來外天地遺萬
物所以能備天地萬物也。通而合焉。
退而賓焉。此謂知本。故心有所定也。世之所貴道者書也。
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

陸註因貴道
貴昏因貴昏而
貴言皆貴非其
貴者也

古人說昏舍其
有得輒欣然忘
食以神遇而不
以目視。終爲真
解後世動言古
人所未發。而不
知其已神其之
化。而不肯輕洩
耳。知者不言之
語。豈談鋒而已
哉。

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
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此言道不可以言傳而世乃於
書中求之。皆以驚於其末也。
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
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
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彼即不
傳者也。情實也。世人役役
而求真。屬隔靴搔痒耳。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
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
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

淮南憲作厭

人典之與陸氏音義如字又音餘朱註傳也之也者字之悞或曰言不得傳之於人而其身已死矣古之人與之音餘此

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此等語氣自然是不會讀書之人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疾則苦而不入疾徐指輪筭而言徐寬疾緊也寬則甘滑易入而不堅緊則苦澁堅持而難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此方是不入數存焉於其間有數存乎其間即道家所謂箇中之說此數字歸他偏說得出豈非驚人之語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不可傳者果是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設此一喻正見意非於不傳處通之則幾矣此段議論是千古教學之指歸詞意精微發前未有

子之人與同句法數辭也朱註君之所說二句起則作結句前疑詞後決詞二不易而意自不同

無為者天地之德所以有為也故帝道聖道動而有功莫不本於其靜蓋以靜則能明為天地萬物之所歸照則措之於事而有成藏之於心而自適者亦惟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焉盡之矣是道也毋論帝王聖人之所休即凡為君為臣處上處下退居撫世無不以此而得其咸宜之用所謂天地之德也是所貴乎明之者矣明之則有獨得其本宗以與天為徒有以獨施其均調以與人為徒天樂人樂所由交萃也乃人樂則本於天樂惟知天樂者自有以推於天地通於萬物而人樂可不

再計矣。豈非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之
明驗哉。夫無爲固所尚矣。然有無爲而用天下。卽有有
爲而爲天下用。其間上下之道。又各有不易也。故君之
王天下者。不自用而用人。誠見乎上下主臣之間。而本
末要詳分焉。所從所先。有其序也。夫所從所先之序。於
何昉乎。吾仍攷之天地矣。天地之行。四時變化。皆有殺
然不紊。而語道者。實有取焉。然則所先所從。將奈何。亦
莫有先於天矣。循此而道德仁義。分守形名。因任原省。
是非賞罰。各以其次相及。而終歸其天。若此。則至治已。

今乃驟語形名賞罰。是有其具而無其道。祇爲用於天
下。其不可以用天下也。明矣。豈知舜之告堯。亦曰天德
而出。寧舍天地之外。別無所謂大哉。雖然。以天地爲宗。
未必卽以我而宗天地也。天地固有常然。日月星辰。禽
獸樹木。莫不有其性。放德而行。循道而趨。老聃之教。所
以爲宗也。夫放德循道。在去其有我心。而求乎陳迹
之外。去其有我心者。呼牛呼馬。皆可受也。彼繫馬而
止者。徒爲竊耳。士成綺之脩身。何有焉。求乎陳迹之外
者。形德仁義。皆爲末也。彼斲輪而老者。不可喻耳。桓公

之讀書何有焉。惟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則道德之主，即天地之宗，而無為之常，豈有外焉。篇中以天地作線，而歸本於無為。言及本末，要詳上下君臣理極醇正，而且近情。但細玩其文，別有一種蒼秀繚繞之致。行雲流水之機，切近時趨，全無奇氣，恐亦叔敖衣冠也。然有此則自成一家，可不必深辯矣。

而此篇於天運之代，其機與天運同。天運之機，在於天。天運之機，在於地。天運之機，在於人。天運之機，在於物。天運之機，在於時。天運之機，在於事。天運之機，在於理。天運之機，在於道。天運之機，在於德。天運之機，在於性。天運之機，在於情。天運之機，在於意。天運之機，在於志。天運之機，在於力。天運之機，在於智。天運之機，在於德。天運之機，在於性。天運之機，在於情。天運之機，在於意。天運之機，在於志。天運之機，在於力。天運之機，在於智。天運之機，在於德。

外篇天運第十四

三句言有人以
為之邪
孰居無事，猶言
間不遇也。言解
作無為，言意俱
滯。

隆高也。從高而
施設之也。滂樂
猶喜歡也。
風起北方，則東
西上三面俱亦
之彷彿搖動也。
今謬言是動則
豈日大風，蓋以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王。孰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連用三箇居無事，妙甚。蓋王張綱維。漠然而無所為矣。然非居無事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事則不能有事也。意在言外。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機緘，言如有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雲醜為雨。注於川澤。川澤之氣復蒸。孰隆施是。隆如蘊。孰居無事。滂樂而勸是。雲雨陰陽和氣。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彿。言起於北。則自北而南。故不必言下。孰嘘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敢問何故。問其何故。而能然也。此

氣相感忘古今不易之理也

六極上下四旁也五常五行也

虎狼至不仁而仁之性具在如

王陽明講良知良能群盜至其

室謀曰若我輩者良知良能安在即命之解衣

至裳不肯衣因示曰此即良知良能也群盜悟

段文如晴雲出岫倏忽之間奇形怪狀無不備有吾不知其何以至是屈子天問雖奇尚遜此遊行披拂之致難言難巫咸祝曰來吾語女巫咸殷之賢臣祝其名也天有

六極五常六極五常諸解俱未安陸方壺謂即內經所云五運六氣頗為近理天惟有此故居無事而有

功也問得甚員答得甚方問得甚煩答得甚簡備極詳畧變化之法帝王順之則治逆之

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九洛即洛書九疇也又從天地之理說及帝王效法為此段餘意却是此篇正意文之相生處奇幻莫測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

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問

仁而舉不仁者以言仁問至仁而舉無親者以言至此老話頭慣有一段絕不近情之語令人一時忍耐不得後方

而亦此意也

徐徐發出正論所以為奇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

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

此指蕩之所聞

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至仁為孝之所不能盡豈有至仁而不及

孝乎故蕩之所言非過於孝之言也乃不及於孝之言也蓋至仁則過於孝矣知其過於孝則無親焉得為不孝乎

本之遠喻至仁過孝之遠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

言背去之遠義不兩見以為至仁忘孝之喻畢竟楚人好說楚語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

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以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從孝上說到

至仁一層深一層正見其相去之遠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

從愛教到至仁階級甚遠正發明過孝之故

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莫知則蕩蕩無名。豈直讚歎而言仁

孝。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

多也。勉字役字與上面忘字不知字對針。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

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并者兼而有之意。願猶脩其可願之願言德也。名譽

如孝悌仁義忠信貞廉之類。不渝言道中完全皆有也。以喻至仁在我。則孝弟諸凡皆非所論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

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蕩蕩神

微之以天。言樂非人。不備而五音六律。與天地之氣候相為表裏也。行之以禮義。禮以

節之。

并也。或解作無并之并。于上文不實。沈註初聞至樂懼然驚悸已而再聞則想悟音。吉懼心退息矣。最後聞之知至樂與二儀合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分別心有同暗惑。物我俱喪。乃不自得也。禮義井然分。

則有序。義以建之。以太清。太清聲氣之元。以之為王。則清濁高下。由是而取節焉。此四

樂本旨。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

德。應之以自然。此四語仍與上面一意。五德即五常。禮義亦在其中。自然太清元聲原無所作為也。

然後調理四時。太和

萬物。樂中亦有四時萬物。調理大和。言四時迭起。萬物循

生。迭起循生。乃四時萬物之理。循環無一盛一衰。文武倫

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言其間節奏於不一之中。而能條

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

首。於森然藹然之後。忽然流動光明。其聲聽者正如蟄蟲

左振之時。尚未蠕動。忽然雷霆之至。不知其何以止。不

三之四 卷之三 天運

明太清穆然淵靜。沈註微疏本作微從之。夫至樂至万物三十。五字非若本文。乃疏語也。當刪去。夾入至樂者一段。將所以如此作樂之故。覆解一遍。堆雲疊翠。層二相間之法。焦註流光其聲。流順而光。瑩也。添此一句。協上韻。倫經猶經綸也。流光蟄蟲。雷霆俱指聲中之變動。流光其

聲。總承上敘句。來。蠶虫始作。自。呢。兒女語之。境。驚之以雷霆。即。剛然變軒耳。之。境。其卒無尾。承。蠶虫句。其始。無首。承。雷霆句。常。如此。而無窮。欲。待。其。稍。有。間。隙。而。手。不。可。得。也。晚。霞。十。里。春。色。一。林。往。二。不。相。懸。絕。而。求。其。一。片。一。朵。肖。于。陳。迹。者。不。能。也。聲。之。所。至。道。與。俱。焉。

知其何以始也。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根上無首無尾來作一串讀。死生償起輾轉常無窮盡而所謂一者更無停留何可遲疑所以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上段以人順天。此則純乎天矣。陰陽之和言其合日月之明言其分。能短能長。本日月以運之。能柔能剛。本陰陽以調之。變化齊一。不主故常。變化聲之迭易也。齊一。聲之互動也。不主故常。言聲之迭易互動處。莫測其端也。在谷滿谷。在院滿院。塗郤守神。以物為量。此言樂之盈滿。無所不周也。郤。隙同。塗。塞也。量。因物之大小。隨其所受也。滿谷滿院。就地言。塗郤守神。就人言。以物為量。就物言。其聲揮綽。其名高明。言盈滿之中。其聲又悠揚越發。其名又高大光明。名者節奏之可名象者也。是故鬼神守

揮。綽。聲。調。闡。綴。高。明。節。奏。分。明。從。道。即。所。以。從。聲。也。沈。註。道。非。心。識。何。謀。慮。之。能。知。道。非。聲。色。何。瞻。望。之。能。見。道。非。形。質。何。追。逐。之。能。及。當。其。流。之。無。止。而。未。及。收。聲。之。時。也。神。往。而。徒。存。其。形。則。至。于。委。蛇。自。樂。天。詩。大。珠。小。珠。落。玉。盤。至。此。時。無。聲。勝。有。聲。一。段。殊。得。此。

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鬼神日月星辰皆天之用也。根上。陰陽之和日月之明來。上能用天。此能使天。為用也。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流止皆任其自然。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儼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自知窮乎所欲見。承上不能知。力屈乎所欲逐。承上逐之不能見來。吾既不及已。吾既不及已。言女頂所欲逐句來。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根上立於四虛。儼然自失之時。身弛放而不收光景。女委蛇故怠。女委蛇故怠。到此際求之不能舍。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上雖純乎天。此則併也。自然之命。天命之流行。有不容已。所謂無怠之聲者此矣。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

種奇勝光景
曳如曳杖曳兵
之曳不曳故得
幽昏而無聲也
窈冥二句跟無
形無聲來
按焦註遂作至
解

此教語俱摹字
聖人非好作問
文正為下惑字
張本
天地六極也

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自然之命若有若無故其聲若混然相逐叢然並生林然共樂而無有形象其布散發作雖若罄盡而不留曳其幽昏默則又寂然而無聲也動於無方居於窈冥若有故動於無方若無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於無方窈冥之後莫可測度而世之稱之為死為生為實為榮總無定論但見其行流散徙不主常聲而已焉得無疑乎疑之則不得不考於聖人蓋以聖人達於樂之情而順於自然之命也疑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字生下惑字而心說惟順自然之命故不將機籟張設而五聲之所司皆備具此所謂天樂無待於言而心自悟悅者也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

皆聲從何處聽
起故曰無接
終言以樂化物
之功

按衍箒也當於
上註

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無聲無形故無接無接則若有若無難於擬議矣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道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也道其迹也愚是忘其知識以與天合所以與道合也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總起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芻狗結芻為狗巫祝用之盛以篋衍中以文繡戶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蘇取草也將復取而盛以篋衍衍箒也中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

苟非得夢必有夢必且數昧焉昧也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

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再喻其失時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

昧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斲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無方之傳妙用全在箇中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入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

或曰賜冠子酸鹹甘苦之味相反然其為善也均妙喻忠諫

富人重遷徙故開門而不出也或曰淮南論世人為樂者曰不以內樂外而以內樂內是故外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忘於外不行天內不關於中而強學

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矜尚故譬三皇五帝之

禮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

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言時不同故今取後狙而衣以

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而後慊五喻不知觀古今之異猶後

狙之異乎周公也言用古不能治今者故西施病心而顰六喻不自知

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之

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

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言法古者只知古之善而惜

乎而夫子其窮哉此段為行道者而言

聞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效入為之而無自察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又曰：學者中有已見出之不能為愛於外人之言者，聖人不出而示之也。雖外以言教之，戒中無受之。王則聖人不能納之於其入，也不隱。呂吉甫云：不能推而納之，謂也。又按：隱，括也。見盤庚化傳。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也。度數，制度名數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也。十有二年而未得，而非道之本也。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言，道之不可傳貴乎自得。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雖聞道而過去也。

疏云：隱，謂隱審也。一說：隱，疑強字，以形近訛謂強聒也。又曰：聖人不妄傳道於人，因彼中有所受之主，而出之，然非外有能受之，正則不出而示之外。雖有能受之，正而中無其主，則不推而納之，不出不自用，而求正於人，也不隱，不苟同而有主于中也。人人可據。

不行，在外無就正之功，雖聞道而不知行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中出者，聖人之道，非外有能受者，則不出而示之也。此言教者。由外人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由外人者，假學而成性者也。內無所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遠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名乃天下公共之物，多取於已，則忌之者眾。仁處其間，則凡觀乎此者，皆吹求指摘於我。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知遠廬之不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仁義則多造作，多添設，多假借，至人惟不久處，故遊於逍遙之虛，以逍遙。

人見我此美名則多相責也

無待造作行所無事也食於苟簡之田以苟簡無待添設其求易贍也立於不貸之圃以不貸無待假借不與物交也采采色采真謂現於外者皆本於內者也則求道者應求之於此而已

此種境界若度

以富顯引起重親權上說操之慄舍之悲鷄助之怨恩人人有之此反言不知采真之遊而求用世之苦

劉註謂其情

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淫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

正之器救正羣民之器也

至人有采真之遊則親權皆屬外假矣然惟不以權之操舍為心之變遷

無所淫者如龍

方能用權也八者正人之器所以為權其心以為不然者

以此為不然而必欲入于我民之中則天門不開而不得開道

天門弗開矣若其心以為不然未免有見於外無主於中則天門不開而求道愈遠矣天門鮮見雜篇

矣天門道之門也

○此段為求道者而言

淮南覽蠶而神不死蠶食而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

皆虛而知不能

易位矣政舛嗜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

平

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

昔夕同

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焦註依無為之

段內數語填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

風而動也

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

傑然自負是建

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擊也

何若

黔深黑也

如此

噲合也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四字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噲予又何規何說四字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噲予又何規老聃哉鄙俚至此乎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子貢亦須自呈門面老聃方容一見怪道今人初也真可大發一笑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徵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是言或為謙乎或為偽乎真屬無謂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

既曰偃堂又曰戒我何前偃而後恭也

沈註時無不孝之人哀至則哭不哭不為不孝不非不哭亦不為失說若後世有不哭之說故不至哀而強哭哭以為人非為親耳故黃帝之時不哭不非皆淳之民也堯時民心尚親既尚親則不可與疎者無倫而降殺之服起焉分別既興而人不非者以親三為俗故也速而成者

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着二個小子少進句真屬可以無着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使民心一使民心親似以黃帝與堯為善至舜禹方為不善矣下面不特將五帝一併抹殺且上及於三皇自相矛盾至此可發一笑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未至於時便知人之姓名為誰言窳鑿之早也則人始有天矣○說至此是作者筆枯思竭之後無可柰

亦速而死則人始有天者

陸註人有心謂

札械變詐之心

朱註而天而字

本於字傳錄之

誤也言自立一

種方法於天下

非天生人道之

所同也或曰各

分親族種類也

鮮規小虫也

云小獸也陸云

無考蓋亦多智

而實物者

何只得以此竄人。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

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兵有順以用兵為順專

罪故曰殺盜非殺人各私其私互相警。也殺人者死殺盜者無

備天下皆然故曰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

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言機警之心起

於家室施於男

女早婚少娶不循人道之常也何言哉歎其言之無益也

此段至末皆屬賡筆竄入蓋乘前後皆有老聃對孔子

語下面又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

風化等說也。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三川之精中墮四

時之施其知憊於虜蠶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

情者。又竊取後篇數語而猶自以為聖人。三皇五帝何嘗

填人何若如此

不可耻乎其無恥也子貢楚楚然立不安。此段細閱無甚

馳詞多膚淺中間將三皇五帝一併駁斥試問之王皇以

上尚有何代聖君可以錄取者此等大言徒來有識者東

里子伯之困也魚目混

珠何待指摘而後見邪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

熟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奸十論先王之道而明周

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

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

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

迹豈履哉。辨析甚細夫白鴟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

立議爽快

焦弱侯曰鈎取也

或曰通雅鴟鴞

司馬云相傳風氣而化生或曰按通雅喜鵲乾鵲陸佃曰傳枝受卵不墮地故曰乾鵲鳥鵲孺傳枝而爭生也因傳枝而名鵲鵲孺依戀也烏鵲孺是性須交合也魚傳沫是不須交合也細腰者化本異而其性易合也有弟而兄啼本同而其性易離也性已不同則

以神相感也。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蟲鳴以氣相感也。生子也。類自為雌雄故風化。類獸各自為牝牡。出山海經。此皆感之以無迹也。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若是者凡以性殊而不可易命定而不可變時行而不可止故道亦貴於通而不可壅滯也。是所貴於得道者矣。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得道則為感通之本何所不可哉。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四句胎卵濕化俱在其中。烏鵲孺有弟而兄啼。母孕翁而兄病也。此皆自然而然能自然者則與化為人矣。○議論奇確莊叟之善體物情乃爾龍門所謂其學無所不闕者也。老子曰可丘得

我須隨物性而化之我苟不能隨物而化物安能隨我而化哉此種妙美天然肝列向來註家夢中說夢糊塗了事良可歎也

之矣。此段為以道化人者而言。道者自然之用也行之於有名有迹之外而求之於無名無迹之先斯得之矣顧道之原出自天地而備於帝王者也乃天地之化人莫不知其然而究莫測其所以然則六極五常固有神其用於無窮者帝王之治成德備蓋以此也是故道之不渝至人所以無親也道之可載天樂之所以無聲也則名與迹無足為道也審矣然行道者每欲寢卧於已陳之芻狗求道者每欲久處於先王之遠廬豈知有無方之傳可以應物而不窮采真

莊子因卷之三終

全

之遊。可以循變而無湮也。邪。惟能與化為人者。因以化入。則純乎自然之用。道之得也。無難矣。篇中言心乎道者。貴有神而明之之用。非按圖索驥者可幾。一意盤旋卷舒甚幻。此在外篇為有數之文。但其中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一段。竟為贗手。參入。遂使狗尾續貂。瑕瑜並見。識者憾焉。吾特拈而出之。所以駁莊而全莊也。

莊子因卷之三終

